长篇财经小说

裁员恐惧

冯筱飞 著

"一个不够漂亮的普通职业女性，
在即将到来的裁员风暴中，
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

作家、资深媒体人冯筱飞深刻揭示

职场女性经济危机生存记！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1）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2）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3）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4）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5）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6）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7）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8）
-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9）
-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1）
-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2）
-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3）
-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4）
-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5）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1）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2）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3）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4）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5）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6）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7）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8）
-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9）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1）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2）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3）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4）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5）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6）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7）

-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8）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1）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2）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3）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4）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5）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6）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7）
-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8）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2）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3）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4）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5）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6）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7）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8）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9）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0）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1）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2）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3）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4）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5）
-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6）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1）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2）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3）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4）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5）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6）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7）
-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8）
- 第八章 动物之甲（1）
- 第八章 动物之甲（2）
- 第八章 动物之甲（3）

- 第八章 动物之甲（4）
- 第八章 动物之甲（5）
- 第八章 动物之甲（6）
- 第八章 动物之甲（7）
-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1）
-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2）
-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3）
-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4）
-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5）
-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6）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1）

古希腊传说，苍蝇本是个美丽的女人，做月神的爱人。但她太多嘴，月神睡觉的时候她还不停地说话唱歌，月神便将她变成了苍蝇。

坏事，总是不期而至。

跟以往一样，方浩铭躺在床头看武侠小说，妻子叶素芬在他身边早早睡着。他们很黏糊，她枕在他臂弯里还得握着手。这样，像航船夜泊在港湾，显得格外安宁。与以往略为不同的是，她今天跳健美操跳得太累，打起呼噜来。他讨厌呼噜，起身躲到书房，继续沉醉在那遥远的金戈铁马。

书房有点名不符实，除了一家三口各类学习材料和武侠小说，并没什么像样的书。本意是想专门给女儿方妮读书，可又放了牌桌，打牌时要她回自己房间。如此几回，她不爱来了，书房成闲房。不过也不太闲，还放张小床，原来给保姆睡。现在，方浩铭常躲到这儿来看书。是啊，看书最理想是在夜里，要独自躺在床上，窗外最好还飘着大雪。

现在的窗外与书房不大协调。不远处是大街，汽车疾驶而过的声音不时地传来。更糟的是，对面一幢楼有OK厅，那令人不敢恭维的声音直刺耳膜。方浩铭果断地关紧窗，拉上窗帘，似乎隔断了今古。

看书得有本钱。现在书价很贵，但这在方浩铭来说算不了什么。再一种成本是时间，他也有的是。他大学本科毕业，中级职称早拿到手。至于高级职称，那似乎跟官衔一样，懒得去花那份心思。不想当官，用不着特别卖命，用不着串门送礼搞关系，每天晚上早早吃了饭干什么？很多人迷电视，他可不喜欢。除了打牌，他还是喜欢看书，一看进去可以整夜地神游在一个新奇的世界。

方浩铭不喜欢官场的书，也不喜欢言情小说。他认为那太虚假，让人想入非非，而现实生活根本没有那种可以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武侠小说当然更假，更远离现实，但是让人分得清书是书，现实是现

实，是现实生活很好的补充。他从初中时代就开始喜欢，连高考那几天都少不了翻翻。

稍有点名气的武侠小说方浩铭几乎都看过。什么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等，像亲戚朋友一样，金庸、古龙则像老夫老妻。可惜人心不古，写武侠的比写言情的少，没看几年就看差不多了。现在，方浩铭在寻找武侠小说新秀。这天晚上，方浩铭看司马嘶风的《妖妻磨刀》：王小乙捏泥人的手艺很出名，疼老婆也出名，没想到老婆却是个武林高手，每天半夜要偷偷溜出去。挺吸引人的。可惜这是个中篇，没看过瘾就没了。时间不迟，可也不早，再看一个中篇要看到下半夜，影响明天上班，方浩铭忍了。明天是星期一，要上班。他当会计科长，活儿不脏不累，但是要认真，错一个小数点就可能错千元、万元，而且是美元，没几个人错得起。虽然不想升官，可也不能下岗吧！

还是看看自己的老婆有没有半夜溜走吧！方浩铭自嘲地笑笑，关灯摸着回卧室。

叶素芬仍然打着酣，方浩铭一开书房的门就听到了。

即使没这呼噜，他也不担心她真会跑了。她虽然眉清目秀，肤色不错，但现在偏胖，谈不上漂亮。只有那双手美丽极了，但现在露筋也不漂亮。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显得特别安分，很可能暗恋的人迄今都没有。有时，他心里还会为她抱不平，因为他在大学时就谈过，而且有过实质性的关系。

天气越来越凉，床上的被子还没更换。当然，如果夫妻相拥而眠，这被子是不算薄的。现在叶素芬一个人，缩着身子，卷了整床被子。方浩铭扯扯被子，费了好大的劲，连同她一块儿扯了过来。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2）

方浩铭抱着叶素芬，心里却回味《妖妻磨刀》。这小说最后一个句子是，王小乙亲了亲柳氏，嘻嘻笑道："我的亲亲宝贝妖老婆，来来来，我们生个小妖怪吧！"

方浩铭胡思乱想着。忍了一会儿忍不住，悄然吻睡得正香的叶素芬……

叶素芬不再打呼噜，并有了反应。方浩铭却不想真的折腾，翻侧身子，夸张地打呼噜。

"再亲一下！"叶素芬轻轻说，但是命令地。

方浩铭不做任何反应。叶素芬将他掰过身。他顺势翻转过来，但是说："我不，茹茹会骂！"

方浩铭的梦中情人本来净是些武林女子，几乎所有好一点儿的女侠都要给意淫一番，简直想叫金庸老岳父。对那些女人，他还要肉麻地叫什么蓉蓉、芷芷、嫣嫣之类，故意叫给叶素芬听，惹她骂了才过瘾。当然，他只敢在她面前叫。习以为常，她不吃醋，他又会变着些花样。那一个又一个女侠，让他"爱"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有天不小心发现某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林小茹，觉得她很漂亮很可爱，就大言不惭说不要那些子虚乌有的女侠了，要找这个实实在在的大美人做情人。当然，这仍然只是玩笑，也仍然只是在她面前说说。现在这时候，两人拥着，叶素芬还附和着他说："没关系，我们偷偷亲一下，你的茹茹不会知道。"

"那好吧！"方浩铭撒个娇，蜻蜓点水一下，然后转过身，一动不动。

"我是茹茹！"

于是，方浩铭淡淡地再吻一下，嗲嗲地说："不是。没有茹茹香，三分之一都没有！"

“你真的想她呀？”叶素芬生气了，狠狠地旋转他一下，“告诉你，林小茹得了宫颈炎、尿道炎、乳腺癌，死掉了！”

所谓“旋转”是捏人——叶素芬打人的拿手好戏。她的手美丽可爱，但旋转起人来生疼。她不仅要用拇指和食指死夹你一小块儿肉，还要旋转一下，格外疼痛。恋爱之时，红酥手一捏，疼中有酥，酥中有疼，百味横生，妙不可言。他痛得忍受不住，也只是口头抗议。她抱歉说她以前不乖时，妈妈就是这样打她的。难怪俚语说：“烧火看锅肚，相亲看岳母。”有了女儿，她又经常旋转方妮。方妮在幼儿园时就抗议过：“那么漂亮的手手，那么多好看的洞洞，就是会打人！”现在，方浩铭忍着疼痛，抗议叶素芬咒茹茹咒太过分了：“你怎么这么恶毒啊！”

“谁叫她抢我老公啊！”

“我如果真有那本事就好喽！”

“我不要你有那本事！”

方浩铭无奈地笑了，觉得女人不可思议。他直愣愣躺着，努力回忆林小茹的笑颜，居然清晰不起来。

叶素芬追过来：“你吵醒了人家，要赔！”

方浩铭终于爆发起来：“来来来，我们生个小妖怪吧！”

“什么——？”

“没有，开玩笑。我刚看个小说，他老婆是妖怪。”

“你说我像妖怪？”

“你如果是妖怪，那我们就可以生个小妖怪了！”

这话无意中提醒了叶素芬。她推开方浩铭，到床头柜里取避孕药膜。她上过环，但老是掉。医生说是太松了，只好每次临时采取措施，有时稍激动就会忘记。生什么小妖怪那是笑话，他和她宁愿断子绝孙，也不可能为再生一个孩子把工作丢掉。要流产也麻烦，要请假，要疼痛，要遭女伴们笑话。这么想着，性趣大减。她抱怨说：“这星期又要超标了！”

方浩铭和叶素芬定的指标是每周两次。他们看过报纸杂志，像他们这种年纪每周两次是正常的，过度了会损害健康。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3）

“超就超吧！”方浩铭疯起来，“别到老了，想超都没法超。”

就在方浩铭和叶素芬正要高潮的时候，床头柜上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来。

“别理它！”方浩铭说，该停的没有停。

家里电话深更半夜从来没响过。可今天，电话铃响了又响，看样子非要他们马上接听不可。当然，如果知道他们此时此刻正忙乎着，也许会等几分钟。

莫不是父亲……叶素芬突然想到父亲，猛然将方浩铭推下，抓起电话就喊：“喂，喂喂喂——”

“爸爸……看样子……快不行了！”大哥在电话里呜咽着说。

叶素芬父亲叶首沛已经七十多岁，身体一年比一年差，前几年就开始生病，去年以来多次住院，可她似乎没有想过他会死这种事。在她的潜意识里，父亲跟死是无缘的。她怔怔然说：“不会吧！”

“他不会说了。”大哥说。

父亲不会说不奇怪。在别人来说，不会说话意味着离大限很近。死是残酷的，死神不能让濒死的秘密泄露出去，因此在死之前首先要剥夺人的话语权。而他——她的父亲，绰号“好好先生”，近乎哑巴，几十年来只会说一个字：“好。”

原来，叶首沛当教师，而且优秀，很快给提拔到地区教育局。遇上“反右”运动，给打成右派，服毒自杀被救，留下言语障碍，从此只说一个“好”字。人们批判他，要他深挖反动思想的根源，他说“好”，可是等了半天没下文。人们催促，他再说一个“好”，然后又半天没下文。没日没夜地折腾了几天，仍然不能让他多说一个字。要他写，也只写一个“好”字。后来搞“文化大革命”更糟，拳打脚踢不算，还要给反剪了双手，吊到屋梁上。可是，要他坦白交代反动罪行，威胁“再不

坦白，死路一条”，他还只是一个“好”字，惹得人们又好气又好笑。也罢，以后就不批斗他了，免得会场气氛不严肃。

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政治压抑，百姓噤若寒蝉。可是改革开放了，他渐渐恢复写，会帮着左邻右舍抄写红白喜事对联，他依然只说一个“好”字。

那年，叶素芬母亲被毒蛇咬死。按风俗，娘家人追来一大堆，像刑警一样查找蛛丝马迹，要看看是不是被害，或者生前有没有受虐待。应该说，母亲改嫁父亲并不亏。母亲原来是国民党一个小军官的二房，没来得及一起逃去台湾，守活寡守十几年守不下去了才改嫁，大父亲十来岁。当时，父亲当右派被遣送回乡，还是“白米男儿”（俚语：处男），又是在到处饿死人的困难之时。如果没有父亲，她很可能要被饿死。也因父亲落实政策，母亲才被安排工作，拿一份工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恩爱的。有一回，他们一起上街并牵了一下手，被全镇传为笑话。被蛇咬死，那有人证物证。对此，父亲也是悲痛的，可他嘴巴还是左一个“好”右一个“好”。妻子死了你还敢叫好？父亲说这“好”并非学庄子妻死盆鼓而歌，娘家一个叔公不能接受，火冒三丈，当场给他一巴掌。

虽然只是一个“好”字，但父亲善于运用。利用语调高低，语音长短，肯定否定，陈述、疑问或反问，一个“好”字便衍生出很多意思。何况还有表情，喜怒哀乐一搀和，语义就更生动更丰富了。再说，他接触的都是些熟人，人家也配合着，使这个“好”字的内涵更为拓展。语言学家很可能没有研究过：一个“好”字究竟能有多大的表现力？他们如果知道叶首沛几十年如一日的实践，一定会惊奇不已。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4）

叶素芬今年十几天公休假差不多都用在看望父亲上。她所在这个城市叫川州，父亲在川州属下丹岩县一个镇，相距两百来公里，虽然不近，但也不算远，不能享受探亲假，只能请公休假和事假。去一趟不容易，头尾要套着两个双休日。母亲去世得早，她把对母亲的爱一并给了父亲。本来她要接他到市里来住来治病，可他怎么也不肯。自从那年被遣送回去之后，他再没有回过这个城市。最近一次去看望他是国庆长假，她让方浩铭带方妮出去旅游，自己专心陪在他身边，看着他病情大为好转。

“你一定要好好休养，不要挂念什么。除了吃药，早晚还要喝点参汤，不要忘了。”临别时，叶素芬再三交代，“接下来，到年底，我工作会更忙，可能没法经常来了。等过年，我把耗子和妮仔带来，我们好好团圆，好不好？”

“好！”叶首沛一脸讪笑，看不出病态。

“再见。”

“好……”

听得出也看得出，父亲说这“好”字时充满信心。他一定在盼着春节的到来。才差几个月，哪想恶化这么快?

父亲本来就只说一个字，现在一个字不会说，差别不大，不一定意味着质变。

怕大哥没说清楚，大姐又接过电话，泣不成声。

叶素芬不能不信了，鼻子一酸，声泪俱下：“爸——！”

叶素芬和方浩铭商定，她先赶回去。如果父亲真会过世，他再去送葬。

方妮就算了。她对农村人没有感情。说来也难怪，大舅窝囊得裤裆经常不扣，小舅穿着清楚些可是满身烟味。她还小，不愿意应酬，不要弄得大人难堪。再说，她是外孙女又不是孙子。按规矩，届时女

儿、媳妇、孙女之类先哭灵堂，然后到村口等着，等儿子、孙子们送出来，途中让女人们做最后告别，只有儿子、孙子们才有资格送到墓地。

父亲对外孙女如同孙子，甚至指望她比孙子们更有出息，抱起她来会接连一遍遍说“好”。小的时候，方妮嘴也甜，一遍遍叫外公。父亲乐得大叫“好——”，像唱京戏一样韵味悠长。生前敬重过就行。那毕竟不是好事，不是好看的，别让方妮吓着了。

第二天一早，叶素芬早早到办公室，在电梯门口碰上郭三妹。

郭三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在行长办公室门口负责迎宾，每天要早点儿到。她跟叶素芬的主任郭章楠是老乡，她们算最要好。今天见叶素芬哭丧着脸，连忙拔下耳朵上的ＭＰ3，关切地问：“谁惹你啦？”

“我父亲……”又是声泪俱下。

郭三妹不忍心丢下叶素芬，帮她打开水，并倒了一杯给她，默默地坐在她身边，不免也悲兮兮的。

上班前两三分钟，郭章楠到了。叶素芬一见他又哭起来。

郭三妹替她说：“她爸爸去世了。”

郭章楠点点头，顿了顿说：“那你回去吧！这种事，谁家也免不了。”

叶素芬这才扬起头来，擦了一把泪，捋了捋头发，从文件夹里取出昨天下午打印好今天要报送市文明委的材料，然后从包里取出在家写好的两张请假条，一并递给郭章楠。她咬着嘴唇，以免失声哭出来。

叶素芬的公休假早用完了，现在只能请丧假和事假。丧假只有三天，再请两天事假，后面还有两天双休日，总共七天，应该够了。现在不是古代，要守孝多少天，甚至守墓多少年。

“今天就算了，明天开始吧！”郭章楠从叶素芬办公桌上抓起笔，改了事假的日期，利索地签上自己的大名，“等会儿我帮你送到人事部去。”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5）

郭章楠只有批一天事假的权力，主动批给叶素芬，仁至义尽。

“爸——！”叶素芬呼天抢地地扑进门，扑到床边，但没有扑到父亲的身上。

万万没想到，没多久不见，父亲就变成这样：直挺挺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一头白发黯然无色；两眼深深地陷落，直愣愣瞪着天花板，嘴巴大张着但是一动不动；连一只苍蝇在他口中飞来飞去也不管，只是一下一下地抽搐，唯有这证明他与尸体尚有着质的区别。

猛然间，她瞥见这一切，判断出这区别，一阵恐惧由衷袭来。要不然，她一定会扑进父亲怀里。不过，这恐惧还不足以把她挡得更开。她双掌拍打着床沿，疾声嘶喊：“爸——！”

父亲没有任何反应。

苍蝇是非常敏感的，稍有动静便飞逃。但现在，它不怕，一点儿也不怕。它相信他的嘴唇不再会动，牙齿不再会动，舌头不再会动，别人也不再会替他驱赶，安全得很。像鏖战刚结束，尽管坦克、大炮的炮筒还冒着缕缕青烟，伤残的官兵还在地上呻吟，但不再会有还击，直升机便在敌人的阵地上溜达，耀武扬威地盘旋了一圈又一圈。

爸——，你不能就这样走啊！你不能——！不能——！我要告诉你！全告诉你……

叶素芬心灵深处有一个秘密。当年，她还很小的时候，由于父亲的牵连，她备受打击和孤立，自己躲一边去哭，边哭边诅咒父亲早点死了算了。这恶念像个幽灵，到现在还时常浮现。她想摆脱它，让它曝光，向父亲坦白，下决心要在他最后关头忏悔。她心里想，总有一天他会说话。可现在，他不等了，生气了，死都不说了，要不告而别了。她好悔啊！好恨啊！好伤心啊！

房间里挤满了人。这时，有一位老女人走近父亲，伏到他耳边说：“沛仂哥，你瞅一下哩，你芬仔归来了！”

为了证明叶素芬确实回到父亲身边，她更大声地呼喊：“爸——！”

父亲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苦命的父亲就这样撒手人间？叶素芬绝望了，不再呼唤，一个劲号啕大哭。自从母亲去世以来，她几乎没有哭过，不想现在像水库决堤一样有流不完的泪。

人们让叶素芬撕心裂肺地哭。

“现在是快了！”刚才那热心的老女人发表意见，“人是奇怪呗，亲人没有到齐，就是不肯断气。儿子、女儿没到，再远他都会等。唉——，受难噢——！”

父亲没有意识叶素芬的到来，可也没断气，照旧挺着，好像满房间的人都不存在一样。

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将小孩赶出去，腾出空间站大人。有的人是来告别的，叫了几声叫不应，便劝说：“你现在走哩，没什么好挂念的。小儿远，赶不回，他在那边好好的，没什么好挂念。你现在只要思量自己。这个世界受苦了，下世界是会有好日子哩！”说着，将一点钱硬塞进他手里，说是让他“路上”好用。

父亲手里塞满了钱，好些掉在手边。然而，他还不肯断气。

叶素芬再给远在俄罗斯打工的小哥打电话，说父亲咽不下气，催他快回来。可他说，老板不肯发工资，也不肯借钱，再说买飞机票要几天，赶回家再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她断不定真假，将信将疑。

那么，父亲能好转吗？叶素芬这样想，并跑到镇卫生院，请求医生再救一救。医生坦率说不可能有救了，顶多再拖一天两天，但那样于亲属于他本人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6）

这样，水也不喂了，纯粹让他消耗自己最后一点能源。老人们看了，直叹“受难”，前世造孽。叶素芬看了，则感到自己简直是参与谋杀。

父亲突然微笑！他的两眼仍然直愣愣瞪着天花板，嘴巴却显然是在说，嘴角显然绽着笑容，而且还用两手在空中不停地比画。

叶素芬连忙又呼唤起来：“爸——！”

旁人也叫唤起来，辈分大的直呼其名，辈分小的加以尊称。但不论谁叫谁唤，多么大声，多么真切，他全然不觉。

父亲所谓的“说”，是因为他上颚和下颚有些颤动，而唇与舌依然无动，那讨厌的苍蝇依然在他口中盘旋。

“他是在‘路’上，碰到了阴间的呢，问路。”有人看懂了父亲的话，解释出来。

有的人说，这是“回光返照”，有什么事要作最后交代了，快去把家里人叫齐来。可是，父亲根本没回人间，义无返顾地赶他自己的“路”。

久病无孝子。像父亲这样该走而不走，亲友们开始失去耐心，守夜只好轮流。

跟大姐比起来，叶素芬简直怀疑自己对父亲的爱是不是作秀。其实，这大姐跟叶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是个孤儿，自小给卖到母亲前夫家当婢女。她没有亲人，把叶家夫妇当亲生父母。她嫁到一个二十多里外的偏远山村，迄今穷得很。尽管母亲早过世了，她对叶首沛仍然敬如生身之父。父亲病了，她常出来看望和护理。她不可能送上什么名贵药石，却有一颗孝女的心。在卫生院住院的那些日子，她陪着父亲住，喂饭喂药，端屎端尿。叶素芬来了，跟她一起陪，发现她还要给父亲把尿。叶素芬看呆了，连忙扭过头去。

“自己的父亲呗，没什么好羞的。”大姐说。

叶素芬几乎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看上去更像自己母亲的大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叶素芬掏了一张钱给她，说是给外甥买点烟酒。她不肯接，推让了好一会儿才收进口袋。第二天一早，大姐慌忙把钱送还："妹仔，昨晚暗暗的没看清，今朝才看清楚。这么大的钱怎么敢收呢，不敢哟，你自己要用哩！"

叶素芬差点发笑。现在一百元算什么大钱啊！昨天，付完医药费，又预留了日后的医药费和营养费，总共只剩一百多元。要不然，肯定会给两张三张。

现在，见父亲一时还断不了气的样子，大姐说要回家一下。家里要收晚稻了，还要挖地瓜之类，因此姐夫没空出来。家里衣服好几天没洗了，回去一晚，洗一下衣服也好。

"哎呀大姐，家里那些事你雇个人吧！"叶素芬连忙拖住她的胳膊，"像我们家里搞卫生，都是雇人。"

"我们农村呗，怎么跟你们城里比！"

这倒是真的。叶素芬连忙掏钱，硬让她留下。

这天晚上，大哥都说几天没睡好，想好好睡一觉。叶素芬气得想骂，一想自己也太困了，没敢吭声。只有大姐说："又没有上山又没有下田，累什么？我来守，你们都去睡，有事我叫你们。"

然而，等到大姐叫时，天已经亮了，父亲已经冰冷如铁。她说，她只是打了个盹。

父亲虽然最终吃"皇粮"，至死领着退休金，但他恢复工作之后这二十来年都跟乡亲们在一起。他在那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学了书法和风俗礼仪，还头一回当了官——村老年协会的副理事长，整天忙得团团转。现在，父亲得到最高待遇，近百个会员，加上亲朋好友，送葬队伍排了镇上半条街。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7）

叶素芬所在的中国教育银行川州市分行工会送了花圈。原行长郑兴哲——“白眉大侠”，是邻乡人，父亲的老同事，前些年退休了，昨天一早到江滨公园跳舞的时候在路上碰到方浩铭前来奔丧，马上说也要来送送。更显赫的是李玉良——本县县长、不久前升邻县清溪县委书记，居然也开着小车来，以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对着父亲的骨灰盒三鞠躬。

大哥捧着父亲的遗像，叶素芬端着父亲的骨灰盒，领着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穿街而过，逶迤地向山边缓缓移去。这葬礼算是本镇最隆重的了。

葬礼结束，郑兴哲当天下午赶回市里，说车子不能多留，问叶素芬夫妇要不要一起走。

原来请的假用完，打电话补请三天事假也用完了，女儿一人在家，叶素芬归心似箭，可她又觉得“走”字说不出口。一则父亲尸骨未寒，二则葬礼的账还没结。她叫方浩铭先回去，最后帮她补请一天事假。

家里开始安静，几个主要人物坐下来。这种时候，如果分遗产分债不公平，兄弟可能大闹一场。因此，要有德高望众的人物做裁判。今天，这人物是堂叔。

结账之前，堂叔征求叶素芬的意见：“按规矩呗，女儿没什么财得也没什么债分，可你两个哥哥都比较困难……”

“我晓得哩！”叶素芬爽快地说，“父母嘛，只有这一回。他们生了我养了我就够，我不想再得他什么。这几天开支的，算我一份吧，该出多少我一分不少。”

“现在呗，儿子女儿都一样，”小嫂笑道，“爷爷保佑孙子孙女，也会保佑外孙女！”

说实话，一想到两位兄长，叶素芬就烦。父亲是那样个怪人，兄长又那样不争气。政治劫难过去，家庭烦恼接踵而来。先是大哥，怨父亲没让他多读书，不然也到城里工作了。人们解释说，不是为父的不让儿子读，是当时搞“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让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读，没办法。大哥又怨，那么母亲死了补员，该让儿子补而不应该让女儿补啊！父亲理不直气不壮了。为此，几乎所有家产都给了他，退休工资还按月给他一半。要是没有父亲的资助，大哥根本盖不起新房。可是女人家心眼小，大嫂三天两头还要冷嘲热讽：“女儿好哩，咋不跟女儿住大城市！咋不叫外孙女姓叶？”父亲有气没地方出，十个指头塞一嘴。他要了一间房，自己一个人起炉灶，每天吃完饭就跑老年协会。

小哥招工在县合成氨厂，找个本厂的妻子，生个儿子，日子本来不错，但这些年小型化肥厂每况愈下，小哥小嫂双双下岗，困难补助金没领多久就没分文了。小嫂整天泡彩票站和麻将馆，虽然财运欠佳中不了大奖，但麻技不错，经常能赢点小钱带点小菜回家。小哥在街上踩三轮车，没什么生意，经常去赌，而且大赌，欠下一屁股债。他找父亲要钱还赌债，父亲不给，父子关系自然好不成。他一气去出国。

如今，这一切终于全都过去了！

这么多年来，叶素芬总是花钱买安宁。今天，她准备好花最后一笔钱，要买到永久的安宁！

三兄妹早就各自为家，没什么遗产好分。父亲还有一千多元存款，单位有发丧葬费，堂叔提议不要分了，抵消葬礼开支。还有，父亲断气前手里接了一些红包，总共二百五十一元，也作开支充账。

大嫂连忙插话：“那是不敢哟！这些是礼钱，要归我们！”

“男人的事，女人家吵什么！”堂叔立刻训道。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8）

“是呗！礼尚往来，不要还啊！小弟到县城去了，小妹到大城市去了，家里这些人情世故他们还会理啊？还不都要我们出？”说着，大嫂从桌上抓起那把钱就走。

似乎说得有理，堂叔拿眼看叶素芬。

叶素芬强笑一下，没有吭声。二百五十多元，分摊只有八十多元，那算什么钱！不过，她对大嫂的恶感陡然升到了极点。她觉得她如果对这个家庭有欠债的话，那么现在连利息也还清了！老家的烦恼，连同父亲一起埋葬了。从今以后，她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小家了！

算完账，叶素芬马上要走。她跟大姐告别，大姐却要留她再住两天，说做女儿的不守七七四十九天，一个“七”是省不得。叶素芬说她不一样，拿工资的，没有自由，自古忠孝难全。

“你不想再见见爸吗？”大姐问。

叶素芬懵了：“再见见爸？”

“是啊！请仙姑来，叫爸出来对个嘴。”

“这……”叶素芬不大相信这类事。

“我们村的，很灵呢！我已经捎信去请了。”

“那你请她今天来吧！”

“不行！爸今天还在奈何桥，还没到阎王那，要等七天。”

“真的叫得来？”

“到时候看呗，你以为会骗你呀！”

叶素芬动心了。父亲至死是个谜，现在也许能知道个究竟。

父亲去世的第七天，就是明天。今天回去也只能明天上班，后天又是星期六，相差一天。反正已经叫方浩铭回去补假了，再多补一天吧，让它多扣点工资，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她马上掏出手机给郭主任挂电话，却发现没电。来得匆忙，忘了带充电器。她只好去找大嫂。

大哥家的电话本来放在厅上，可是怕这几天人多乱用，锁到卧室去了，每次用得找大嫂开门。当然，找到她她也不好拒绝，只是让人感到不愉快。偏偏，郭主任不在办公室，手机无法接通。挂几次都如此，大嫂不烦叶素芬自己烦。晚上硬着头皮挂他家，他妻子说他在外面吃饭还没有回来，只好再叫方浩铭代为补假。

“这种事，最好还是你亲自讲。”方浩铭说，“老是我讲，好像对人不大尊重。”

叶素芬叹道：“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好找，我手机没电，大哥的电话又像锁什么样的……”

第二天一早，果然来一个仙姑。这是个四十开外的妇女，眉清目秀，但是看不出什么仙气。进门寒暄，她有说有笑，拉些家常，也听不出什么特别。

叶素芬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见过这妇女。稍稍想了想，想起来了，她跟大姐上下屋，为人非常热情。小时候，到大姐家拜年，她也会煮一碗粉干蛋来，硬要贵客们吃……对了，还有鸡腿，她硬要叶素芬吃，用手将那鸡腿撕了再放进叶素芬碗里。她指甲黑黑的，叶素芬更不敢吃……

喝了碗茶，大嫂请仙姑进房间，四五个人跟进。点上香，仙姑坐当中。她持香拜了拜，咪咪么么说起什么来，谁也听不懂。忽然，仙姑变了一种声音，阴森森说：“我是三路仙，你唤我来做什么？”

大嫂说：“麻烦你大仙，帮我叫个人出来一下。”

“报上姓名。”

“叶首沛。”

仙姑不停地抖动着身子，不时说一两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看样子，好像是找人去了，在向人打听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用异样的声音说：“没这人。”

大姐说：“有哩，麻烦你多问几个地方。”

仙姑又去找了。不久，用异声笑了：“唉——，你叫我怎么找哩，刚刚来的呗，刚铺好床啦！”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9）

大嫂央求说："是哟是哟，刚去的刚去的，麻烦你喊一下！"

叶素芬有点毛骨悚然，急于听到下一个声音，又有点怕。

"叶首沛！你家里人来看你了！"仙姑用异声喊道。

才过几秒钟，又一种异声从仙姑嘴里出来，居然非常像父亲的声音："好——"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喉咙口。

略停一会儿，"父亲"看到这房间的人了，笑道："嗳呀嘞——，你们都在这里呀！"

大家吓了一跳。

"你不是不会说话吗？"大嫂问。

"是人呗，怎么不要说话？"

"那你生前怎么不说话？"

"还没想好呗，怎么说？"

"你想什么？想了几十年还没想清楚？"

"你说想得清楚吗，那么冤的事。"

"什么冤？"

"我怎么想得清楚哩？我现在是不想了！"

"现在不要想什么了！前世界吃了苦，下世界要享福。初一、十五，我们会给你点香灯；清明、七月半，我们会给你烧纸钱。你在祖宗神龛上，要多保佑孙子孙女。"

"好哩好哩！"

"你那'床'好眠吗？"

"好哟好哟！风景也好，就是松树枝子挡了一些，不然更好看。"

再一两句，"父亲"说要集合点名了，要走了，留也留不住。

仙姑恢复了常态，问："说得来吗？"

"说得些来哟！"大嫂说，"声音完全没有变。"

这时，一直没开口的小嫂说：“奇怪哩，他会说话了，说起来一串一串。”

“到了阴间呗，总有点变。”大姐说。

叶素芬一句话也没说。她觉得不可思议。下午，本来准备回去，现在临时叫大哥带她到父亲坟上去看一看。

这天阴沉沉的，下着毛毛细雨。大哥望了望天，皱了皱眉说：“算了吧，男人去了就行。三朝扫了，清明又早。”

叶素芬坚持说：“清明我可能没空回来，你还是带我去再磕个头吧！”

父亲的墓在离镇子不远的虎头山。

这一带是丹霞地貌，奇峰孤兀，天为山欺，水求石放。这山有人说像锅底，因名“釜头山”；也有人说像斧头，叫“斧头山”；还有人说像虎头，也因为这更通俗，所以偶然要书写更多人写作“虎头山”。过去这里山高林密，真有老虎，直到三十来年前还有发生老虎进村吃人的事。刚改革开放那阵子，号召“农村要致富，上山找门路”，虎头山没几年就光了，只剩稀稀拉拉一些不成材的树。不过，风水先生说这山灵异蓄而不泻。

叶素芬站在父亲的坟前，一览众山小。尽管阴云低垂，流岚漂浮，浩瀚的蛟湖尽收眼底。前方十几米，果然有一颗松树，长在下方坡上。站在父亲坟上看，那树梢在脚下，可如果躺着看，那树梢就……她果断地说：“大哥，快把那棵树砍了！”

“不敢哦，要罚款！”大哥叼着烟，说话时烟都没取下。

“大不了罚个三五百吧，让他罚！”

“让他罚啊……让他罚也没办法。那棵树有点大呢！你这里看着尾巴小，你下去看看哩！”大哥扔下烟蒂，又用脚踩灭，“没带斧头，就这么一把茅草刀……”

“人家铁杵要磨成针，滴水穿石，有了刀还怕砍不了一棵树？”叶素芬自语着，从大哥手上夺过刀，直径朝坡下走去。她不能容忍它遮

挡父亲的风景，不能容忍它影响她和丈夫、女儿的安宁！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1）

王安石上朝时，有只虱子从衣领爬上胡须，皇帝看了直笑。事后，同僚以八字相赠："屡游相须，曾经御览。"

为迎接叶素芬回来，方浩铭早早上街买了菜。时间还早，他便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华山论剑"的最新信息。谁知，一进去就像进了迷宫，乐不思蜀，忘了今夕何年，直到叶素芬开门进来，惊叫道："嗯——，一个都不见啦？"

方浩铭这才回到现实，连奔带跑出来，弯下腰抓起叶素芬的左手行了个标准吻手礼："哎呀——，老婆同志，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叶素芬两只眼睛则在找方妮："女儿呢？"

"补课去了！"方浩铭帮叶素芬接过提包，"我又没有五个老婆，不然派一个到路口去迎接你，再派一个到楼梯口，再派两个到家门口……"

"少唆，快倒杯水给我喝。"

方浩铭立马行动，倒来一大杯："这是今天早上刚提的，一口都没喝过——处女杯。"

现在很多市里人说喝自来水不好，要吃的水到山里去提。方浩铭也信了，每星期六带妻子、女儿去爬山，顺便带两大桶山泉回来，专供饮用。这不是头一回，叶素芬并不领情，只顾说："累死我了！"

方浩铭心疼了，习惯地抓起叶素芬一只手，拍了拍，又吻了吻，但两眼直盯着她的脸："你瘦了！"

叶素芬苦笑了一下。

"瘦点也好，省得花钱跳健美操。"

"也好？也好——？"叶素芬生气了，"你只心疼你的钱，不想我死了爹……"

看叶素芬想发火又想掉泪的样子，方浩铭不敢吭声了。尴尬地坐了一会儿，换个话题："今天坐什么车？"

“我还能坐什么车！”叶素芬两眼又冒出火花。

今天那车太糟了，背垫罩着雪白的布，印着某广告，但油污得很，令人恶心。她的边座，途中上一个窝囊的老头，更让她不舒服。还没到川州，她就感到背上有点痒。说实话，她背上的皮肤不好，这种年纪了还不时要长几个骚疙瘩，经常发痒，经常要求方浩铭帮她搔一搔。可今天这痒不一样，会变来变去，甚至变到胸前，难堪死了。她怀疑是那窝囊老头传了虱子给她，但不便责问，得忍痒还得忍气吞声，实在忍不住也只能狠狠地白他几眼。下车一走动，似乎忘了。现在经方浩铭一提，她又觉得痒。正要发泄几句时，方妮回来。她迫不及待叫道：“过来，给妈看看有没有瘦掉。”

方妮放下书包，奔到叶素芬身旁。瞥见她左手臂上的黑纱，连忙闪到她右边。

“你外公去世了。”叶素芬注意到方妮的反应，突然想起方妮小时候看到父亲一头白发喜欢得不得了，偷偷问她能不能摸一下。父亲知道了，呵呵大笑，弯下腰来让方妮抚摸。可现在……她叹了口气，“外公以前对你多好啊，现在你再也见不到了……”没说两句，泣不成声，但很快强忍住，“好了，我要冲个澡。”

“我要做饭了！”方浩铭说，“我买了好多好菜，给你好好洗尘。”

方浩铭做事很讲究，像会计账目一样事先设计好科目，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做饭，他喜欢一边用高压锅压饭，一边把所有菜整理好，等饭压好散气时煮。

今天为了慰劳妻子，他买了一只新鲜的鸭子。本来想先压好鸭子再压饭，可现在已经十一点多，煮鸭子显然来不及，只好等晚上。中午的中等菜是土豆炒牛肉、清蒸鲤鱼和花蛤汤，青菜是刚上市的菠菜。炒菜和汤都很快，蒸鱼要等压好饭，先洗菠菜。洗菠菜要剪蔸须、清黄叶，要一棵一棵洗。菜没洗完，内急上卫生间。叶素芬在厅边的大卫生间洗澡，他跑卧室里头的小卫生间。听到脚步声，她在里头大喊：“妮啊，帮我拿一下浴巾。”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2）

方妮没有应声，叶素芬提高了音量：“帮我拿浴巾，听到没有！”

“等一下，我在洗头！”方妮在卧室外的阳台应声，叶素芬听不到。

方浩铭只好帮叶素芬拿。她洗澡经常只是虚掩一下门，带得女儿洗澡关门也常不认真，为此他表示过反感，但没用。男人多了女人吃亏，女人多了男人吃亏，在家也一样。忘记拿浴巾不是偶然，他忍不住埋怨一句：“老是丢三落四！”

如果是以前，方浩铭肯定要趁机亲热一番。可现在，早没了那种激情。他将浴巾往门边的架子上一塞，望也没望里头一眼。

刚关高压锅的火，准备蒸鱼的时候，叶素芬出来了，边擦头发边进厨房视察。一看菜还没一个下锅，就嚷开：“你们方家人呀，真格是洗晚了‘三朝’！做什么都是摸呀摸，再给你半天都没饭吃！”

叶素芬不擦头发了，将毛巾搭在肩上，挤开方浩铭，抓起锅到水龙头刷，顺便装上水，打开煤气开始烧，然后端起装花蛤的盆子，接了水，洗了洗，哗哗哗地抖了抖，再冲洗一下，倒进锅里。手从小锅盖上离开，顺势移到高压锅……

“等等，还没好！”方浩铭推开她的手。

叶素芬坚持抓起了高压锅，放到池子水龙头下冲水：“你把鸭子砍一下。”

“来不及了，晚上吃。”

“就是贪新鲜呗，还等晚上！”

方浩铭不想拗叶素芬的脾气，操起刀来。叶素芬拔了高压锅的帽子，旋开盖子，将饭用盆子全部装起来，用钢丝刷了几下，接了水，放回另一个炉上，点着火，顺手从砧板上抓起砍好的鸭肉扔进高压锅，直到他来不及砍这才转而洗手，继续擦头发。

“这个‘奸老虎的’呀！”方浩铭用俚语骂道。

叶素芬家乡习俗，“三朝”有三种：出生第三天给孩子洗澡，叫“洗三朝”；结婚第三天新娘回娘家，叫“归三朝”；入葬第三天扫一次墓，叫“扫三朝”。“洗三朝”要请客，分红蛋，还说“三朝”如果洗晚了，孩子将来做事不利索。她老嫌方浩铭“三朝”洗晚了，并抱怨方妮像他，做作业慢慢吞吞，不然成绩肯定名列前茅。

结婚之后方浩铭才发现，叶素芬跟他刚好相反，做什么都风风火火，粗是粗了点，效率很高。原来，他只发现她的手非常漂亮，点钞非常快捷，没想到这样一双手做家务也特别利索。不雅地联想一下，奸老虎能温柔能细心到哪去呢？那些农村人啊，虽然没什么文化，可这话再漂亮不过了。他一听就觉得很深刻，很形象，很生动，常常用来攻击她。当然，骂这话时，多半是带着赞赏。

出于平息叶素芬的抱怨，方浩铭转移话题：“你猜，我这几天有什么伟大成果？”

“彩票中大奖啦？”

“对——啦——，但还差几个号！”

“那你还有什么狗屁伟大？”

“你看——”方浩铭指煤气灶上方的排气扇。

厨房排气扇非常重要。科学研究表明，炉火、煤烟等有害气体经呼吸道吸入肺部，渗透到血液中，会给人带来极大危害。为此，方浩铭花了很多精力。广告上说买个什么牌的排油烟机有多好多好，狗屁！中看不中用，还不如简简单单的排气扇。可这排气扇也不是好东西，没用多久，叶片就积满油渍，像刚做完爱样的。前面还好说，经常擦一擦，积不到哪去。后面就够戗了，拆一次很不方便。那么，能不能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是大学本科生，其他麻木了，这点探索精神还残存。他想找一种东西替代那铁片，一年多来，做过十几次试验，昨天终于找到最佳方案：用两张报纸，外加一层薄薄的塑料，既能遮风挡雨，又容易飘起来排污，更重要的是能吸油，吸多了揭下来扔了就是。光用塑料不行，用挂历纸也不行，只能用报纸。用一张不

行，用三张也不行，只能用两张。这否定之否定，花费了多少心血，别人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3）

“我老公虽然不会当官，不会发财，这些方面还真行！”叶素芬由衷地赞道，并吻了方浩铭一下。

吃饭的时候，方浩铭说：“下个月，我们到华山去旅游，怎么样？”

叶素芬莫名其妙：“下个月？”

“下个月，上旬……”

“我什么假都用光了。”

“再请嘛，无非是扣点钱。”

“干吗一定要这种时候呢？要去……你自己去！”

“你不去？”

“我不去。”

“那我带茹茹去！我先去接她，然后坐飞机，直接到西安，先在西安住一夜，住最高级的宾馆，开总统套房……”

“有那个本事，你就去吧！”

“真的哟！”

“我知道你还迷着‘华山论剑’，你爱去就去吧！不要说我不肯让你去，给你唠叨一辈子。”

“那你真的不去？”

“你想想，我今年什么假都用光了……”

“唔……那也是……”

“你自己去吧，我又管不了你！”

“老婆真好！”方浩铭说着吻叶素芬。

叶素芬应付了一下：“我没有茹茹香。”

“不，茹茹没你香！”

结婚十几年，方浩铭和叶素芬从来没有分别这么久过。他们的工作像工厂流水作业，固定化，程式化。偶然出个差，顶多到县里两三

天。一出差就会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效果。可今天，尽管两人拥着，方浩铭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叶素芬上床，第一个反应是想：终于回到自己床上了。于是，倒叙地想到昨天晚上睡在丹岩支行招待所，前天以及以前几个夜晚睡在大哥家，那是因为父亲去世。如今，再也不用牵挂父亲——他已经变成一撮灰死寂地埋在那座山上……已经埋葬了，别去想了！从今以后，可以全心全意想自己的事了，还有孩子，还有老公……她随即要求说：“老公哎，抱我。”

“不是在抱吗？”

“两只手。”

他们的标准睡姿，一种方浩铭躺在她身边，上面吻着她的脸，中间一手给她枕着并与她抬起的一只手相握着，另一手压住并抓住她的胸；或者，她整个地钻进他的怀里，让他两手拍着她的背。以往，这样睡是很容易“出事”的。可今天，他们都很平静。她忽然问：“这几天，你有没有想我？”

“没有。”

“那你想谁了？”

“茹茹。”

“还有呢？”

“赵茹茹。”

“还有呢？”

“钱茹茹。”

“还有呢？”

“孙茹茹。”

“可是她们都不要你，只有我要你，我比她们好。”

这倒是真的。世界上的女人，比叶素芬漂亮的，比叶素芬可爱的，肯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可是会爱而且正在爱方浩铭的，只有她一个。好比银行金库里的钞票，那是天文数字，可除了所能得的工

资，其余对他个人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结婚以来，他几乎不再说爱她之类肉麻的话了，相反还要三天两天制造醋意，可他心里是越来越爱她的。跟以前相比，爱得更深沉。只是奇怪，今天怎么毫无性欲?

叶素芬的心又走调了。她想起上班的事，想到这几天请假的事，便问："郭主任那里，你帮我请假了吧？"

"跟他说了。他说没事。"

上午上班，方浩铭忙完手头的事，给旅行社挂电话，咨询到西安的车次、价格、时间等等，然后编制经费预算。

川州到西安、华山双卧七日游，包括车票、门票、住宿费，共一千八百五十元。七天一百六十八个小时，扣除来回火车上七十二个小时，剩九十六个小时，也就是三天多时间。跟团队玩西安一天，留两天在华山，其中大部分时间单独行动。这样，应另外预算市内交通费一百元、住宿费八十元、伙食费（含火车上，及矿泉水）二百元。此外还应预算照相费一百五十元、纪念品（妻、女各一件）一千元、电话费（手机）一百元，不可预见开支二百元，总共是三千六百八十元。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4）

方浩铭算得非常细致，比如手机话费具体算到区内话费、区外漫游费以及购卡折扣，再是平均每天挂一次电话回家跟妻子、女儿通话几分钟以及不可预见接电话多少，列了满满一张A4纸。回家吃午饭时，他递给叶素芬审核，强调说："不算太多吧！"

"才一个月工资啦，多当然不多，"叶素芬说，"只是——，我说你啊……真是……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

"我怎么啦？有话直说，别那么吞吞吐吐。要不是机会难得，你自己走不开，我决不会落下你们……"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说你呀——，你再当这个会计……"

"当会计怎么啦？"

"不瞒你说，我这两天突然想，男人不能当幼儿园老师，也不能当会计。男人当了会计，整天只懂得算账——算家里的账——只会管家——只会守业……"

"会计可是行里的要害岗位，谁也知道比你那狗屁工会重要得多，哼——，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还看不起我们会计哩！"

"不是我看不起。你去看看，几个行长是从会计提拔的？我现在才想，还有道理呢！"

"你别只看那些小行长！那些人，严格来说，哪称得上行长啊——！你看人家银行家，多——多有水平啊！我们这些行长，哼——，狗屁，跟生产队长、包工头差不多！那种行长，给我都不当！"

"阿Q！"

"真的！要当，我早就当喽！无非是多巴结一下当官的，多拍几句，多送点儿，多……嗨——，就那么几招，谁不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怎么还当这不入品的会计科长？"

"人各有志，我才不稀罕什么官哩！"

“不要官嫌小，不要钱嫌少。给你加工资你不要，给你中彩你不要……”

“我没说不要钱。”

“那是给你官你不当？”

“话不能这么说！我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官取之也……你今天怎么啦？突然嫌我不会当官？难道你看上哪个当官的了？”

“那是哦——，你要有危机感！你可以有茹茹，我就不可以有……我就不可以有啊！”

叶素芬上班了，等下午，过了许久，郭章楠这才找她，传达人事部一个决定：她最后一天请假没办书面手续算旷工。他无奈地说：“就算倒霉吧！我们那边老话说，父亲死了，要倒三年霉呢，这算是点小事。以后，注意点！”

父亲死了要倒三年霉的说法，叶素芬也听说过，但没在意。现在想来，一切变得比父亲之死本身更可怖起来。

一个下午，叶素芬心神不宁。好在单独一个办公室，手头又没什么要紧事。她想转移注意力，看报纸，翻了半天没一篇看得下去。上网，登录一些花花绿绿的网页，居然也摆不脱心中的阴霾。下班时，她突发奇想，到河边散散心。她关了手机，想躲开这世界的任何熟人。

川州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规模小，人口少。一条大河总称川溪，上游叫龙江，下游叫凤江，独独这一段只叫川溪，可见这座城市缺乏文化底蕴。两岸高山对峙，城区沿河分布，像一条排骨稍带点肉而已。不过近年来市政建设发展很快，沿河建筑都拆了，植树种草，建亭筑台，成为没有围墙的公园。现在天黑了，气温更低，也只是让人感到凉爽，而不是寒冷。江滨有不少人散步。叶素芬找了灌木丛中的小草地坐下，心烦意乱。

一轮圆月当空高悬，叶素芬视而不见。像以往多少夜晚一样，她没去注意月亮的存在。河堤上有人钓鱼。如今钓者姜太公多，多半不在乎吃鱼。谁都知道，这条河污染严重，从上游就开始浑浊，经过这城市变得发黑。河里的鱼臭煤油味，有些人钓到鱼随手就放了。河中，有几条豪华游船不时地来回。对岸林立着广告，个个巨幅广告都装有霓虹灯，赤橙黄绿青蓝紫，闪烁着，变幻着，令人眼花缭乱。城市的生命是电，月亮是多余的。广告牌后面是铁路，不时有一列火车经过。在那些匆匆而过的旅客心里，这座城市跟她此时此刻头上的月亮一样。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5）

在这里，叶素芬并没能躲开烦恼。对于旷工，处罚是双倍扣工资，但这是小事。要命的是，旷工的性质很恶劣，说明你根本无视行里的纪律。一年能抓几个旷工者？这么多年来，好像只抓到你叶素芬一个啊！等通报出来……过些天就要进行年终考核。有了这一条，离“不称职”或“基本称职”就很近了。而有了一次“不称职”或“基本称职”，离下岗就很近了。

那么，这能怪谁呢？怪人事部？怪郭章楠？怪方浩铭？都很难怪。要怪只能怪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是时候，死得那么拖拉，而且真要给子女带来倒霉。可是，父亲已经那么苦命了，生前我已经对不起他，我怎么还能怪他呢？叶素芬心里头很烦，很乱。

“你才没良心哩！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害得我打牌分心，输了两毛多……”有个男人走到草丛边，边走边打电话。话声不大，但足以让叶素芬听出他是郭章楠，并断定他是在跟女人通话。她感到尴尬，生怕他再往前走。

在叶素芬紧张地思索应急的时候，一件更糟的事发生了：他居然掏出家伙对着她撒野尿。那尿离她只有一尺来远，撒在叶子上，溅到她左手上，热烘烘地熏到她的鼻子。她难堪极了，愤怒极了，恨不能拿把剪刀把他那臭东西剪了！可她马上又想，只要她干咳一声，他就知道这儿有人，就会立即停下来。而如果知道是她，他肯定更尴尬。这么一想，她决定忍让一下。他如果再尿过来一些直接撒到她身上，那么只好对不起了。他这泡尿够长的，但没像小孩边撒边玩着乱撒。他的心思更多在电话上，边说边撒，然后又边说边走，根本没想到这里会有人。

这个臭蟑螂！叶素芬轻轻地但是狠恶恶地骂了一句，起身逃离。

清溪县支行行长突然被他的客户挖走，市分行决定将这职位拿出来公开竞聘。只要是股级以上干部，有大学文凭，不论在哪个支行或

者市分行哪个部室，都可以参加。今天开始，三天内报名，月底笔试，下月面试、考核并到位。

叶素芬鼓励方浩铭说："你可以去试试。"

"我才不当那傻瓜呢！"方浩铭说，"当官的作秀，哄一哄老百姓啦，我才不上那个当！"

方浩铭真不想去试。想当年，他也雄心勃勃，高中各科成绩总在前三名。填高考志愿，清华、北大都给排在第二第三，而首选东北财经学院国际金融专业。他想，他现在就要走得比北京更远，将来要在满世界飞来飞去。

没想到，这是省教育银行委培班，毕业后得回本省工作。更没想到，他们八名同学回来，省行面试，以形象欠佳为由，唯独将他安排到二级分行。原来，他小时候不小心将左手小指头削掉了大约半厘米。平时，他多半握着拳，好些人多年还不知道他有这"残疾"，叶素芬也是过好久才发现，可是省行人事处的领导及时发现。当时，操作英文打字机，他的小指头偏偏差那么半厘米，一打到较远的字母就得移一点。就因为这，定性为形象欠佳，改变了他的一生。

川州这个二级分行地处山区，能有多少国际金融业务呢？他很愤怒，很悲哀。人家维纳斯缺整条手臂都没人嫌，他少这么半厘米就被挑剔，有什么公平可言？他死心了，认命了，为区区一个会计科长知足了。如果说还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坚持买彩票，梦想有朝一日一不小心中它个五百万元大奖。当然，如果真的提拔他，他也绝不会客气。问题是，现在所谓竞聘多半是个幌子，实际上还是暗箱操作。再说，清溪虽然被称为新侨区，但仍然是省定贫困县，给个官当也没意思。方浩铭想也没多想，决定不予理睬。可是，第四天下午，他还是接到人事部的通知：资格审查已通过，请准备参加笔试。他马上明白：肯定是叶素芬替他报了名。

叶素芬接到方浩铭的电话，直言不讳地说："当然是我，难道会是你的茹茹吗？"

“他妈的，你什么都敢干！”方浩铭怒不可遏。要不是在办公室，他一定……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发泄这一腔愤怒，“你以为……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吗！”

有个笑话，说是池子对岸放了一堆金条，站了一堆美女，谁如果能够游过去，就可以抱走那堆黄金，并任意挑走一个美女，但这池子里有鳄鱼。等了半天，没一个男人敢下水。突然，一个男人下水了，拼命地往对岸游去，居然活着上岸。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却气愤地骂道：“他妈的，谁踢我下水？”

如今，叶素芬一脚将方浩铭踢下水了！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1）

中国素有“虾荒蟹乱”之说，指虾和蟹多了会引起兵荒马乱、天灾人祸。

如果说父亲之死搅乱了叶素芬，那么竞聘之事则搅乱了方浩铭。现在，这一家子像沸腾的锅。

有九人报名参加清溪县支行行长竞聘，大都是本支行的突出人物，也有其他支行和市分行机关的业务骨干。有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方浩铭将自己跟他们一个个比较过去，居然觉得没什么优势。

最大的优势，清溪算是新兴的侨区，有大量外汇汇进来，人们戏说“坐台小姐”、“坐台先生”都可以赚欧元，而他是学国际金融的。然而，那些外汇存款只是国际金融业务很简单的一小部分，并不需要多少专业。

参加这样的竞聘，明显是陪衬，纯粹是出洋相。一想象到结果，想象到将被人嘲笑的情形，他就不安，就恐惧，就气愤，就会抓起书来往桌子上狠狠一摔……

“别生气嘛，亲爱的老公！”叶素芬安慰方浩铭。本来，每天晚上煮点心只给女儿吃，现在多煮一份给他。

方浩铭怒气未消：“都是你干的好事！”

“要有信心嘛！”叶素芬说，“我老公配得上茹茹呢，他们配得上吗？”

“哪天等我真找到了茹茹，第一个就休掉你！”

“好啊！叫她拿一百万转让费来！”

“你想卖我一百万？”

“还是优惠价呢！”

方浩铭有点感动了，将叶素芬揽到怀里：“全世界只有你这个傻瓜把我当宝贝！”

“我老公会当行长啊，当然宝贝！”

“行长个屁！”方浩铭一把推开叶素芬，“我明天就找人事部说，我不干了！”

“那么没信心？”

“明明做得来的事，你会不做吗？明明做不来的事，你会做吗？”

“随你，不干就不干呗！又没人强迫你，又不收违约金。”

为了应付竞聘，方浩铭把华山旅程取消，交的订金被扣一半作违约金，白白丢了四百多元。而退出这场竞聘，损失的仅仅是钱吗？

“你呀——，你们女人家就是爱臭激动。”方浩铭冷笑道，“一会儿要报名，一会儿又要退。你以为单位跟家里一样，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整整一个星期，方浩铭埋头苦读。一下班就一个人关在书房，没日没夜。

叶素芬简直成了丫环，做好饭——饭都装好端上桌了，这才请他步出。她端茶端水进书房，还不时会拧了毛巾进去帮他擦一把脸。结果，方浩铭笔试成绩名列第二。九名中取四名进入演讲阶段，他闯入第二关。

“我现在要退出是可以啦！”方浩铭对叶素芬说，“第二名，说明我有水平，没丢脸。后来不参加，或者说参加了最后没聘上，那是其他原因。比如说我这人不会巴结领导，不会请客送礼，那是不丢人的。”

方浩铭一连两个晚上打牌，而且都打很迟，把前几天读书的损失补回来。至于演讲，他几乎忘了。

叶素芬提醒说：“演讲不好，那可是当场丢脸啊！”

这倒是真的。演讲要公开进行，分行领导和有关部室主任当评委，当场打分，当场亮分。如果演讲不好，光笔试好，会给人说书呆子，那也是不光彩的。这么一想，方浩铭又开始忙乎。

该讲些什么呢？方浩铭专门向人事部主任穆云请教。

“文件上写得很清楚嘛。”穆云说，“第一说说你对这次公开竞聘的认识，第二说说你竞聘这个行长的优势，第三说说你如果竞聘上这行长打算怎么干。主要就这么三点，你讲清楚就行了。”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2）

方浩铭分析：关于第一点，无非是称赞一番“赛马”比“相马”好，分行领导决策正确英明，这样的漂亮话谁都会说，谁也占不了优势。关于自己的实力，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先进没当过，相对来说是劣势。这劣势属于历史，已经定格，没有努力的余地。能立竿见影补救的，只有第三部分，把对将来怎么干想好，说得比人家好，也许容易让人认可。而有的人，认为自己资本厚，比如当过多少回省、市先进，在某某方面取得过什么突出业绩，注重吃老本，可能会忽略将来怎么干好。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成一匹“黑马”了！

方浩铭决定到清溪去实地调研一番，但不能大张旗鼓。要是那样，日后当不上行长，会让人笑话。他想悄然而行，带上老婆孩子，说是过周末，与竞聘无关。怕女人嘴不牢，他对叶素芬也没说真实目的，只是说这些天太累了，双休日到清溪滴水岩走走，顺便看看老同学池子林。

叶素芬这个“奸老虎”的，果然肚里藏不住话，一上班就给郭三妹说了。

郭三妹是清溪人，而且离滴水岩很近。她父亲是独子，偏偏一连生三个女孩，所以叫她三妹。她奶奶一肚子气，整天冷言冷语骂她妈妈，硬是将她妈给气走，另娶媳妇，没想这新媳妇又一个接一个生女孩。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家里给罚款罚得精光。可是在奶奶的逼迫下，父亲仍然想生男孩，带着新媳妇远逃他乡，丢下一堆女孩像野生的鸡鸭一样没人管。

幸运的是，她长得漂亮。她读小学五年级那年，郭章楠当时在清溪支行当行长，他老婆生孩子，回家找保姆，找到了她。孩子带大了，他觉得她挺不错，不忍心送回穷山沟，将她安排在本行内部招待所当服务员。随着年岁增长她越发漂亮，还挺聪明，在山村姑娘与城

市女郎的角色间结合得恰到好处，人见人爱。今年初，市分行在行长室门口设个迎宾岗，找临时工，很自然把她要了来。

这几年，教育银行搞“减员增效”，小姐们都成阿姨了。郭三妹到来，让整个教育银行大楼都亮起来。她的岗位是那么显赫，大老男人像追星族样，争着看上她一眼跟她说上一句话。行长们是那样宠爱她。她又会喝酒，凡是接待重要客人都要带上她。多么令人羡慕啊！有人感慨说：读书有什么用？身为女人，只要漂亮，比什么文凭都值钱。

郭三妹也爱漂亮。她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但她不爱穿行服。说起来，教育银行的行服不是一般的工作服，男男女女名牌西装，一千多元一套，没几个人穿得起。可是，好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嫌大家穿一样不好看，并不爱穿，一下班就要换掉。她也跟风，每天要穿自己花花绿绿的衣服来，到了行里才换上，下班时又换下。行长室在八楼，女厕所都没有，她换衣服只好跑九楼，叶素芬的办公室成了她的更衣室。

可以说，郭三妹跟叶素芬接触最多，对叶素芬来说也是。女人亲热起来跟男人不一样，什么话都要一起说，厕所也要拉个手一起上。拉上她的手，叶素芬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她们一起谈吃谈穿，谈昨晚看的电视，也谈男人女人。郭三妹很多电脑功能不会用，叶素芬教她。叶素芬的工作有时忙不完，郭三妹会帮她。两人像是姐妹。现在去滴水岩，叶素芬忍不住要告诉郭三妹。

方妮一听方浩铭要带她到外面玩，欢呼雀跃，手都拍红了。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3）

素芬则沉了脸："你不能去！你不要读书是吗！"

"讨厌！"方妮的脸立刻蔫下来。

"让她去吧！"方浩铭说，"你不让她去，她一个人在这里不读书，你也不知道。她去了，精神好，读书效率高，不是更好吗？"

叶素芬理论不过方浩铭。方妮不计较母亲的态度，高高兴兴，连夜收好小行囊。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比父母还早起床，背一会儿英语单词，三包牛奶一起热了。等他们起来，她已经背上行囊。等他们背上行囊，她已经在门外催促："快点啊！"

穿鞋出门时，叶素芬突然想起："你要带一本书。没事的时候，就看书。"

"好吧，你帮我拿一下。就拿英语，我背单词。"方妮欣欣然。

方浩铭和叶素芬各背了一个包。方妮争着要帮叶素芬背，被谢绝。她便走在他们当中，一手拉一个，一阶一阶跳着下楼梯，欢欢喜喜。

一下楼，碰上捡垃圾的妇女。她在院子里用手给一家一户的垃圾分类。又黑又大的苍蝇纷纷扬扬，像蝶恋花一样围绕垃圾和分捡垃圾的女人。方妮掩鼻而过。叶素芬追上几步，抓住方妮的手说："你看这种女人命苦不命苦？可是没办法啊，要生活，再脏再累也得干！谁叫她不好好读书呢？要是读好了书，就会有好的工作，哪要干这种又脏又臭的活？"

方妮头往左边一歪，没吭声。

出大门进小街，有一堆农民工坐在街边东张西望，男男女女，带着锤子、钢钎、土箕之类，等着搞新房装修的人家前来雇用。迟迟没人来雇，百无聊赖，有的席地而坐，有的伸展四肢仰躺路边，最讲究的一个是捡了两个空易拉罐当小凳子坐。叶素芬适时解释说："他们

也是没有好好读书。要是读好了书就会有好的工作，高楼大厦，窗明几净，四季如春……”

方妮头往右边一歪，仍没吭声。

这时，有一个穿得非常时尚的女郎迎面而来。她的双肩全都裸露，仅着的一点小衣薄如蝉翼，黑色的胸罩明显透出，肚脐和腰身肉乎乎地若隐若现。叶素芬第一个感觉是这女孩真青春，第二个感觉是她的身材真好，第三个感觉是她的职业一定很贱。她从他们身边走过，飘出一阵香风。叶素芬用巴掌扇了扇鼻子，不失时机地引导女儿说：“这是坏女人！没有正经工作，晚上搞‘三陪’，跟男人鬼混，不要脸。她也是没有读好书。要是读好了书，就会有好的工作，有钱有地位，活得有脸有面……”

“注意：今天的指标用完啦！”方妮奔到前面，转过身来提醒叶素芬。

“就三次啦？”

“哇噻——，你想耍赖啊！刚才碰到收垃圾的讲一次，碰到农民工讲一次，现在碰到‘三陪女’又讲一次，不是三次啊？”

原来，方妮早就厌烦叶素芬的“思想教育”了，要求每天讲学习的事最多三次，一超过就要强烈抗议。她也体谅孩子，现在十来岁的孩子都懂得自杀，不能逼过分，同意事不过三。现在，方妮伸了三根指头伸到她鼻子上不停地晃着，逼她认可。她认为有失尊严，拉下脸来：“拿开！再不拿开我旋转你！”

“你也真是！”方浩铭出面干涉，“你凭什么说人家是‘三陪女’？给人听到了，甩你的嘴！”

叶素芬很不高兴：“人家教育孩子呗，你插什么嘴！”

正吵着，车子来了，三个人鱼贯而上。

这是一种面的，可以坐六七个人，像公共汽车一样随处停。途中上客时，刚停车，就有个奶子大得让叶素芬羡慕的中年妇女挑着新出的橘子跑到车边叫卖，但车上的人根本不想买。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4）

面的正要开走的时候，有一辆客货车嘎的一声在边上停下，从车上下来四五个穿灰制服的人，其中两个径直奔到那妇女面前，说她无照经营，要没收，不由分说把那挑橘子往客货车上抬。那挑橘子总值不过一二十元钱，但那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怎么能轻易让他们拉走？她两手紧紧抓住筐不放。

一个灰制服气得一脚把筐踢翻，橘子便撒到街上。有几辆车过去，把很多橘子碾成烂浆。灰制服走后，她边哭边捡几个逃过车轮的橘子，两个硕大的奶子快要拖到地上。

面的继续前行。叶素芬忍不住回望那啕哭着满街捡橘子的妇女，同情得很。她觉得这又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想开口对方妮说，又想今天的指标已经用完，决定明天补说。现在，她转而想那妇女很可能是下岗的，哪天自己要是下岗了，说不定也像那样。

不想，方妮也回头远望那疯子样哭着捡橘子的妇女，模仿叶素芬的口吻说："那女的也是没有读好书。要是读好了书……"

"好了好了，知道就好！知道就要好好读！"叶素芬有点难堪，但不生气，"她们有的不是不肯读，不会读，而是因为家里穷，没钱读书，国家还要求我们给贫困大学生发放贷款……"

到汽车站，方浩铭一家三口下车。郭三妹还没到，他一起买了她的车票，在门口等待。

开车前两三分钟，郭三妹跑来，喘着粗气道歉："实在不好意思！闹钟响了，就是不会醒。迷迷糊糊的，好像听到又好像没听到。我随便洗一把脸就跑，下楼才想起忘了带MP3。怕你们等，没回去拿。"

方妮说："我爸爸妈妈也爱睡懒觉。"

"去去去，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叶素芬训道，"快叫姐姐好！"

郭三妹甜甜地笑笑："叫阿姨！"

“叫姐姐！”方浩铭也要求说。

“姐姐好！”

“哎——，小妹妹真漂亮！”郭三妹牵了方妮的手，一起上车。

郭三妹和方妮欢快地走在前头。郭三妹今天穿一身牛仔服，更显得窈窕玲珑，婀娜多姿，方浩铭看了不免想入非非。叶素芬在身边，他的目光不敢在那多停留。忍不住再看了一眼，移到女儿身上。这下更糟：女儿跟郭三妹一般高了，而且背上看去也差不多像她那样一个成年女子。

他突然想：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女儿了？那么，我该算“老”了？我应该有点“老”样，不该再看妙龄女郎了？可是，他觉得比以前更欣赏女人了！以前，被炙人的性欲驱使着，饥不择食，没多少心思欣赏女性美。穷人家出不了好厨师，性饥渴时出不了如诗如画的爱情。只有如今，口不渴了才能好好品茶，不急于上床了才能好好欣赏女人。当然，现在漂亮女人也多。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女人肌肤、身材普遍好起来，加上思想解放，打扮趋于开放，越来越抢眼。相比之下，妻子则似开后之花日趋枯萎。他近来常常发现自己越来越“花心”……

女人开放了，男人没救了！这世界，要是没有法律，没有道德，那将多可怕啊！方浩铭由衷地感慨，并像以前被性欲折磨得难以自持之时一样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让女人毁了！

大自然造化很奇怪。才一县之隔，隔河相望，丹岩为丹霞地貌即假喀斯特地貌，清溪却是喀斯特地貌，景观迥异。清溪这一带有几个石灰岩溶洞，有的还小有名气。相比来看，滴水岩太小家子气了。在古代，大小地方喜欢列八景十景什么的，滴水岩为本县之首。但如今交通便利，随便一走也到邻县，滴水岩越发像一个弃妇。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5）

滴水岩在通往清溪的公路附近，离县城尚有十几里，方浩铭一行下车步行。

大路两边，种满了红豆杉。方浩铭早听说，红豆杉本来属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树种，但清溪有个林业专家，解决了红豆杉种子发芽率低的关键问题，在育苗、种植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美国发明一种天然抗癌新药，对治疗晚期卵巢癌、乳癌、非小细胞肺癌和卡波络氏肉瘤等恶性肺瘤疾病有良好的疗效，是近二十年来药物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未来十年最有希望的抗癌药”。这种药叫紫杉醇，主要来源于红豆杉。于是，清溪县大规模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人工红豆杉种植区。人们渴望它能快快长大，成为甩掉贫困县帽子主力。那么，银行能沾它点什么光？方浩铭想，但一时想不透。

叶素芬和方妮则注意到红豆杉漂亮。在这越来越多草木转黄转枯的时节，它像柏树依然翠绿，而且像春夏时节的稻田一样绿了一片又一片。认真一看，茂密的绿叶间，点缀着许多红红的豆豆。这种红豆像灯笼，但是很小，显得非常精致，玲珑可爱。方妮忍不住上前摘，叶素芬则问：“有首诗说，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是不是就是这种红豆？”

“不知道。”方浩铭如实说。他自小生在山里，见过无数花草树木，但很多都跟书本上读的对不上号。

在郭家坪村口，有一条小路通往滴水岩，路面用鹅卵石砌过，现在看来像徐娘半老脸上残留的风韵。这条路已经好久没人走了，要不然路心的小草不会葱郁。高一些的草争着往路心长，草中有些星点儿但很灿烂的野花，挺漂亮的。

石拱桥不知何时塌了一角，没人修补。附近山上树木不成林，唯有岩洞前留了一片茂密的碧绿——那是苗苗条条的柏树和凤尾竹，其

间有几棵硕大的枫树，赤条条的，像北方的冬一样显得荒凉。林间若隐若现着一个亭子，又使这变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里头的插图。现在中国热闹的景点多得是，但像这样充满古意的景致，难得一见。

岩洞里头就不敢恭维了，无非是些岩泉从石中雨样滴下。但郭三妹介绍说，有人做了试验，往洞里的泉水中撒下谷壳，两天后会在几里地外的小溪漂出来。方妮听了很感兴趣，要折纸船漂下去，但几个人身上只有餐巾纸，一下水就糊。她不死心，忽发奇想，竟然想到用纸币折。方浩铭随即骂道："你疯了！"

"算了！算是买门票吧！"叶素芬也宠方妮，说着马上掏出几张簇新的一元钞，"让那些农民捡了，算是扶贫吧！"

方妮把她在幼儿园时候学的折纸技术全都回忆起来，不仅折船，还要折小鸟、飞机，各种各样。叶素芬钱包里几张较新的小钞很快折光了，方妮掏方浩铭的口袋，甚至要折一张十元钞。他又想生气，转念一想有些开心是用钱买不来的，而她的笑好像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难得开心一次，花它一两百元算不了什么。

他还想起"红叶题诗"的典故：有个宫女寂寞难耐，在一片红叶上写情诗，通过小水渠漂出深宫。这类浪漫的事，只有女人做得出。现在，女儿还小，但她已经是女人了！这么想着，他不再反对，反而为自己刚才的态度惭愧，踱步出洞。

方浩铭驻足洞外残桥，欣赏洞口的古木和古亭，赞叹不已："漂亮！真是漂亮！这么漂亮的地方，拍个武打片，那该多漂亮啊！"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6）

中午要赶到池子林家吃饭，可是方妮在滴水岩玩太久，本来还想到郭三妹家和那后头一个庙去看看，显然来不及了。

方浩铭大学同学在本省总共才八个，在清溪倒有一个，这就是池子林。

池子林挺活泼的，班里有活动还会表演诗朗诵。毕业后，分配在省行国际业务部。可他太单纯了，对一些账目老是疑神疑鬼，并说领导乱开支什么的，向有关部门举报，又一级一级告到总行。上面一次一次要求查，一次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倒是把他自己的名声搞臭了。气起来，索性辞职回家。但他名声臭到了县里，不论国企还是私人企业，都没人敢再用他，他只好和妻子两人开一间地方风味小吃店。方浩铭到清溪出差，有空时到他小店里坐坐，喝喝酒吹吹牛。

“卖虾米的，我现在收入比你差不到哪儿去，你信吗？”几瓶啤酒下肚，话也多了。池子林说这话时，两眼直盯着方浩铭，显得很自豪。

现在机关青年很多人白天先报到上班后溜上街吃早饭，晚上聚几个朋友说是喝茶实际上也是喝酒。池子林主要针对这类顾客，特色是当地传统风味小吃“碧玉卷”，还有一些卤味和汤菜，薄利多销，挺受欢迎。但要说多赚，像银行职员一样月收入几千，方浩铭不信。以往想起这位老兄，他心里总很同情。现在才发现，池子林根本不需要同情。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穷人自有穷人笑的理由。要是简单用一两个价值标准衡量，岂不是大多数人都得自杀？他笑了笑，附和说：“会发财就好啊！”

“我只是负担重。老婆身体不好，又养三个孩子，现在都上学了，学费一年比一年贵。”

“那是那是。”这么一说，方浩铭信了，“说实话，要是我养三个孩子，真不知道怎么办。”

池子林的小店就开在自己家。这房屋是高大的青砖大瓦房，有一两百年的历史。门前小街的历史也许更久，不过近年铺上了水泥。半个多世纪前，工农红军进驻清溪，一个师部就设在池家大院。大院临巷的高墙上，留有红军的标语，前不久又临写过，醒目得很。这条巷本来叫“池半巷”——意思是说以前池姓人家占了半条巷，后来改名为“红军巷”，作为县级保护文物，每年开展一些政治活动，对那条标语顶礼膜拜。多亏了这光环，其他地方旧城改造改差不多了，这里还没人敢动一指头。

然而，隔几个月没来，这里还是变了：前后左右都拆完，只剩用石灰水写着大大“拆”字的池家大院孤兀在那儿。

叶素芬狐疑地问：“应该没人住了吧？”

“应该不会吧！”方浩铭底气不足。

“你昨天晚上不是挂过电话吗？”

“是啊！我挂手机……他又在OK厅，吵吵的，没说搬家，应该还在吧！呶——那房子，那小吃店……没错！”

方浩铭牵着叶素芬，叶素芬牵着方妮，三个人小心翼翼穿越乱七八糟的残垣断壁。池子林远远望见他们，跑出来迎接。

池子林早见过叶素芬，但在家里请她吃饭这还是第一次。为显示特别友情，他今天煮了一碗特别的菜：虾米炒蕨菜。这可不容易。蕨菜春天才有，本来一过季节就没有，现在有些人会春天采好，冰冻起来，四季分着吃，有贵客才拿出来。她知道这还有个“典故”，大笑起来：“孩子啊，你猜这碗菜值多少钱？”

方妮伸出一个巴掌，手心手背翻了翻：“十元。”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7）

叶素芬摇头。

“五元！”

“错，——往上猜！”

“十五元？”

“错！翻倍——十倍——百倍地翻！”

“哇——，比麦当劳还贵？”

方浩铭和池子林给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原来，有个笑话说海边人到山区卖虾米，说那虾米是一只一只地从大海里抓起来的，又一只一只地拗弯压扁，描红点黑，所以要卖非常高的价钱。有个山区人针锋相对，说蕨菜一个山头才长一根，要爬几十座山才能找一碗蕨菜，所以也要天价。刚好他们一个来自山区一个来自沿海，蕨菜和虾米便成了他们的外号。

主食是池子林的品牌——碧玉卷。这是用韭菜汁拌米浆煎成碧绿的薄饼，然后卷上油黑的香菰、金黄的笋干、雪白的豆芽和瘦肉，既漂亮又美味。方妮是头一回吃，胃口大开。本来，她把吃饭当任务应付，经常嫌为她盛多了饭，以致叶素芬威胁要好好饿她几天。今天，看她吃个没完的样子，叶素芬忍不住说：“好了，不敢一下吃太饱！去，跟弟弟妹妹去玩一下。”

池子林第一个孩子是儿子，比方妮小月份而已，第二、三是女的双胞胎。几个孩子不大会读书，挺调皮的。趁着有客来，拼命啃鸡爪，一个个吃得满嘴黑不溜秋。方妮不喜欢他们，自己坐到一边，拿出书来看。

话题很快触及拆迁。

房子外面，到处是陈旧木料和破碎的瓦砾，再就是清理旧料的人员。为了迫使池子林等几户“钉子户”就范，昨天已经切断了这里的水和电。今天，他只好到远处挑水，生意则停了。

池子林怒不可遏地骂道："李玉良这个王八蛋……"

"你说谁？"叶素芬吓了一跳。

"李玉良，现在的县委书记……哦，对了！"池子林这才想起，响亮地拍了一下大腿，"是前一段时间从丹岩调过来的，听说他就是丹岩人，不会是你什么亲戚吧？"

"没……没……不是，不是哩！"叶素芬连忙否认。

方浩铭想起来了，李玉良参加过岳父的葬礼，当时就有很多人议论过，但叶素芬至今也不知道他跟"好好先生"有什么交情。他没有点破，只是笑问："县太爷怎么你啦？"

池子林有所意识了，话语变得谨慎起来："应该承认，李书记水平是有的。一个小小县城，翻来覆去'改造'，油水早被人家捞光了。只剩一条'红军巷'，涉及政治，没人敢动。他李玉良就敢。号召大家解放思想，也说得条条是道。他说，革命前辈打江山，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后人能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霸占一块风水宝地，永永远远霸占下去，妨碍子子孙孙的生活。我们把这条巷改造成一条新街，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革命前辈在九泉有知，只会露出欣喜的微笑，欣慰地说：我们革命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说得也真是在理。"方浩铭说。

池子林说："我没说他说得不在理。问题是，说了要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要做到啊！他们做不到，做的是另一套！"

"怎么啦？"

"你算算看，要我们拆迁，补偿费每平方不到五百元，卖给我们地皮却要每平方一千多元，你说有多黑！"

"这当中肯定有差价。人家还要通水、通电基本建设，要不少投入。"

"谁也知道那要投入，谁也不指望政府贴我。要住新房，肯定要有付出。问题是，你不能成倍成倍地涨啊！拿了刀，把我们当猪杀！"

看来，池子林积怨太深，方浩铭当不了他的牧师。转念一想，觉得也没必要多费什么口舌，——没水、没电又没生意，他能坚守几天?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8）

这天下午，方浩铭要到清溪支行去竞聘演讲。

上午，偏偏事情很多，叶素芬想早点儿走也走不开。直忙到下班整点，她几乎是连走带跑。路上，顺便到市场买点菜。都是买最简单的：花蛤豆腐，直接煮汤；长豆清清楚楚，漂漂亮亮，没一点虫眼，洗一下切了就可以炒；再就是小鲤鱼，买的时候就破好了，直接清蒸。三下五除二，风风火火一阵子就上桌。

吃饭的时候，为了诱导方妮多吃青菜，叶素芬和方浩铭一个夸长豆，一个说本来现在早过了吃长豆的季节，多亏现代科学技术，四季如春，冬天可以吃春季的菜，春天可以吃冬天的菜；一个说棚栽疏菜多漂亮啊，又肥又长又嫩，一个虫眼儿也没有，要不然得一根一根拣，一段一段择，哪能这么快上桌？可方妮还只是为完成某种任务吃了点儿，叶素芬因为吃昨天晚餐剩下的粉干几乎没吃菜，方浩铭则怕青菜剩了倒掉也可惜拼命吃。人还没下桌，事情就出了，跑卫生间不停。怀疑是长豆残留的农药过多，而今天中午太匆忙没有浸泡洗净，吃了中毒。马上跑上街看医生，果然是这样。大问题没有，只是泄个不止。

“唉呀——，都怪我！”叶素芬叫苦不迭。卖长豆的那是个跟方妮一样大小的女孩，肯定是刚放学来顶父母回家吃午饭，在那吵吵闹闹而又浊气熏熏的菜铺上做作业。她看了很感动，一看那菜又好，价也没讲就买一把，谁想会买到害人的菜！真是心不能太软！现在，看丈夫在那里上吐下泄，她自责不已：“都怪我！”

“没事！一个大男人，这点毛病算什么！”方浩铭不以为然。甚至，他心里想：怎么不再严重点？索性弄得趴下，躺到医院，不参加演讲也说得过去。这样……这点小毛病，看上去好好的，人家还以为你装哩！装病不参加了，临场逃脱，狗熊了……不，我不仅要参加，而且要争取再赢一局！

方浩铭买了一盒洋参丸跟医生开的药一起吃，按时出发。

市分行伊行长、上官副行长带着人事部、监察室、个人银行业务部、公司业务部、会计部、计财部等有关部室主任十来个人，开了大小两辆车。

方浩铭坐后头一部面包车，中途上了一次厕所还要上，惹得同伙们取笑，说他肾功能有问题，轻易跟男女问题挂上钩，你一句他一句，热热闹闹，开开心心。他不想扫大家的兴，没说明是肠胃问题。没想这司机张达成大大咧咧，说了粗话不过瘾，还要捉弄他，听到喊停车还要再开一段路又一段路。

“他妈的，你再不停老子把你狗屁车子都踢了！”方浩铭怒火中天。

大家一看不对头，连忙帮着叫老张快停。方浩铭连滚带爬下车，顾不上跑远，就在路边三五米的草丛边蹲下。有人看不过意，叫张达成往前开几步。

裤子还没穿起来，方浩铭就感到懊悔：刚才太粗鲁了，跟车夫计较什么呢？车上坐的，除了三个竞聘者，都是评委啊！光是这印象，人家就不会给你打高分了！这么一想，一回车上，屁股还没坐定，他就解释说：“实在对不起啊！今天中午吃的菜有点问题，还好马上拿了药，现在还算好多了……”

演讲在清溪支行会议室进行。除了市分行来的评委，还有支行全体员工。发表演讲先后顺序，抽签决定。演讲评分，当场统计并公布。

第一个演讲的是安乐支行信贷科长罗流成，得九十六点三分。方浩铭觉得这分够高了，高得他望而……反正他觉得自己得不了这么高的分，不“望”了。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9）

第二个是清溪支行的办公室主任陈一平。应该说他讲的内容是更好，但他的口齿有点不清，结果得九十四点八分，比第一位低。方浩铭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第三个就是方浩铭了。尽管准备很充分，他还是有点慌张。眼前一大排领导，他不敢正视，只能把目光投向黑糊糊的后排。

方浩铭觉得自己没什么优势可言，便把重点放在奋斗目标上。他说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业务显著发展，经营效益显著提高，员工收入显著增加。为此，他说："清溪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总量小，金融资源有限。但近两年，固定资产增长较快，今年增幅达一点六倍。国有企业改制率达百分之八十五，这标志着该县经济已向私有化快速发展，我行业务可以少受或者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

话音未落，方浩铭突然觉得这句话欠妥：显得太被动了！这篇演讲稿再三斟酌过。当时考虑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只是从避害角度着想，而没有从趋利的角度着想。此时此刻，鬼使神差，豁然开朗。他略为顿了顿，接下来谈旧城改造商机时，离开原稿，临时发挥说："当然，我不是说要摆脱地方政府。前些年，金融部门的党组织关系也脱离了地方，可地方党政领导依然关心我们，特别是对清溪支行。大家知道，由于种种原因，县领导对清溪行很不满意，大会小会经常批评我行。说批评，算客气了，实际上是谩骂。今年年初，县委黄书记在大会上还说，要评选服务地方经济最好的部门，也要评选最差的部门。这话一出，很多人马上就推测到，如果真要评最差，非落到我们行头上不可。那样一来，我们的经营环境必然更糟。所幸的是，黄书记调走，来了李书记。李书记很快给清溪带来了新的商机，比如'红军巷'旧城改造。如果能抓住这个项目，从拆迁补助资金存款、建设资金贷款到商品房按揭，可以给清溪行带来一系列大笔的业务。光抓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帮助清溪支行打一个翻身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

遇，一定要牢牢抓住，决不能错过。刚好，李书记是我岳父的老朋友。我如果上任清溪支行行长，我首要抓的工作就是县委、县政府公关，确保抓到‘红军巷’旧城改造项目……”

结果，方浩铭得分九十六点二，最后以零点一之差名列第二。

这样的结果，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方浩铭之所以把演讲看得很重，只是怕丢面子。这一点，如愿了。他没料想的是，不知怎么突然会提到李书记，而且是炫耀地。

演讲结束，清溪支行请评委和竞聘人员吃夜点。人数不少，摆了两大桌。行长们坐主宾桌，加上主人，还差几个位子。大众场合，大家都装得很清高，争着躲到另一桌。市分行行长伊之冠笑了笑，招呼说：“方浩铭——，你过来！”

伊行长是个烟鬼，牙齿给熏得像刷了一层黑漆，但从他嘴里出来的话语，让人们心头一亮。人们一边劝方浩铭快过去，一边在心里嘀咕：这小子有希望了！

“还有你们……参加竞聘的，一起过来，今天晚上，你们是主角嘛！”伊之冠目光犀利得很，马上意识到了什么，很快补充说。

方浩铭觉得受宠若惊，但他心里又叫苦不迭：糟了！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1）

《子不语》记：“忽鸡叫一声，两鬼缩短一尺，灯为一亮。鸡三四声，鬼三四缩，愈缩愈短，渐渐纱帽两翅擦地而没。”

方浩铭演讲结果叶素芬当晚就知道了。

估计演讲结束时，她打他的手机。当时他在吃夜点，大家忙着敬酒，满是吵吵嚷嚷。他走到外面，简单报告得分情况。她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转告正埋头做作业的女儿，然后挂电话告诉郭三妹。

第二天上班，她很想将这捷报告诉郭章楠，又怕他会有看法，只好强咽着。没想这消息已经传开。上班不久，郭章楠踱步到她办公室来，开门见山说：“小叶，你要准备请客了！”

“我请客？”叶素芬装傻，“我请什么客？中奖了？”

“比中奖还重要。”

“不可能吧，你有没有搞错啊！”

“小方还没回来？”

“说是上午回来，好像还没到。”

“到了你就知道。”

“知道什么呀？”

“知道你该请客。”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反正……你准备好就是了！”

郭章楠说着踱回自己办公室。叶素芬感到余兴未尽，真希望他能多绕几句，但他没再过来，气得她心里骂了一句：这个臭蟑螂！

快下班时，叶素芬找个借口到臭蟑螂办公室请示工作。他打几句官腔，并没有谈及方浩铭演讲或者要她请客的事，她感到很扫兴。男人就是粗心。想当年，欲说还休之时，方浩铭可把她气得够戗。

下班时，挤了满满一电梯，个个憋得难受。

郭章楠的手机短信响了，磕磕碰碰拿出来看，觉得有趣，就念出来：“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我近期要留学去美国，手续都办好了，这可能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个短信。我也没办法，真的！布什说，没有我他对付不了拉登。”

不少人发笑。

“那有什么好笑？”监察室老胡说，“我上午收一条更精彩。上联：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的电话；下联：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候一辈子。横批：说着玩的。”

大家大笑起来。当然，女同胞们的笑是克制的，忍不住了才爆发出来，爆发完又收敛住。叶素芬失控了，开怀大笑，男同胞们不笑了她还在笑。

一出电梯，人们的目光习惯地往经常张贴通知之类的墙上扫去，发现新贴了一张红纸，赫然公示罗流成和方浩铭的演讲成绩，宣布他们进入组织考核程序，谁如果对这两位有意见，可在七天之内向人事部或者监察室反映。马上有人嚷道：“难怪叶素芬这么开心！”

“我说了你要请客吧！”郭章楠说。

叶素芬说：“那有什么好请的，八字还没一撇呢！”

“谁说还没一撇？”于雨鸿说，“一捺都快写到底了！”

从办公楼出来，穿过两条小街，叶素芬到菜市场特地多买了点好菜，要好好慰劳一下方浩铭。回到家，却发现他已经煮好饭菜。她将手上的菜往门边一搁，马上奔过去给他一吻：“老公哎——，我老公真行！”

早上吃完饭，市分行一行人打道回府，十点多一些就到川州。方浩铭直接回家，想好好休息一下。这一段时间忙考试忙演讲够累了，昨天食物中毒拉得浑身疲软，昨晚喝酒喝得###分醉，今天又坐车坐一百多公里，真快顶不住。他想马上上床，睡他三天三夜。接下来结果怎么样，能不能当上行长，他本来就没放在心上，现在更可以不管

它。然而，他清醒地意识到，昨晚演讲临时发挥那几句，肯定像钉子一样钉到行长们的心里头去了。

现在，他面临一场更严峻的考验：是不是真的能把清溪县委书记李玉良的屁股拉到教育银行的椅子上来？想到这个问题，他昨晚就睡不好，今天在车上睡不着，回到家里仍然睡不了。心虚和焦虑，令他坐卧不安。他不再怨叶素芬将他踢下水，只恨自己多嘴，还真抡起巴掌掴了自己的嘴。为了逃避内心的折磨，他索性不睡了，跑上街买菜，回来又煮好。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2）

叶素芬拉着方浩铭的手到餐桌边："我们先吃吧！"

"等一下我宝贝女儿吧！"

"没关系，先喝点酒，庆贺一下。"叶素芬取来两听啤酒和杯子，并开了帮他倒。

方浩铭看着橙黄色的啤酒在杯子里随着白沫迅速满起，一种诗情油然而起："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错，现在是冬天了，只差漫天飞雪。"叶素芬端起杯，递给方浩铭。

"可我今天春风得意，不是吗？"

"那是——！不过也错，我可不是什么红酥手了……"叶素芬淡淡地笑了笑，看了看自己端着杯子的手，伤感起来，"你看……青筋暴跳……鸡爪样的……"

"在我心目中，依然是红酥的！"方浩铭抓着叶素芬的手喝了那杯酒，又吻了吻那指头与手掌相接的骨肉，"永远是红酥的！"

"但愿吧！"叶素芬自己饮了一杯。

"哎，问你个事。"方浩铭换个话题，"清溪那个李书记跟你家究竟什么关系？"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你想一下！"

"那……好，我慢慢想想。"

"什么慢慢，要快点！"

"想事情还能快吗？"

"那也不能慢吞吞啊！还天天骂我洗迟了'三朝'，我看你才是！"

"你真要去当行长了？"

"那倒不一定，说不定还只是陪选、陪示众。"

"谁说你是陪的？你比第一名才差零点一分。"

“人家短跑亚军才差零点一秒呢！”

“所以，你想找找那个李书记，请他出面帮忙说一说？”

“那倒不是，那不是！”方浩铭竭力掩饰，“是我那同学，你那天没看见吗？他家给拆得那样子。”

叶素芬一整天都沉浸在喜悦当中，好像方浩铭最终成功了一样。

喜事是需要有人分享的，否则结婚生子没必要请客。女人的喜事多，买一件新衣裳、换一个新发型都得找几个人赞赏一番。但很可惜，他们部室一共才两个人，又每人单独一间办公室。更遗憾的是，不比业务部室，他们没有小金库，不能像方浩铭他们那样经常聚一聚。

郭章楠说要她请客，她很想顺水推舟请一下，可这粗心的男人没有再说，他要是再提一下她爽快就请。方浩铭还没有上任，她不能主动请，其他又找不出什么理由，只好作罢，只能呆呆地坐在那懊气。

叶素芬关电脑准备下班的时候，郭三妹跑上来更衣。叶素芬说：“我以为你今天不换了。”

“要哦！”郭三妹边脱边说，“行长来了几个老乡，突然来的，等安排吃饭，我不好走开。”

这话提醒了叶素芬，连忙说：“我们也去吃饭算了，我请客！”

“你请客？真的——？”

“我老公有饭吃，我懒得做饭，想随便吃点快餐。”

“好啊！我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输了谁买单！”

“锤什么啊，我请你就是！”

“今天你怎么……哦——，我知道了！”郭三妹看了看门外没人，伏到叶素芬耳边说，“是不是因为你老公要升官了？”

“你胡说什么呀！他升不升官跟我有什么关系！”叶素芬也看了看门外没人，伏到郭三妹耳边，“哎，你是不是听行长们说什么了？”

郭三妹连连摇头。

“如果听到什么，悄悄给我说一下。”

川溪本来没有船。前几年，在下游市郊建一座水电站，市区河面给抬高。精明的老板马上发现商机，建了大型游船，往返于乐野、茁芜两个区之间，供人边观赏城市夜景边饮食作乐。这样的游船有三艘，对教育银行来说最方便的是“蛟湖号”。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3）

川州教育银行办公大楼坐落在河滨的大桥头，蛟湖号游船的码头就在桥下。这游船造型别致，仿效蛟湖风景区最出众的景点——江滨那只金猫。天一暗，金灿灿的彩灯就把一只蹲着的猫的轮廓勾画出来。那两只眼睛，还有贼亮的光随着音乐变幻，像探照灯样的直射天幕，让这只“猫”像叫春一样活了起来，强烈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

蛟湖号游船有三层，底层饮食，中层卡拉OK，顶层露天喝茶、赏夜。这船的老板是闽西人，特色菜是河田鸡。这鸡可谓久负盛名，据说早在唐朝的时候因为斗鸡夺冠，大名鼎鼎的李白还为它写过诗。后来，就以味美扬名，曾经在广州交易会评比中列为国际第二名鸡。现在，许多地方有专以这种鸡为主菜开的馆店，规模不大，价位不高，因此教育银行的职员私下也常到这儿来，当是高档快餐。

今天，叶素芬和郭三妹要了个单间，点了一只鸡和一两个素菜，然后打电话到家里找方妮，并站到船头等她。

没多久，“白眉大侠”郑兴哲和一个中年男人到这游船上来。当他得知叶素芬她们只有三个人时，执意要请她们一起吃。

方妮放学迟，又先回家，等到天黑才来。叶素芬带了郭三妹和女儿到郑兴哲那间，发现他们还有三个年轻女子。

郑兴哲先介绍那位男子：“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文澜轩茶庄的老板，姓余……”

“你叫我小余好了！”这男子叫余明玄，四十余岁，身材魁梧，肤色黝红，但牙齿很白，笑起来很纯真的样子，难怪很有女人缘，依红偎翠。他迫不及待地站立起来，手伸过圆桌到叶素芬面前来握，“本人现年二十二点五，未婚！”

“他是二十二点五公岁，尚未二婚！”余明玄左边一个漂亮的女郎补充说，引得大家发笑，气氛一下活跃起来。

笑声稍息，余明玄介绍这女郎：“这是老江，我的表妹，在市地税局工作！”

被称为“老江”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少妇。她说：“我姓江，是他干妈。”

“什么干妈，二妈。”郑兴哲说。

小江说：“我才不做二妈哩，要做就做他老妈！”

余明玄说：“行行行，你说几妈就几妈。反正，我晚上是要跟妈睡觉，要吃奶……”

“行啊，我先揍一顿我儿子再说！”小江抓起筷子就打。

另外两个女郎年纪跟小江相仿，是她的朋友，被戏称“小姨子”、“小香波”。

郑兴哲介绍叶素芬说：“这是我们行的，是我老乡，姓叶……”

“哦——，我知道！”余明玄叫道，“他爸爸我知道。”

叶素芬大吃一惊。郑兴哲也不敢相信：“不可能吧？”

余明玄正色地说：“真的嘛！她爸是老叶，就是那个老叶嘛！”

余明玄的目光早开始悄悄在郭三妹脸上逡巡，即使跟叶素芬说着话也不例外。现在，铺垫得差不多了，他将目光公然移向郭三妹：“这位小妹太漂亮了，害得我刚才一直偷看你！”

叶素芬早发现余明玄的心思，但没想到他会这么坦然。她笑道：“人还不都是一样的，眼睛、鼻子、嘴巴！”

“那不一样，差多了！你看这位小妹……笑起来……那两个酒窝……起码值五百万一个！”

女人们哄起来，抱怨余明玄为了讨好一个打击一片。叶素芬听了大笑，笑得非常开怀，因为她突然想起当年，方浩铭对她说“你一只手值五百元——一个指头一百”——当年他们工资每个月不到五十元，他给他家“聘金”也不过六百六十元。她想，这些男人啊，在心仪的女人面前，个个都是艺术家！再疯下去，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来。她连忙正色地介绍说：“这是我们行长办公室的，姓郭……”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4）

“她我更知道。”余明玄抢话。

“你当然知道，她爸爸是老郭！”“小香波”笑道。

余明玄却说：“她妈妈是……岳母娘嘛！”

郭三妹听得脸色发白。大家知道余明玄又在画符，但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笑不出来，也插不上话。余明玄自己喝一口酒，吊一下大家的胃口，这才说：“她妈妈是岳母娘，她是岳母娘的女儿。”

按理说，今晚的主宾该叶素芬。可是郭三妹来了，整个中心转向她。因为她年轻漂亮，而且会喝酒会耍点小赖皮。

她绰号叫“郭三杯”、“郭三点”，那是说她敬你酒喜欢一口气来大组、中组或小组，大组十二杯，中组六杯，小组三杯，不论啤酒红酒白酒，也不论大杯中杯小杯，首先在气势上压倒人。而你敬她的酒她则每每要少倒一点，荡出一点儿，又剩掉一点儿。男人大都很贱，往往会依她，每餐都要醉倒几个。

今天，连头发全白的郑兴哲也不知天高地厚起来，跟着叫“岳母娘的女儿”，喝了一杯又一杯。叶素芬只是听说她会喝酒，不免替她担心：“你还敢喝啊？你喝醉了，我是背不动哟！”

“这不用你操心啦！她喝醉了我背，保证不收小费！”余明玄马上接话。

小江吃醋了：“你想得倒美啊！”

“谁背谁啊！”郭三妹从纸箱里两手一口气拎出六瓶啤酒，“来——，我们先吹一小组！不够，再吹一中组！”

“不会吧？”余明玄拿眼瞪郭三妹，看她是不是开玩笑。

叶素芬说：“她原来在我们一个支行招待所，专门培训了几年……”

“何止几年！”郭三妹说，“我妈说，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天天生病，总是拉肚子，吃了很多药都不会好。有次听说一个偏方：用老酒、冰糖炖小红菇脚，就弄给我吃，病也真的好了，可我染上酒瘾。从那以后，我再哭闹，只要喂几滴酒，我就会乖下来。”

听郭三妹这么一说，再一看她的脸色，喝了那么多居然一点儿不变，余明玄怕了，不再跟她斗酒，转而说黄色段子。男人会说，小江和她的女友也不太逊色。叶素芬很不习惯，又不便发作，只能催方妮：“你快吃！吃饱回家做作业！”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过来敬酒。他是蛟湖号的老板，跟余明玄老熟了，在门口挤一个位子坐下，一个一杯敬过去。

服务小姐端上主菜白斩河田鸡，只好转到里头一些的郑兴哲身边。一不小心，碗滑了，鸡肉倒出大半。老板大怒：“怎么搞的！端不来不要端嘛，世界上三条腿的找不到，两条腿的还怕找不到？快端出去，端过！”

郑兴哲连忙起身，边扶好那半碗鸡边劝慰说：“算了算了，是我的错，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其他人也纷纷替那女孩说情。余明玄说：“算我们吃了，你别为难那小姐了！这碗鸡，五十多元，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对她可是一两天的工资！”

“一两天？”老板纠正说，“四五天！”

那老板走后，小江笑郑兴哲：“没想到，你还很会怜香惜玉啊！”

“什么怜香惜玉！”余明玄说，“肯定是他不老实，想吃豆腐，害人家小姑娘端菜没端好！”

“他妈的，真是好心没好报！”郑兴哲要他两边的人作证，“你问她们，我刚才的手是怎么放的！”

“那真是冤枉好人了！”叶素芬说，“刚才他这只手端着杯子要跟我喝酒，另一只手在那一边……”

“那说不定哦！”余明玄说，“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另一只手偷偷地从后头这样悄悄地抄过去……”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5）

余明玄边说边示范，滑稽得很，把大家逗笑。在笑声中，似醉非醉的郑兴哲时不时把手驮到叶素芬肩上。她以为他是无意的，可又发现他两眼色迷迷。以前跟他单独相处过，可从没觉得他好色。看来，酒真不是好东西！

女儿走了，叶素芬安定下来，也想开开心心地喝几杯，开开心心地笑几句。可是，他们的注意力始终在郭三妹身上。她被老一声“岳母娘的女儿”少一声“岳母娘的女儿”叫得飘飘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疯疯癫癫，几乎忘了还有叶素芬在身边。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年龄大了，而且不够漂亮，不奢望与这些小美女争什么风光，但她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你们慢慢喝，我先走，家里还有事。”

叶素芬边说边起身，没留商量的余地。郭三妹要一起走，男男女女不饶。叶素芬帮她说情，说是行长还有事找她，磨了好一阵嘴皮，又每人敬了一杯酒，这才放行。余明玄带了车，而且是他自己开，要送她们，叶素芬谢绝。

下了蛟湖号，叶素芬说家里真有点事，匆匆甩了郭三妹。她心里骂道：“这种狐狸精，再也不带她出来了！”

喝了几杯酒，叶素芬有点飘乎，便到江滨散步。时令已凉，河边已经没有人消暑，但还是有不少人。有一堆中老年人在跳舞，有些年轻人在谈恋爱。有一对站在路灯稍暗处，男的双手紧搂着女人的屁股……她不好意思往下想象，绕开这对狗男女，心烦意乱。她烦郭三妹，烦这对狗男女。她对郑兴哲没有多烦，突然想起方浩铭想了解李玉良的事。

郑兴哲不仅是叶素芬父亲的老同事，还是她的恩人。最早知道，那是二十年前，母亲意外去世，他像参加父亲的葬礼一样参加母亲的葬礼。更重要的是，那次葬礼结束之后，尽管他要职在身，却没有匆匆返回，而留两天，建议并几乎是代办了一件大事：让年仅十四岁、

正读初二的叶素芬“补员”母亲的职位。那有一系列手续，而且要公开作假，没有他这样一个人物鼎力相助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她非常敬重他。虽然没什么重礼，每个大年初一她都要上他家拜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她越来越为自己过早参加工作而没有好好读书感到后悔，但仍然由衷地感激他。那么，他跟父亲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难道仅仅是老乡和同事吗？显然不止。他们一定有着特殊的交情，他一定非常了解父亲。父亲那已经被彻底焚灭并加以埋葬了的心，一定还像幽灵般躲藏在他的心灵深处。该向他了解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老板，该向他拉点存款！

叶素芬立即返回蛟湖号，郑兴哲他们果然还在闹酒。

“我刚刚丢了一张发票，不知道有没有丢在这里。”叶素芬说，并当真在餐桌下寻找。

其他人连忙俯身寻看自己的脚下，谁也没发现什么。

郑兴哲努力回忆着说：“你刚才……刚才好像……没动钱包……什么的吧？”

“我忘了！”叶素芬抱歉地笑笑，“没关系，蛮找一下。才十几元钱，又不是正式发票，明天随便补一张，没关系！你们喝，打搅了，真不好意思！”

郑兴哲和余明玄等人热情地请叶素芬坐下来，再喝几杯。她客气几句，便领情了。没喝多久，转到中层唱歌。

一进OK厅，小姐泡上茶，余明玄却叫她倒掉，泡自己带的茶叶。几个口袋掏来掏去，最后确定一包。他说：“给小妹喝，要泡最好的！”

叶素芬问：“几包不一样？”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6）

“当然不一样！”余明玄掏给叶素芬看，“刚才拿给你们看拿乱了。你看——，这一小包是二十元的，这一小包是五十元的。”

原来，闽南人有个新习俗：口袋里像带香烟一样随时带着几小包茶叶，招待不同层次的人掏不同的茶叶。

郑兴哲可以说是看着叶素芬长大的，又共事多年，但从来没跟她这么亲近过。她不够漂亮，年龄又不小，根本吊不起余明玄的胃口，但对他来说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她很少到这类场合，唱歌跳舞都不在行。他仍然高兴，就坐在她身边，只围着她一个人转。他一杯又一杯敬酒，她只能喝一点点，他不在乎。他邀她一起唱《心雨》、《在雨中》等流行情歌，她居然不会，真有点狼狈。他不介意，自个唱得很投入。他独唱悲悲戚戚的男女声《难诉相思》，有一句“看暮凄凄似残秋，说不尽许多愁”，她觉得看不懂。不久，又唱一句“花白飘零水白流，肠断人倚楼”，她想该是“花自飘零水自流”吧？这些盗版东西真是粗制滥造！

“郑行长，我想问个事。”叶素芬可是清醒的。

郑兴哲显得豪爽：“没问题，你说吧！”

“清溪那个李书记，他怎么跟我爸会熟？”

“哪个李书记？”

“就是那个……那天，我父亲出葬，他也来了，还带了小车……”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看我这记性，年纪大了，就是容易忘事。要是以前啊，前个五年八年，我的记性还很好哩！什么事，只要我一过目……”

“你跟李书记熟吗？”

“不熟……不熟……一点儿也不熟！”

“那我爸怎么会认识他……肯定不只是认识，肯定关系不一般，不然他不会去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说是吗？”

“应该是的。怎么认识……这倒是……我倒是不知道。”

“奇怪……”

“也没什么奇怪。你父亲那个人，虽然……可是……可是做人很好，做人实在是厚道，待人真诚……你知道他有个什么特点吗？”

“不说话，只说一个字。”

“那是谁都知道的，我是说吃的方面。”

“嗯……我不知道。”

“你看，你们子女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从来不敢吃田螺！”

“好像是，好像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他说，他妈教导他：田螺是最笨——世界上最可怜的，不敢吃。你看，你父亲多……多么善良啊！”

“既然那么善良，怎么会当右派？”

“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怎么说得清楚呢？”

“那别人都不会，就他会？”

“那……那也是。那个时候啊，唉——，抓右派也是有任务啊，有指标，你一个单位非要抓一个两个不可！”

“那时候，你跟我爸是同事？”

“嗯，是哟。”

“那他是怎么当右派的，你应该知道。”

“知道知道，都一起嘛！可是具体怎么样，这么多年了，我好像忘记了。”

“哪天想起了，给我说说好吗？”

“你想知道？”

“我一直都想知道，可我爸不会说话。他去世了，问仙姑，他还一直叫冤。一到阴间，他就会说话了，会说一串一串，不是一个字了，真奇怪！”

“那是迷信！”

“不是！那声音很像我父亲。我是他女儿，我还听不出来吗？他还说，他的坟上有松树枝挡了他的风景。我特地去看了，果然……”

“不会吧！”

“真的哩，你以为我骗你呀？”

郑兴哲听得怔怔然，半说不出话来。

公示后第八天上午，分行党委决定聘任方浩铭为清溪支行行长，试用期一年。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官闽和人事部主任穆云找方浩铭谈话，告知这一决定，要求尽快办好工作移交，早日到位。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7）

“非常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厚爱！”方浩铭表态说，“我没有多少事情好移交，明天就可以去。”

上官闽笑了：“那倒不一定这么匆忙，后天去也可以。”

“既然已经定了，迟去不如早去。说实话，从刚才您通知的那一分钟开始，我的心已经转移到考虑一年后如何向党委交账上。那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担子也够重，我待在这里也不安心。”

晚上，国际业务部在大饭店设宴欢送方浩铭，请了叶素芬，还请了分管副行长上官闽。上官闽是省城人，早年插队在清溪。清溪支行储蓄专柜主任夏雪的父亲跟他在一起过，两家人很友好。这天夏雪到市里报社参加一个笔会，他便将她也拉来。

上官闽坐主人位，方浩铭坐主宾位，叶素芬坐次主宾位。方浩铭和叶素芬一起推让要让国业部主任李建新坐，可上官闽坚持要叶素芬坐。他发音虽然不够清晰，但是嗓门很大：“我们国家主席出访也带夫人啊！你今天也提拔了，‘航母’——括弧：享受行长待遇！”

老师的老婆叫“师母”，行长的老婆就叫“行母”——“ 航母”——“航空母舰”。叶素芬这些天本来就兴奋，现在听上官闽称她“航母”，没开始喝就陶醉了。

主题自然是方浩铭。首先是上官闽带头一人敬他一杯，然后是他回敬每人一杯。

第二轮，逐个敬方浩铭和叶素芬。叶素芬不会喝酒，一再求情，被准予每次喝四分之一。然后，他们夫妇一个个回敬过去。

第三轮，重点交流，从大领导开始。上官闽要单独敬方浩铭一中组，他开始怕了。照这样的标准显然喝不下去。他不得不求饶说：“行长，先休息一下吧！这一轮过来，一下就二十杯；一轮过去，又二十杯，扣除没倒满的也有三瓶多。我不会喝急酒，又是空肚子……”

大家唧唧喳喳反驳起来。上官闽说："听到没有？我敬不下去，别人也没酒喝啦！"

"那……"方浩铭说，"我跟行长喝一中组可以，其他人……"

"可以可以！"李建新说，"我们敢跟行长平起平坐吗？"

大家纷纷许诺可以跟方浩铭少喝点，他这才跟上官闽一口气干了六杯。

东道主李建新要喝五杯，方浩铭不好讨价还价。紧接着，国业部两位副主任要敬，上官闽连忙说情："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先吃一下菜。方浩铭一下喝了十一杯，该休息一下。"

没几分钟，两个副主任又站起来，要求每人四杯。方浩铭干脆利索地喝了。不等其他人举杯，他连忙提出："现在只能每人一杯了！"

马上有人表示抗议："那不行，应当每人三杯！"

但也有人表示同意："算了，谁叫我们不会当官呢？跟我们，不喝也没关系！"

"我看算了，做人做名气！"上官闽劝道，"不就是三杯酒吗，宁肯伤身体不可伤感情啊！"

叶素芬出面求情没用，要求代几杯也没被准允。方浩铭算了算，除了妻子，还剩六个人，三六一十八杯，确实艰难。可其中五个跟自己共事这么多年，一个是清溪支行的——最新部下，不喝面子上说不过去。他想了想，觉得不宜多讲价，只要求先"解放"一下。大家同意。到卫生间，方浩铭吐了半肚子，回来二话不说，一个一小组过去。

"方行长，我们就少点吧！"轮到夏雪时，她主动提出。

夏雪是位颇有风情的少妇，面色白嫩，点缀着好多个红艳艳的痘痘，挺抢眼的。男人的两眼左溜溜右溜溜总要溜到她脸上停一停，但对此立即表示反对："那不行，要一视同仁！"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8）

上官闽说："我看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他们两个人同意，不会少太多，过得去，也是可以的。"

既然领导定调了，大家不再反对。于是，方浩铭问夏雪喝几杯。她说："你是领导，你说！"

"领导在上我在下，你说几下就几下。"马上有人插了一句酒桌上常听的暧昧话，引起一番哄笑。

方浩铭彻底醉了，被同事抬回家，像死猪一样扔到床上。

叶素芬替他擦洗，脱鞋脱衣。给这样一折腾，他又吐，吐得床上床下一片狼藉。她重新帮他擦洗，换被子换床单拖地板，又忙乎了半天，但她毫无怨言。她仍然陶醉在从未有过的荣耀里。如果不是他，谁提拔她当"航母"？如果不是他，她怎么能在那样的酒宴上坐副主宾席位？如果不是他，她怎么能享受那些大领导一遍遍"敬酒"？

这一夜，轮到叶素芬失眠。她开灯看杂志，看不下去，抱着方浩铭的脑袋发呆。她想到了做爱。要是以前，出差前的晚上，哪怕再迟，非要来一次不可。听说男人出门前碰了女人不吉利，可他一点儿也不忌讳。好像没做一次，出门便无法安心一样。而回来，又好像是为这吸引着，能早一天绝不迟一天，能上午绝不拖到下午，一进家门就行吻手礼，随手抱上床。如果没喝太醉，今天晚上肯定少不了。

不过叶素芬马上又想，今天方浩铭即使不醉也不一定会做爱。好像……自从父亲去世前……前几天那次……还没做完……从那以后好像再没有过，真奇怪！当然，这一段时间心情都不好，要么陷于丧父之悲，要么忙于行长竞聘，哪有心思想那些？

方浩铭确实太忙了！

哎——白头发怎么变多了？叶素芬突然发现，用手拨开方浩铭的黑发查找白发。以前只是偶然发现几根，今天发现好多根。她两指甲捏住一根，用力一拔拔下来，但是连着几根黑发一起，把他拔痛了。

他晃了晃脑袋，没有醒来，继续沉睡。她吻了吻他被拔痛的地方，不忍心再拔，心想：如果我的吻能够使他的白发变黑，我就一根根吻遍！

叶素芬用两手搂孩子一样搂着方浩铭，一手还轻轻地给他拍背。突然，她想起以前常听的歌《军港之夜》，立即哼起来，不过她把歌词改了——

我家的夜啊静悄悄，

海浪把“航母”轻轻地摇。

年轻的老公头枕着老婆，

睡梦中露出幸福的微笑。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让我家的老公好好睡觉。

待到朝霞映红了海面，

我家的老公就要起早……

叶素芬一遍遍地哼着、篡改着歌词，居然真的来到了海边。

那是方妮留学的地方，设有中国教育银行的分行。方浩铭带着叶素芬到这家海外分行视察工作，顺便看望女儿。一家三口驱车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皓月当空，山雾云起。在明月的照彻之下，山雾缥缈，群山、松涛时隐时现。

夜色愈行愈深。不久来到海边，只见白银色的云波与海涛共舞，汹涌翻腾，但是静谧无声。叶素芬和方浩铭一起牵携着方妮，赤着脚，踏着浪花，欢笑着，嬉戏着……

“该起来了！”方浩铭说。

“不，我不起来！”叶素芬撒娇，拖着女儿坐下来冲浪，“我们不回去！我们要等朝霞映红了海面！”

方浩铭拍一下她的屁股，没想很响亮：“太阳都快晒屁股——我要走了！”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1）

《尔雅翼》载：“唐律：民间取鲤鱼即放，卖者杖六十。”乃因唐朝皇族姓李，与“鲤”同音。

本来，方浩铭到清溪支行上任这天要带叶素芬一起去，因为他急于拜访县委书记李玉良。这是她父亲的什么关系，有她在场更容易沟通。但他没把这层意图告诉她，只说请她去帮忙收拾一下住宿什么的，她非常乐意。可是不巧，这天要开始机关普通职工年终考核。

市分行机关普通职员年终考核分五个小组，大的部室独立成组，小的部室几个合并。叶素芬所在的工会，本身是大杂烩，虽然总共才两个人，还挂了党委宣传部、文明办的牌子，人均一个官衔还有剩，只是剩不到她头上。行长办公室、监察室和行政部也是官多兵少，工作性质又相近，就合并为一，组长由行长办公室主任郑吾华担任。

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员工行为排查活动，即将大家召集起来，像高考一样一个人一张桌子，先是领导动员，然后发给每人一张排查表，要求无记名揭发任何员工的不良行为。不要求确凿，能提供线索就行。不要求正确，仅供参考，而且保密。这种排查活动，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各进行一次，下半年的与年终考评结合在一起进行。

年终考评与行为排查不一样，有硬性指标，你死我活，逼得你很难独善其身。单独成一个考核小组而同事又很团结的储蓄所、科（部）室还好说，商量一下，皇帝轮流做，今年你当不称职，明年再评你一个优秀补偿，抽个签，好商量。那种虽是同一个小团体但内部不够团结或是像叶素芬他们这样的大杂烩那就糟了，那真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给自己没满分也九十分以上，给朋友八十八分——发发，给看不顺眼的人打四十四分——死死，给有私仇者则只打一个四分——死定了！一个人就能把你的总分拉低一大截。如果找上两三个狐朋狗党，很容易置你于死地。

对于叶素芬来说，做的事有目共睹，又没有得罪人，不敢指望高分，可也不至于被打太低，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

总结德、能、勤、绩四方面的内容，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早形成这样一个公式：思想政治+工作态度+工作实绩。现在人们都比较务实，前两部分实际上是走走形式，重在后一部分。叶素芬的工作岗位不理想，一不是业务部门，可以用数字表现，而数字像小女孩的脸可以任人打扮，有时用绝对数，有时用百分比，有时纵比，有时横比，七比八比一下，巨大成绩就凸显出来；二不是当官的，可以把大家的成绩集中起来算我的，业绩也容易像堆砖堆柴样地堆出来。

以家庭来比方，业务部门好比男人，一年挣了多少钱，账上一看就知。即使亏了，也可以找出十条八条理由来，突出减亏多少。而家庭妇女的总结就不好写了。一年抱了多少趟孩子，洗了多少只碗，扫了多少次地，怎么说？有好些工作还是可做不可说的。比如党委中心组学习，按理说叶素芬不是中心组成员，党员都不是，不关她的事，可实际上，因为在这个部门，她的党务工作比别人还多。又比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层层强调“一把手”亲自抓，从市文明委到区文明委、街道文明委、居委会、“文明共建片”、“三优街”创建办之类部门经常开会，通知直接发给分管行领导，可行领导业务工作忙，要求文明办派人代开；文明办领导自然不闲，也没空去开那种“务虚”的会，只好由她去代。一年到头代会多少次，也是不好说的。三块工作她一个兵，领导说东就东，说西就西，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到头来还很难总结出几条像样的。好在人心都是肉长的，其他部门的人想象过去也知道她工作不轻松。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2）

思想政治这一部分可以全国通用，即认真学习什么什么，尽管闭着眼睛从报纸上抄就是（现在更省事，从网上直接下载），而且基本可以一年抄来几年用。当然只能说“基本可以”。如果要求高些，就得“与时俱进”。比如说去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冲出亚洲，完全可以借用，说现在足球走向世界——中华民族腾飞的鼓舞下，我如何如何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今年，中国球队败得一塌糊涂，当然不能再跟它联系，得把去年这一段删掉。如果能有点个人特色当然更好。总体来说，这一部分不用花什么心思。

工作态度这一部分本来更可以走江湖。什么敬业精神啦，遵守本行规章制度啦，肯定没有大变化，完全可以年年照抄。但今年叶素芬不能抄。因为父亲病重、去世，她请了好多假，各种假几乎请遍，当然这不算问题。还旷工一天，全行通报过，这就是问题，回避不了。不过她又想，应该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犹豫再三，她决定写一句“基本能遵守本行规章制度”。她想“基本”两个字可进可退。你不能说我没有承认问题。而这样程度的问题，应该不大。不奢望得优秀，得个称职应该跟往年一样没问题。

但叶素芬觉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没有经历过反右派运动，可是听说过无数次。几乎人人听说过，当时评右派也很“民主”，大家坐在一块评。碍于面子，谁也不说谁的不是。有个人上厕所一下，马上给评为右派。如今，一到行为排查或者年终考评的时候，同事们就会开玩笑：“少喝点茶，不然等下要上厕所可麻烦。”

对此，行领导公开批驳过，指出这种考核方式是非常科学的。不仅川州分行这样考评，省分行、总行也这样考评；不仅教育银行这样考评，其他银行甚至党政部门也这样考评。它脱胎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曾经引进的“360度评估法”，即在对一个人的业绩进行评估时，要考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和左左右右的评价，从而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

业绩，准确地找出优秀分子和较差分子。后来，通用公司有所改进，不叫“360度评估法”，叫“活力曲线”，要求下属各部门每年都要分类排出百分之二十最好的，百分之七十中间的，百分之十最差的，然后进行奖励与惩罚。我们现在这种考核制度，可以说与国际最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接轨了！一听美国通用电气，人们肃然起敬。其总裁杰克?韦尔奇被誉为“全球第一CEO”，全世界到处去作报告，他的书在中国企业界像当年的红宝书一样风靡。但在这一方面，人们还是更相信它属于“国粹”。

人家上厕所都不敢，她叶素芬还敢跑清溪去吗?

七点三十分，闹钟响。这是方浩铭每天起床的时间，今天让叶素芬用上了。她被骤然响起的钟声吵醒，立即想到方浩铭今天要赴任，可是找不到他的踪影。她打他的手机，没有信号。她不停地拨，拨了好久才联系上，说他已经到五十公里外。

平时，方浩铭虽然早醒，总要睡懒觉，睡到快上班，像猫一样抓几把脸就出门，早饭也不吃。今天，要事在身，早早醒来。他觉得头重脚轻，喝了一杯糖水，吃一个苹果，又喝一袋牛奶。叶素芬平时都早睡早起，今天偏偏迟迟不醒。他想，她昨天晚上一定也醉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吧！只是时间差不多了，不能让领导久等。他匆匆出门，下楼梯时才想刚才没给她留个吻或者字条。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3）

电话中，叶素芬自责不已："我昨天就想好，要煮一碗太平蛋给你吃，可今天睡太死了！"

"没关系，我会太平的！你快去上班吧！"领导坐在身边，方浩铭不便多说，匆匆关了手机。

叶素芬连奔带跑上班，迟到两分二十八秒，还好没超过三分钟。行里去年开始实行两卡制，一是考勤卡，二是卫生卡。考勤卡上下班都要刷一下，电脑记录你是否迟到早退。迟到或早退三分钟以内，累计到年终算账；超过三分钟，那就要加倍计算；超过半小时按旷工处理。她今天迟到没超三分钟，庆幸得很，好像捡了钱一样。

一上班，叶素芬跟往常一样，用昨天剩的开水洗抹布，例行公事地擦擦电脑、桌椅、门窗之类，然后到水池倒污水。在过道上，碰到人事部正科级调研员卢正辉。他关切地问："方行长走马上任啦？"

"去了。"叶素芬灿烂地笑笑，"上官副行长带去。"

"恭喜啊！"

"那有什么好恭喜？都是你老人家当剩的啦！"

洗抹布的时候，叶素芬突然从壁镜上发现：脸色太憔悴！平时，她素面朝天，很少抹口红之类。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应当上点淡妆，可是太匆忙，脸都没洗清楚，太糟了！而她不像时尚女人化妆品随身带，办公室也没备，只好找郭三妹："你今天不更衣啦？"

"我正找你哩，急得要死！要是现在查一下，那就死定了！"郭三妹叫道，"你现在在哪儿？"

"我还能在哪儿，办公室呀！哎——我昨晚没睡好，脸像老太婆样的，顺便带点东西给我抹一下！"

郭三妹来了，关了门，更换工作服。叶素芬洗了把脸，抹了口红，又用了点粉脂，顿时光亮起来。郭三妹笑道："哇噻——十八岁啦！"

“你这死丫头，笑我老太婆哩！”叶素芬在郭三妹脸上轻轻旋转了一把。

叶素芬把方浩铭已经赴任的事告诉郭三妹，说笑了好一阵。郭三妹发现时针过九点，惊慌起来，叫声“该死”，转身跑下楼。

叶素芬去打开水。按理说，这义务该男人干，可是本部室除了她没有兵，只有她干。她没来上班，郭章楠也要喝水，但只要她在，再迟也要等她去打，好像哪有明文规定一样。她委屈过，生气过，甚至暗中抵抗过——上班就埋头做其他事，有意不去打水。其实她没心思做事，在伤心，在愤恨，暗暗骂臭蟑螂一点儿怜香惜玉的心也没有，渴死他去。女人是水做的，她不怕渴。可是，恨不了多久，她转而自责：谁叫你不会当官呢？你如果会当官，卫生纸都有人给你买。算了吧，得罪了当官的，叫你下岗——打开水的资格都没有。这么一想，她只好又去打。到他办公室去提开水壶，还要赔笑脸：“哎呀——今开一上班就忙，水都忘了！”今天不一样。她想：也有人给我老公打开水，扯平了！她变得欣欣然，走进他办公室，边提水壶边相告：“今天早上，小方去清溪上班了！”

“那好啊！”郭章楠正在电脑上忙，还是抬起头来，在转椅上仰坐，“你也上任‘航母’啦，恭喜啊！”

川州到清溪一百六十多公里，小车要跑两小时多一些。方浩铭是早上七点出发的，九点多十点来钟即可抵达。等到十点半，叶素芬给他挂电话，他的手机没有应答。此后每隔十分钟挂一次，五分钟挂一次，一分钟挂一次，挂了十几次一次也不通。她坐立不安，不由骂道：“这死鬼！放出去的狗也知道回个音讯啊！”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4）

中午，就剩叶素芬和方妮两个人吃饭，冷清了许多。以前，方浩铭出差或者到外面吃饭，她们都没这种感觉。叶素芬心里怨着方浩铭，有意找点好话题："你爸爸真的去当行长了！"

方妮反应并不热烈，只是点了点头。

"早上，你看到他吗？"

方妮又点了点头。

"他跟你说什么没有？"

方妮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说？"

"说了：再见！"方妮音调突然提高八度，"问那么清楚干吗，烦不烦啊！"

"这死女孩子越大越不好！你以为我是谁啊，我是你老妈！问问你也不行啊？"叶素芬生气了，抓起筷子就想打但没打下。方妮低着头，撅着嘴，几粒几粒吃饭，菜一口不吃。叶素芬心软了，夹一把菜到她碗里。"快吃！现在你爸不在家了，你要更听话，要更好好读书。考试不好，人家说行长女儿不会读书，多丢人！"

叶素芬见方妮有眼泪掉进碗里，连忙住嘴。她想起女儿以前多可爱啊，多爱笑啊，照相馆要了她的照片陈列着招揽生意。可现在，真像耗子说的笑弄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她想起方浩铭，起身坐到沙发上挂他的手机，结果还是不通。她怔怔然坐在那儿，感到某种恐惧，心想一定有什么意外事发生……

奇怪！方浩铭以前出差，叶素芬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计算着他什么时间到达，追着问平安，难道是某种……

"爸爸，你在天之灵如果有知，请保佑你的女婿吧！"叶素芬闭上两眼祈祷说。

忘了去给他抽张签，忘了到庙上为他许个愿，——怪自己心不诚，不大信神。只要今天平安过去了，一定要去补烧香，补磕头。

对了，还有更大的行长在车上！叶素芬突然想起，马上问114，给上官闽家里挂电话。他妻子说，应该没事，但还是说马上问一下清溪方面。不一会儿，回话说那条路最近在修，今天上午堵得特别厉害，不过刚刚通了，他们已经快到清溪。

叶素芬随即给方浩铭挂电话，果然是这样，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她不无生气地说："电话也不挂个回来，让人……实在没良心啊！"

"唉，开始是堵在那儿，手机没信号。后来吃饭，忘了。"

"你已经吃过？"

"你还怕我饿啊？已经快中午，刚好那里有个店，生鱼片全县做得最好，人家特地都会跑那里去吃，我们顺便在那儿吃了。那生鱼片确实不错，名不虚传。"

"那有什么好吃，我从来不吃！"

"那是你没到这里，一看这正宗的，保证你会想吃。那鱼特新鲜，刚从池塘捞上来，活蹦乱跳，杀完，切完，端上桌了，有的鱼片还会抽搐，血丝还会收缩着——蠕动着……"

"吓死人哦，还敢吃！"

"那有什么好怕，你也真是！多少人吃啊，这是客家人最有名的一道菜。"

"你爱吃就吃吧！"叶素芬诚恳地说，"耗子，现在开始，你要经常给我挂挂电话，好吗？"

"查岗是吗？"

"就算是吧！"

"怕我和茹茹私奔？"

"私奔不私奔我不管，你要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我干工作也要向你汇报？"

“我不要你汇报工作，只要你告诉我在工作就行了。”

“如果跟茹茹在一起呢？”

“林小茹早跟别人私奔了，流产了，难产了，死掉了——死了那条心吧！再见，节约我的电话费！”叶素芬果断地搁了电话。

下午两点半上班，三点半开始考评和排查活动。叶素芬算好提前三分钟进场，没想还是迟了一些。本来在开会之前也会说笑，今天似乎故作放松，说笑特别多些，她便成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是坐她身边的老刘：“你们有没有发现，小叶今天特别漂亮？”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5）

郭三妹朝叶素芬扮个鬼脸，祝贺她得到赞扬。别的同事就不一样了。好听点的说“老公高升了，老婆自然漂亮”，难听的则说“再不漂亮点，老公去赚欧元”。

说方浩铭去赚欧元，这在当地有“典故”。人们将川州各县美女排队，清溪榜上有名，评语是“清溪少妇最风流”。因为近些年清溪男人出国到欧洲打工，一个带一个，出去了很多，也就造成很多“留守女士”。人们开玩笑，说这些“留守女士”耐不住寂寞，常上OK厅，付的都是欧元。所以，男人去清溪也就被笑是去赚欧元。

叶素芬给取笑了好一阵，会议才开始。首先给每人发一堆无记名的表格，然后由行长办公室主任暨本考核小组组长郑吾华作动员讲话，强调考评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行为排查一定要对教育银行事业负责和对同事负责，表可以当场填，也可以会后填，明天上午会议结束时直接塞进投票箱。

这种会的秩序很好，与刚才放肆的说笑形成极大反差。科级领导的考核在另外，但他们要一起参加排查和被排查，因此也格外收敛。手机基本上自觉关了，也没那么多跑洗手间的。会场很安静，发言很容易入耳入脑。与会者大都是呆呆地听别人念，听累了思想开开小差。

叶素芬第六个念述职报告。平时她不善于抛头露面，几乎没有当众发表讲话的锻炼机会，显得很拘谨。她好像又回到学生时代，脸涨红起来，勾下头，声音好像发不出，但又像机关枪样地扫射，结果比预先练习还短分把钟。念完，自我感觉一下，觉得写得不比别人差，念得也不错——有些人明显念错别字，顿时觉得这一年随之结束，所有的不安属于死神，如释重负。她的心情迅速平静下来，耐心地听别人念。

下一个是总务部驾驶员江上平。他去年有次到省里出差，车停在省行大院，倒车时竟然将省行副行长的车给撞了，崭新的车给破相。事后，保险公司又查明，那天中午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喝了酒，虽然没醉也属于违规，因此拒绝理赔，上千元修理费由行里报销。这算一大差错，去年考评那不称职指标很自然落到他头上。今年，他述职说各方面表现很好，个人还给灾区捐了一千元。这一招真高明！每次捐款，行领导都不敢太高，只能一百元，让部室主任五十元，普通员工三十元。他一家伙一千元，红榜出来，令人目瞪口呆。不过，想想他刚得过不称职，也就没非议。在今年的考评中，优秀不要想，称职肯定没问题。听完，叶素芬这样想，并为他感到欣慰。

然而，转念一想，叶素芬心里突然出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他江上平好了，别人也没什么明显的问题了，我那旷工问题不是变得水落石出？

叶素芬的心急剧地不安起来。她抬起头，眼角余光一张张脸扫描过去，没发现哪双眼睛正在注视自己。她想，应该没人在琢磨我，没人在算计我，没人会跟我过意不去。回头想想，平心而论，这一年来，我没有得罪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相反有几个人应该对我有好印象。比如科级领导郑吾华，算是老乡，他老爹跟我爸交情不薄，他对我肯定不至于糟。比如普通员工伍松，他父亲是本行退休干部，今年春天去世，领导都很忙，是我代表工会代表行里帮助料理丧事，冒雨跑上跑下，让他亲友们感动不已，当场一句句称赞，他肯定也不至于给我打低分。何况，我家方浩铭刚竞聘上行长，全行上下无人不晓，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应该能沾点光。优秀不敢想，评个称职应该照样没问题。这样一想，她又心安理得起来。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6）

这天，叶素芬不时地想象方浩铭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她想，下午，肯定是支行班子几个人交接。

现在，应该是一场酒宴，欢迎新到的行长。这宴的档次肯定很高，气氛肯定很热烈，但一定不会多喝酒。一则对新来的行长大家肯定不敢多敬酒，二则晚上肯定还要开全行职工大会，由上官副行长公开宣读市分行党委给方浩铭的聘任书。会后，肯定要请大行长喝点晚茶。叶素芬不断地推测着，等待着他忙完挂电话来。迟迟没有等到，她想挂过去，又怕被他埋怨，一忍再忍。

晚上，叶素芬要填考评表和排查表。下午考评会推迟一小时开始，目的就为了留一点到明天早上——留出时空方便大家填表。原则上，这些表要求当场填写当场收回。实际上，大堆人坐在一起，稍不小心就看到你一举一动，怎么放心填？因此，让大家带回办公室或者家里填。

其实，在叶素芬来说无所谓。她总认为，一个女人家，不想当官，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只要对得起工资、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行。当然，能当先进，她也当仁不让，以前还当过省行先进。如今在后勤部门，没什么优势可言，优秀的彩球不可能会落到她头上，可人家也不会跟她抢位子，不会跟她过意不去。所以，她给自己总是评称职就行，打个八十五分。对别人，也都打个八十五分左右，姓名都不看，只是为了表示认真才稍微注意这里变动个一两分那里变动个一两分。今天，她又如此，连要等明天上午才轮到述职的分数都打上。

至于行为排查表，叶素芬一律填个“无”字。那次在江滨挨臭蟑螂野尿，想起来都觉得晦气，觉得生气。他在电话中骂那女人（肯定是）没良心，说一直在等她的电话，还说打牌分心输了两毛（百）多，这说明他很可能找了情人，肯定有赌博（虽然数额不大），无疑在排查之列。但她不想深究，更不想举报。举报这种事，当年对父亲

那一个邪念已经折磨得她够痛苦了，她不想再找那种罪受，何况郭主任确实待她不错。

叶素芬很快填好表，心思回到丈夫身上。十一点多一些，还没有等到他的电话，只好挂过去。他还没应酬完，躲到卫生间接。她抱歉说："我以为你早忙完，不然我会再等一下。"

"没关系！"方浩铭打一个啤酒嗝儿，"你这电话打得正好，我可以躲一下，少喝几杯酒。谢谢你了，老婆同志！"

"那……以后你喝酒的时候，我都给你打电话。"

"那不行！今天主要是本行的，又大都是自己的部下。以后，跟领导，跟客户，好不容易喝到兴致上，老婆打个电话来，你不是……不是帮倒忙吗？"

"酒要少喝点！"

"知道了，你放心！现在，也有人帮我喝酒了！我手下有一个女将……就是昨天晚上那个……支行专柜主任，叫夏雪，酒量好得不得了……"

"你真想赚欧元啊？"那个脸上长瘙疙瘩的，叶素芬一下就想起来了，但她觉得讨厌。

"你别误会！她老公可没出国啊，孩子都上小学了……"

"只恨没有相逢未嫁时是吗？"

"你想哪里去了！"

叶素芬换个话题："你晚上住哪儿？"

"住行里头。就在办公室楼上，装修了一套，以前就有。"

"那你被子呢？"

"这还用你操心！办公室早安排人搞清楚了，被子什么的新买，像我们当年的洞房一样，只差新娘……"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7）

“别胡说八道了！你现在是行长，要有点行长的样子，不敢再乱想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要多想点老婆孩子——”

“哎，对啦！这样才是好行长，好丈夫，好爸爸！”

“可是，我还会想茹茹，怎么办？”

“不敢乱想！再乱想，把你阉掉！”

“哎哟，糟了！糟了！”

“怎么啦？”

“被你吓一下，尿到裤子上……偏偏今天穿土黄色，湿湿的，很明显，你叫我怎么出去！”

“真没名堂……哎，教你一个办法，你洗手的时候，索性多弄湿一点，就说洗手洗湿的，谁也不知道。”

“湿拉拉的，自己难受！”

“谁叫你啊，活该！……哎，声音怎么很吵？”

“我出来了……哦，我们是在夜总会，顺便唱几句……”

“你们找‘小姐’？”

“那是没有咧！就我们本行的，绝对没有‘小姐’！”

“那些小姐是不要挨啊！想想茹茹是可以。那些小姐，恶心死了，看都不要去看。你要是理她们，我要是知道，我会把你那个剪掉！”

叶素芬放下电话，心却放不下。夜总会那种地方，她没少听说，偶然也去过，见过那排着队等待客人的年轻漂亮小姐。她很鄙视那些小姐，又不能不承认她们有魅力。如果自己是男人，到了那地方，恐怕也难以抵御。但那种小姐绝不是省油的灯。能够拥有她们的，只能是有钱或者有权的男人。没几个钱的男人，敢去也偶然。在方浩铭来说，以前只是一般职员，下到基层，也许偶然会被人请到那种场合，但不可能经常，顶多是陪着唱唱情歌喝喝花酒。现在他当行长了，对

一些人来说也有送钱送美女的价值了，何况那是少妇最风流的地方。像那个夏什么，就是个“留守女士”，那个风流样……这么一想，某种恐惧由衷袭来：也许，叫他去当行长并不是好事啊！

第二天一早，方浩铭给家里挂来电话，叶素芬吃一惊：“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我早起来了，上官副行长吃了早饭要回去。”

“不用闹钟叫了，变勤劳了，真乖！”

“现在不勤劳行吗？我睡懒觉，全行四十多人都睡懒觉，你想那会怎么样？哎，对了！昨晚忘了问：你考评怎么样？”

“就那样吧，还能怎么样？当不了优秀，也不至于不称职吧！”

“那是那是！女儿呢？我真有点想她！”

方妮正要出门，被叶素芬叫回来。

“你想爸爸了吗？”方浩铭问。

方妮甜甜地说：“想！”

“哎！爸爸更想你！”方浩铭大为兴奋，“好吧，快去上学，好好读书啊！”

吃午饭时，方浩铭又挂来电话。他换一个手机了，告诉新的号码。他解释说：“那个手机又重又笨，太难看了，我一拿出来人家就叫我快扔掉。再说，那是川州的，现在到清溪，没有优惠，我现在电话只会越来越多，哪受得了。一上班，我就叫他们帮我弄一个新的，连机带号一起换。”

对此，叶素芬没什么好说，只好开句玩笑：“什么时候换老婆呀？”

“嘿呀，这还能换吗？”方浩铭夸张地叫道，“换天换地也不能换老婆啊！”

“你不是想茹茹吗？”

“茹茹算什么东东，能跟我红酥手比吗？”

“你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

“这还用学吗？两眼一闭，什么瞎话说不出来？不信你试一试！”

“不跟你试了，节约我的电话费！”

叶素芬觉得方浩铭这一走，家里冷清了许多。好比城市与乡村，城市就是热闹。虽然你并不大逛街，只是待在水泥大楼里头，也有一种叫“城市”的感觉。而乡村，尽管逢上赶墟，小街上挤得水泄不通，你仍然没有那种叫“城市”的感觉。现在她感觉就这样，不可名状。以往他在家，碗筷一搁，不是到别人那上牌桌就是关进书房看他的武侠，但她觉得那是个“家”。而今她觉得没了“家”的感觉。家里还有女儿，可她要忙作业，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和母亲交流。这个家，变得好冷清啊！她更多地沉湎于看VCD，一借好几集，一看到半夜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8）

叶素芬不由想到那个过去的家。要是父亲能命长一两个月，看一下女婿升行长，他该说多少个“好”啊！可惜他命苦，看不到一个儿女（媳、婿）有出息。不过，说不定方浩铭这次升官正是他在天之灵保佑呢！谁说父亲过世儿女要倒三年霉，纯粹是胡说八道！

想到这儿，她马上给大哥打电话，提醒他初一、十五别忘了给父亲祖宗神龛点灯上饭，顺便告诉他方浩铭到清溪县支行当行长去了。接着又给远在天边的小哥挂。她还想紧接给方浩铭挂，强忍了。她想男人家要干事业，女人家揽太紧了没出息，让他专心去干事吧！

十点一过，叶素芬逼方妮熄灯睡觉。这时，方浩铭又挂来电话。叶素芬劈头就说：“是你查我的岗吧？”

“就算是吧！”方浩铭说。

“放心吧，我是没人要了，安心工作你的！”

“你知道我这第一天是怎么工作的吗？”

“我如果知道，我也会当行长！”

“其实这行长没几个人不会当。现在的官很好当，只要把任务分解了压下去，没几个敢不接受。所以，现在仍然可以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那也不能过分，当心人家会造反！”

“谁敢？不等他造反就先下他的岗！当然也不能过分，让人家破罐破摔，那也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

“你第一天就分解任务？”

“那没有哩，哪能那么急！上班头一件事是开会，班子分工。少一个副行长，聘了陈一平——跟我一起参加竞聘的。他原来是办公室主任，这样又得找一个人当这主任。我才来，谁也不熟，只认识个夏雪……”

“哼，我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你给我老实点！”

“你别乱吃醋，我纯粹是从工作出发！她不光漂亮，还能喝酒，口才好，跟上官副行长关系好，她笔杆子又不错，人称女才子，这样的人不用你叫我用谁？”

“反正你给我小心点！如果让我听到你什么花花草草的事，我……我、我……会有你好看的！”

“唉呀，我现在想事情都来不及，哪来那闲工夫啊，你也真是！我上午开完班子会，紧接开行务会，发动所有中层干部出点子，要求一星期内汇总；还布置了当前的几项工作，比如年终考核等等。下午，我去拜访县委李书记，可他出差了。我走访了两个县委副书记，准备用一星期时间，把县里主要领导和主要部门领导、主要企业领导走一遍。对了，这里人行行长你猜是谁？”

“我怎么知道！”

“是涂长青，原来市人行的办公室主任，最早也是搞会计的，我很熟。有一次……”

“好了好了，电话要钱的，别唆！我问你，后天是星期六，你回来吗？”

“你看，这刚刚来，什么情况都不熟，要做的事随便一想都有一大堆。”

“我知道。那我去看你。你没带什么衣服，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衣服你帮我随便抓几件，有人到市里我叫人去拿。我真的很忙，你一来又要应付你。”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不是小孩不用牵不用抱，可是要不要安排你吃饭、睡觉？”

“难道我不在你就不要吃饭、睡觉？”

“要，当然要。可是你在……那……那不一样，还是过一段吧！”

“好吧，随你！”

“哦，还有，晚上，我把池子林抓来一块喝酒了。”

“他家房子拆了吗？”

“还没有。刚好这一段一些地方发生拆迁户自焚的事，上面领导批示了，县里不敢来硬的，派干部轮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只是他的店开不成了。”

“你晚上吃饭吃到现在？”

“没有哩！吃饭也是请一个重要客户，吃完陪他玩牌。还没打完，他有点急事，出去打个电话，很快就回来。见缝插针，给老婆同志作个汇报。”

“你在哪里挂电话？又是在卫生间？”

“你怎么知道？”

“你恶心不恶心啊！这种电话以后不要挂了！”

叶素芬突然想起来，一些酒家、夜总会、OK厅之类的洗手间，雪白的墙上镶嵌着彩色裸体美人照。那也是坚硬的瓷砖，可她们身上三处敏感点都给抠或者凿怎么的弄破了——真不知怎么弄的，恶心死了！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

在罗马尼亚诗人博格扎的笔下，问一只燕子为什么不飞向高高的天空，它回答说：“就我一只，是构不成春天的。”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阳光却一天比一天灿烂。

中国教育银行川州市分行办公大楼坐南朝北。叶素芬的办公室在南边一间，阳光不邀而至。夏日的太阳不受欢迎，好在有中央空调，宽敞的玻璃将热能阻挡在外。而冬天——南方的冬天，暖和谈不上，但要说冷也冷不到哪儿，因此空调普遍没有制暖。有她这样的办公室就好了，窗帘一开，不仅光亮进得来，那种融融的暖意也随之而来。如果说平时她没怎么感觉，那么今天明显地感觉到了，并且刻意地、贪婪地享受起来。

时已入冬，晨雾浓重。直到十点多，太阳才懒洋洋地进窗，稍远处还笼罩在浓雾之中。放眼望去，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哪是山峦哪是楼宇，朦朦胧胧，看上去挺美。可惜太嘈杂，乱七八糟什么声音都有，两耳懵懵的。稍加注意能够分辨，有相邻江滨中学的读书声，不知什么地方店面新开业或者迎新娘或者送葬的鞭炮声，不知哪个建筑工地的马达声、锯木声、锤击声。当然，你要是没去注意，那杂音也不存在，正如小僧争论旗动还是风动，老僧曰非旗动亦非风动乃心动也，问题是叶素芬今天不知怎么去注意窗外的声音了。

叶素芬不由走到窗边，远近俯瞰。这幢楼总共十五层，她在第九层，视野开阔。这城市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小是指东西两边，山峦对峙，一眼望尽两头。南北是大溪，川流不止，望不见城市的边际。近处，能看到两条街的一小段顶部，好像两条水沟，只见沟面不见底。有警笛从什么地方传出，辨不清楚。收回目光，她注意到眼底的江滨中学。

方妮就在这所中学。此时此刻，她在做什么呢？在专心听课还是思想开小差，甚至与男同学递纸条？这么一想，叶素芬不安起来，真

想下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问她的班主任吴老师。

这是一所重点初中，市政府机关的子女大都在这里就读，教学设施、师资力量一流，每年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也最多。市里规定：按户口所在地划片就近入学。市教育银行的办公楼在这中学边上，可职工生活区在另一条街，也就是户口落在另一个片区，按规定其子女只能上另一所较差的中学。其他片区的生源如果要进这所中学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缴纳几万元“择校费”。精神文明搞“片区共建”，只要同在一个片区，不论你隶属地方还是省里或者中央，都要服从所在的区、街道、居委会或“共建片”。所谓“共建”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银行自然属于出钱者。这样，教育银行与这所中学关系也就密切起来。每年，教育银行都要挤一笔钱资助这所中学，回报是尽量照顾他们的子女。

叶素芬注视着学校边上几幢低矮的房子。四周都是经过旧城改造的高楼，只剩这几幢破旧。可以肯定，这几幢房子的命运很快将改变。那么，为什么残存呢？是开发商忽略了，还是政府另有规划，或者是那些房子的主人像池子林他们一样顽固抵抗？那些住户显然都是些平民，否则早到其他地方买新房了。你看他们多落伍，还烧煤球煮饭，就在阳台也就是过道上煮，边上堆满了破旧的杂物。只有两间房子有些光彩，可以从房门口看到里头铺着红红的地毯或者塑料布，很可能是刚结婚。跟十几年前她结婚时相比，仍显得寒碜。跟那些人比起来，她已经够命好了，应该知足了。她真希望能够就这样保持下去。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2）

“什么七改革八改革，该差不多了！”叶素芬自语说。

叶素芬真希望地球就这样停止转动，连阳光也就这样灿烂着，永远这样灿烂！

下午，郑兴哲给叶素芬打电话，请她吃饭。这年头打交道吃个饭是最起码的，根本上不了“腐败”的纲线，但对于她来说还是稀罕。没人求她，也没人感激她。今天，请她吃哪门子饭？

“不是我请，是余老板。”郑兴哲说，“他赚了很多钱呢，请朋友吃个便饭是牛身上拔根毛啦！上次一见，他觉得你够意思，要我再请你出来，还有那个小郭……”

一听郑兴哲提郭三妹，叶素芬就不高兴。按理说她是不能拒绝的，可她不愿意再当陪衬。她说：“谢谢你了，老郑叔！可惜我今天没口福——没空！要请小郭，你们自己请吧！她的电话是……”

“哎，小叶啊，这点面子还是给给吧！小郭没空，你是不能不来！”郑兴哲没有觉察叶素芬的心思，“你不是想叫老余帮你存款吗？”

这倒是真的。存款是银行的资本，银行业竞争首先是存款之争。叶素芬夫妻两个在银行，任务双倍，更不容易。有时花钱买存款都买不到，只好贷款去存——季末年底，用十万元存单质押贷九万，再用九万存单贷八万一，再用八万一贷七万二千九……倒出几十万来，第二天马上还清。钱是贴不了多少，可是麻烦得很。余明玄做那么大的生意，如果把账户移到教育银行来，算她的任务，那就省事多了。因此，那天一见，他要多敬她酒，她就提了这个条件。他答应帮她。本来，她应该第二天主动找上门，主动请他吃饭，但这些天天天忙方浩铭的事，把这忘光了。

下班的时候，郭三妹来换衣服，叶素芬想到郑兴哲有请她，但没转告。离开时，她在行门边的路口等方妮，又碰上郭三妹，仍然没邀。

还是在蛟湖号。余明玄说他几乎跑遍了川州大大小小的饭店，觉得还是这一家的菜最合胃口，又经济，因此三天两天来，称之为“食堂”。今天，他带的女人只有小江。看得出来，小江是他的铁杆情人。敬酒的时候，他和她一起敬叶素芬和郑兴哲。

“这不行！”叶素芬说，“我是我，老郑叔是老郑叔，你们要先敬老郑叔！”

余明玄说：“哎呀，要跟对呀，打牌起码的规矩嘛！”

“我们又不是对儿！”叶素芬坚持说。

“没对儿凑对儿啊！一张A一张2也可以，一张红桃一张黑桃也没关系。这样顺手敬过去，等下你和你女儿也可以凑一对儿，我小江和老郑也可以凑一对，喝酒图个热闹，这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是同一个行的，本来就是一对儿嘛！”

叶素芬显然不是余明玄的对手。嘻嘻哈哈不停，不时地打打擦边球。她叫方妮快点吃饭回家做作业，自己硬着头皮应付。

方妮一走，他们更放肆。

郑兴哲专喝白酒，不喝啤酒，而余明玄则相反，两人争论起来。一个说白酒伤肝，一个说啤酒伤肾，争来争去，争一星期还能做几次爱。时不时的，还想拉两个女人入伙讨论。她们没参战，只是听，偶尔也笑笑。

吃完饭上中层唱歌。余明玄是个活宝，跟小江像少男少女一样疯疯癫癫，又唱又跳，非常开心。叶素芬深受感染，这才发现自己活得太累了。很自然地，她只能主要跟郑兴哲搭档。他今天比上次憔悴了好多，无精打采，可是酒一喝多，也变青春起来，跳舞三步四步都会，显然比她跳得好些。唱歌除了老掉牙的，还会唱流行歌。她心里想着事，见缝插针找余明玄落实存款。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3）

余明玄很直爽。他说他跟郑兴哲是老朋友。通过郑兴哲，他认识郑吾华；通过郑吾华，他包掉了市教育银行的茶叶生意，一年下来也有点可观。他说："我这个人很重感情，赚了一点钱也是跟朋友一起花。什么吃吃河田鸡啦，唱唱歌啦，小意思！叫你来，你尽管来！"

"吃饭就免了吧，你帮我存点款倒是真的！"

"做生意的人哪来款存？"

"那你把你的户头开在我们行，来往资金过我们行。"

"这……不瞒你说，这倒有点为难。我在那家信用社好多年了，交情也不错，郑主任叫我搬过来我都没搬。"

"不肯帮忙就直说，不要找那么多理由！"

"我没说不帮你啊！既然答应了，我肯定会想办法。我这人重色轻友得很，怎么会对小妹说不呢？"

"算了吧，别拿我老太婆开玩笑！"

"真的……哎，听说你老公也当行长了？"

"他算什么行长啊，一共才三四十条枪。"

"那也不简单啊！一个人平均一年四斤茶叶好不好？也有一百多斤。按普通的五十元一斤算，也有大几千。当行长的要招待重要客人，还可以当礼品送送，那茶叶就要高档了，那就是上百元、上千元、上万元一斤啦！怎么样，你帮我引见引见？"

"见他是容易，他又没什么了不起。买不买你的茶叶，我可不管！"

"那当然！帮人做媒不能包人家生儿子嘛！"

对郑兴哲，叶素芬想探听父亲的往事。

"不瞒你说，你父亲那时候怎样当右派，我是知道一些的。"郑兴哲打着酒嗝儿说，"那时候，我和他是同事，一同经历过这事。"

父亲从师大历史系毕业时，与一位女同学热恋恋得如漆似胶，对方显赫的家庭却坚决反对，强行干涉，闹得满城风雨。结果，不仅失去女友，心灵还百孔千疮，痛不欲生。于是，他要求回山区来任教。他富有真才实学，人又活跃，很快被调到地区教育局工作，但很快碰上反右派运动。

教育局的右派指标有两个。一个比较明显，因为他是民主党派，在报纸上撰文呼吁更加民主，当然是右派。再一个就难抓了，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主要两种：一种是南下的，革命热情很高，唯恐革命不彻底，距右字边沿太远；另一种是旧社会接收过来的，惊魂未定，唯恐祸从口出，很难抓到什么依据。

那天，教育局机关二十多人坐在一起开会，局党支部林书记作动员讲话，然后大家发言，汇报自己近年来的言行，并揭发他人。发言内容大同小异，说如何努力学政治如何努力干革命工作，从来没有任何离心离德的言行。至于他人有什么反动言行，一是尚未见过，二是尚未听过。会开了一整天，局领导很失望。晚上接着开，换一种方式，要求大家写在纸上，无记名揭发。书记又作动员，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认真仔细回忆，就是挖地三尺挖到天亮也要挖出另一名右派来，明天一上班上报地委。

熬到鸡叫二遍的时候，第三遍写无记名揭发信，终于收到一份有用的，说是叶素芬父亲攻击过“夜大”，是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这样，以她父亲几十年的苦难换了那二十几人半夜的睡梦。

“其实，那算不了什么。你父亲说的是实话，也没说过火。”郑兴哲回忆说，“当时，我是支部宣传委员，那些揭发信是我经手收的。”

“谁那么缺德？”叶素芬追问。

“这……这、这我就……就不知道了。”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4）

“就那么几个人，笔迹该认得出来。”

“这……我倒是忘了，忘了，早忘了！”

“能不能回想起来？”

“想不起来……那肯定想不起来。”

“有空的时候，想想！我想知道，谁为什么那样缺德，不顾别人的死活。”

他们继续唱歌、跳舞、喝酒。唱卡拉OK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看有没有酒。没喝酒一首也不会唱，喝七八分醉十之七八都会唱。

酒一喝多，郑兴哲作为男人的本性就藏不住。喝不多的时候还会克制，只是偶尔以长辈身份关怀地拍拍叶素芬的背，顺便摸摸她背上的胸罩带子。跳舞的时候，到布帘后头，他一手按住她背上的胸罩扣子，好像随时想拨开的样子。碍于情面，她只是将他的手推开，不再说笑，两目旁视，机械地移步。突然，他将她搂到怀里狂吻。她用力挣脱了，顺手给他一巴掌，出来拎起包就走。

余明玄听到响亮的巴掌声，立即明白怎么回事，但他装糊涂，请叶素芬别急于走。她说声“我有事”，也不管他有没有听到，加快了脚步……

夜里，叶素芬辗转反侧睡不着。她不敢相信郑兴哲到老了倒是变成了色鬼。

她给方浩铭打电话：“睡了是吗？”

“你看几点了，还不睡？”方浩铭从梦中醒来。

“我睡不着。”

“嗯……那就起来看书？”

“我不想看。”

“嗯……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睡得好吗？”

“我？我天天……忙得要死，只怕摸不着枕头。你是太闲了！如果让你忙得……”

“还不是你惯坏的！没有你的手了，就像船没抛锚，总飘荡着。还有，没有你的手，肩膀总是漏风，害得我肩周炎……”

“嗳哟，那怎么办呢？”

“我要你回来，抱我……”

“那我不要当行长啦？”

“我嫁给老公，又不是嫁给行长！”

“不是我要当，是你要我当的！”

“我……我现在不要你当了！”

“不许耍赖皮，啊？快睡吧！”

这些天，叶素芬听好几个人说她变漂亮了。她应酬地笑笑，戏谑说“都快老太婆了”，可她心里在乎起来。她困惑：是不是因为方浩铭升官了，人们来恭维？又想他那么点小官，又远在山区小县，沾不了什么便宜，有必要恭维她吗？

叶素芬在镜前好好端详一番自己。小时候，她是个挺惹人喜爱的小姑娘。做大姑娘的时候，应该也是不错的。皮肤很好，像北方人，白里透红。特别是一双手，简直醉倒方浩铭。比赛点钞，她像琴师一样，陶醉地闭上双眼，用指头用心就行。她那飞舞着的十指巧手吸引了所有的目光，他从此迷上她的手。

第一次求爱，他大加赞美她的手：青葱样的，圆圆润润，悠悠长长，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与手背相连处三个旋涡像是嘴角笑靥，可爱极了，请求握一下。这一握，像电流接通，浑身酥然。他进而拍两下，手背立刻泛红……突然，他俯身亲吻，一个笑靥一吻。从此，一看二拍三吻成了他给她最崇高、最虔诚、最热烈的赞美和奖赏。尽管她偏胖，单眼皮，中上水平还是有。

当时，追她的小伙子不少，她十里挑一挑了方浩铭——那时候行里本科生没几个。可一生孩子，腰身就没了，整个人胖起来，胖得一下老了十岁。一过三十，手背就起青筋。她想反正结婚生孩子了，也没怎么在意。如今，她的肤色依然不错，腰身又出现，加上精神好，还真有点第二春的样子呢！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5）

前，总是忌花哨，说年龄大了这不敢穿那不敢穿，作茧自缚。为什么不想想：再不花哨一下，很快就会变得更老呢？方浩铭大小也是个行长了，不为自己，为他也该打扮一下。像有的官儿，出国访问带老婆，那老婆难看死了，很多人都认为有伤体面，说是允许他换一个老婆。女人啊，长丑了实在是莫大的悲哀！而我并不丑，只是差打扮。打扮一下，我可以对得起观众！叶素芬鼓励自己。

当晚，叶素芬找郭三妹去逛街。前几天在川都大厦看到一套衣服，挺好看的，但是怕不敢穿，没有买下。现在，请郭三妹参谋。如果她也说好看，坚决买下。

以前，衣服大都是方浩铭买。他出差总要到服装店去走走，看到满意的，随便买回来都可以穿。后来不行，买回来总是这小了那瘦了，根本穿不出去。为此，她每每伤心好一阵。她发现男人心目中的漂亮女人总是苗条的，而自己与苗条无缘了！好在他不会花心，只是嘴上说说，心里仍然爱她。她满足了，努力从其他方面多补偿他。打扮方面，只要大方，不给他丢脸就行了。这样，她衣服都是自己买，有时随便请个同事朋友当参谋。对这参谋，还要求年纪大点，观念也跟自己差不多。

可今天，她要找年轻时尚的郭三妹。

川州是个山区小城市，但在它最繁华的街头——川都大厦门前，特别是在夜晚，华灯竞放，游人如织，就跟福州、上海、北京差不多了。在这样的街头，人们穿着打扮上很难看出什么小城市的标记。

刚到川都大厦门前，碰上一个女人，两个人的眼睛同时觉得一亮。那女人高挑个儿，穿一条中长的黑裙，镶着亮边，非常抢眼。那女人一闪而过，进大厦去了，但在她们心目中留下强烈的印象。郭三妹说：“那条裙子你穿肯定好看！”

叶素芬心里也有这个念头，但说：“不行不行！人家是小女孩，我这么老了！”

“你什么老啊！那女人也不一定年轻！”

那女人扎一条马尾巴，但现在三四十岁还扎这种头发的很多，并不能因此判断她是否年轻。造成她们判断困难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相隔十几米，看不清楚。她们决定马上去追，要问她那条裙子在哪个店买的。

大厦太大了，五花八门的百货商品，花红柳绿的男女老少，叶素芬和郭三妹找了一层又一层，找得眼花缭乱，两腿发软，那女人的影子也没找着。

“算了，不找了！我要回去给我女儿做点心！”叶素芬先打退堂鼓，“再说，她如果不是在川州买的呢？找到也白找！”

上班不久，郭章楠叫叶素芬到他办公室来一下。

人事部主任穆云也在郭章楠的办公室。见叶素芬进来，他请她坐，并且指了指另一张单人木沙发。郭章楠则亲自为她倒茶。她心里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对我客气起来？

“有个事给你说一下。”穆云开门见山说，“今年考核结果出来了。你工作是做了不少，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只是……你知道，我们行规章制度比较严。你旷工过一天，这影响不太好。我们给你分析了，可能是因为这原因吧，大家给你评分比较低，行里决定今年定你为‘基本称职’。”

叶素芬听得目瞪口呆。

穆云有意停顿片刻，喝了几口茶这才继续说：“行里已经考虑你的具体情况。你知道，原来我们这个组的指标是‘不称职’。考虑到你平时工作还不错，临时调整为‘基本称职’，相对好点。”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6）

叶素芬落泪如雨。自从哭完父亲，她这么多天都没流过泪，倒是比以往多了笑。可现在，她控制不住泪水，只能死死咬住下唇，不让哭出声来。

又沉默了一会儿，穆云接着说："这是既成事实了，但只代表即将过去的一年，今后的日子还长。用写文章来说，现在要另起一段；用打电脑来说，现在要回车——Enter。要记取这个教训，加强组织纪律性，但不要背什么包袱，工作要照样做。工作做好了，以后评称职、评优秀照样评。你说是吗，郭主任？"

"是啊！"郭章楠慌忙接话，"该说的，穆主任都说了。希望你明年评个好吧！"

穆云问叶素芬："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

叶素芬擦了擦眼泪，想说点什么，又怕哭出来，把嘴唇咬得更紧。

穆云递上考核表："如果没什么，就签个名吧！"

"我不！"叶素芬爆发出一声，起身就跑，到自己办公室抓了"卫生卡"，直奔卫生间……

叶素芬坐在便槽的平台上，双手捂着脸痛哭。这太不公平了！他们部室就她一个兵，杂七杂八，年头忙到年尾，干了多少？你们当官的又干了多少？来了文件，只要批个"请叶素芬同志阅办"，就是她的事了，而办完去汇报又是领导的功劳，有什么公平可言？然而，能说我比你领导还干得多吗？只能十个手指头塞一嘴，有冤无处申。

叶素芬感到，这个"基本称职"的后果非常严重。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活生生的人都被数字化。要下岗时，对每一个职员进行评分。职务多少分，学历多少分，得个先进、优秀加多少分，得基本称职、不称职或处分又扣多少分。她没有官职，没有荣誉，也没有过硬的文

凭，本来就没几个分，现在又给评基本称职扣一下，少不了排末位，少不了下岗。

叶素芬怎么也不敢相信，“末位”、“下岗”这样的字眼会突然跟她相关！要是下岗了，怎么办啊！丈夫当行长了，没给他争光反而给他丢脸。说不定，也会一脚把你踢了。如今的女人不吃香，在本行机关就有四五个少妇离婚几年了还闲置在那儿，有的还颇有姿色。而她，虽然不算丑，但绝对谈不上漂亮，年龄又这么大，怎么活啊！

还有女儿，平时总是教育她要好好学习，要听父母话听老师话，要表现好，争当“三好生”，可现在，自己表现这么差，给评“基本称职”，要“末位淘汰”，还有什么脸见孩子？她越哭越伤心。

监察室主任景丽萍上卫生间，发现门反扣了，知道有人在里头，只好先忍一下，回办公室待一会儿再来。可是两次三次来看，门还没有开，这就奇怪了：难道她不怕喷水吗？她敲了敲门，问：“谁在里头？”

叶素芬听了，慌忙找纸抹鼻涕抹眼泪。没找到纸，只好像小孩一样用衣袖乱揩，揩得一身上下乱七八糟。她觉得没脸见人，任外面怎么敲门，怎么询问，就是不理。

景丽萍只听里头喷水，不见有人应声，觉得不正常。行里卫生间像上下班一样，管理很严。去年与考勤卡同时开始实行“卫生卡”，即上卫生间的卡。那卡跟信用卡、储蓄卡样的，要门口刷一下，才能开门。而刷这一下，电脑就记录你姓甚名谁，是男是女，几时几分几秒进，几时几分几秒出，而且包括你在里面是大号还是小号，或是女性处理月经，总共费时几分几秒。行里规定，男小每天不超过三次每次半分钟，男大每天不超过一次每次四分钟，女小每天不超过四次每次一分钟，女大每天不超过一次每次四分钟，月经处理每天不超过两次每次四分半，冬季各加半分钟，如果超时年终累计扣工资。不仅如此，如果超时，大小还装有自动喷水器，将喷出水来，喷湿你裤子，一出来就遭人笑话。这套自动化装置还是中国教育银行科技部一个人

发明的，获过国家一个什么部的什么奖。实行这种科学管理，非常有效，本行员工很快适应了，现在极少超时。可是今天，里面的人怎么不怕喷水？不正常！她是个责任心很强的女人，马上警惕起来，当即用手机通知总务部，叫人快来把这门撬开。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7）

叶素芬不知道会闹到这种地步。听到外面有好几个人在讲话，又开始用什么东西撬门，她才意识到事情闹太大了，觉得更没脸见人了，不假思索，跨步到窗口，拉开玻璃窗……

就在叶素芬伸手抓窗框伸脚要登上窗台的时刻，她瞥见楼下的江滨中学，操场上有一束强烈的光正直射她的眼睛。她睁不开眼，躲了躲，可那束光总跟着她。她揉了揉眼睛，发现像是方妮在用镜子映射阳光，哭喊着："妈，别跳！"

方妮啕哭着，呐喊着，从教室里奔出来，直往教育银行楼边跑。她边跑边伸张了两手，显然是要跳起来，并且像小鸟一样飞起来——接住妈妈。

可不能让我的女儿没有妈妈啊！叶素芬告诫自己。

当年，要不是母亲去世，我叶素芬肯定不会初中没读完就参加工作。要是也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哪要这样提心吊胆？我不是不会读书，只是为了早点工作。那时候能够"补员"，让多少人羡慕啊！可现在看来，那是害了自己一生！

台湾有首歌唱得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家乡俚语说得更深刻："宁肯死当官的爹，不肯死做乞丐的娘。"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方妮怎么办？能指望当行长的方浩铭管她吗？能指望后娘爱她吗？不！管不好，没人爱，学业不好，没有工作，只好去当"三陪"；即使找了个工作，也三天两头怕下岗……不！我不能死！我要好好活着！

想到这儿，叶素芬果断地朝外大喊一声"有人"，然后打开门。但她没有马上出去，要在里面整理衣着，等人散去后再到洗池洗把脸。

下班时，叶素芬特地进市场里头买几只活蟹。活蟹很贵，但是方妮爱吃。吃蟹很麻烦，要双手剥，将那两大排的脚一只一只拔下来，咬开硬壳，吃起来费力费时，可她吃得津津有味。叶素芬吃完饭了，

呆呆地看着女儿吃蟹。她想，要是我跳下去了，此时此刻，她哪来心思吃？有了我在身边，她才可以专心地吃，专心地读书。

现在方浩铭很少挂电话回来，是叶素芬这样要求的。一个大男人，整天儿女情长，哪会有出息？她不要他天天挂电话，婆婆妈妈的，希望他专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过好一年试用期大关，当好小行长，早日调回川州，一家人团团圆圆安安逸逸过日子。关于自己的考核结果，她想没必要告诉他。木已成舟，告诉也没用，只能让他白生气，分他的心。天大的委屈，就自己往肚里咽吧！

晚上吃完饭洗碗的时候，小哥来电话，他说他回来了。

叶素芬无言，心里突然堵起很多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小哥也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有个朋友看好了一批货，搞到肯定赚一大把，只是资金不够，特地请她投点资，只要两万元就够。她根本不相信小哥："我手头没钱，有几个钱买了股票，都套在那儿，气死人！上个月，耗子买个新手机，我还向人家借一千元。"

"赚到钱，我保证会分给你！"小哥也不相信叶素芬，"桥归桥路归路。该你多少，保证不少你分文。"

叶素芬坚持说："不是怕你什么的，实在是手头没钱。"

小哥提醒说："你不是有信用卡吗，可以透支，周转一下，几天就还。"

"你出国的时候透###两万元还没还呐，再不还行里要扣我工资了！"

"那两万元，等我这次赚到保证一起还。你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你在银行总比我路子多。"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8）

“我有什么路子呢？我又不是行长……”

“耗子不是当行长了吗？”

“我们银行不是私人银行，方浩铭当行长也不能乱动银行的钱。”

“算了吧，你干脆说一句没我这当哥的。”

“小哥，怎么这样说呢？你想想，这么多年来，我帮你还帮得少吗？”

“你是帮了我。可现在，我吃饭都成问题，欠一屁股债，你却把钱存在银行里头睡大觉……”

“我没存钱。”

“你没存心！当初，要是不让你进银行，我们换一下，你来当当下岗工人怎么样？我不是没本事，也不是懒……”

“你别说了！要多没有，我明天转一千给你先用。”

小哥书也没读多少，可那张嘴很能说。以往，他总是用亲情打动叶素芬。

他经常找她“借”钱。他说：他把兄妹看得比父母、妻子和儿女都更亲，因为父母只能陪他前半生，妻子和儿女都只能陪他后半生，唯有兄弟姐妹可以陪一辈子。现在计划生育一下，兄弟姐妹基本没了，更显得亲啊！

听这么一说，她感动不已。但他经常不还，她一次次下决心再不借他。上次是因为出国，她想他终于快有出息了，不仅拿出积蓄，还拿信用卡透支。说好出国赚了钱就还她，可现在七八个月过去还没还，利息贴了不少。难道他出国这么久没赚点钱吗？她不信，决定狠心不理他。没想到他又会祭出下岗的旗。

一听下岗两个字，她平素就反感。现在听已经下岗的小哥嘴里说出来，头皮一阵发麻，连忙甩出一千元堵他的嘴。他只知道她今天还

待在天堂，不知道下岗的危机也到了她身旁，如同已经感染上乙肝病毒，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转肝硬化转肝癌。

这一夜，叶素芬失眠了。想当年，年轻的时候，她当储蓄员，业务也是过硬的，还在全省教育银行点钞比赛中得过第二名，收过好几封客户的表扬信，当过好几次先进，当过两年储蓄所主任。那么，再回去干储蓄？不行！人老珠黄，对客户没吸引力了，自己也力不从心。现在假钞那么多，边点钞要边防假，再不能像以前闭着两眼点就是了。要是再叫我去比赛，能不倒数第一就算不错了。

可我在后勤部门也干得不错啊！无师自通，写的“官样文章”过得去，手脚又勤快，为人又好，要不然我凭什么从支行调市分行来？虽然有郑兴哲的因素，但绝不全是靠照顾。可我，进取心不够。以前，我的理想只是像母亲那样当个食堂炊事员！她爱跟小哥做游戏，学母亲抱柴、生火、抬饭、炒菜……最爱学炒菜，你“尝”一口，我“尝”一口，熟了还是没熟，咸了还是淡了，“尝”了一口又一口，兄妹两个有时会为你多“尝”了一口吵起来，打起来。

叶素芬像夜半临渊的盲人，猛然清醒，发现一步之遥的险境。认真想来，她不后悔，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不破罐破摔。她觉得应当坚强起来，接受现实，改变自己。

中部 蚕蛹

作茧才成便弃捐，

可怜辛苦为谁寒？

不如蛛腹长丝满，

连结朱檐与画栏。

——[元]郝经《蚕》

方浩铭终于说要回家一趟。叶素芬大为高兴，阴霾顿时一扫而光，一直盼着下班。她经常看电脑屏幕下方的时间，又看看手机上的时间，怕误差太多。好不容易熬到十一点五十，她决定提前一点儿下

班。她将考勤卡递给郭章楠，说：“等会儿帮我刷一下。方浩铭今天回来，有些事。”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9）

“没关系，你先走吧！”郭章楠说着，还抬起手扬了一下。

方浩铭今天回来，跟以往出差回来不一样。对他来说，回家跟出差一样。她则觉得他是贵宾，是远道而来幽会的情人。她想好好招待他，到菜市场买些好菜。买的时候她就计划好，中午简单些，三菜一汤；晚上多一个菜。为赶时间，还花两元雇了一辆人力车。她有点心疼，觉得刚才在菜市场一毛钱两毛钱地砍价白砍了，但又想花这么点钱就能让老公早一分钟早两分钟吻到很值得。

然而，菜煮差不多了，方浩铭还没到家。叶素芬打他的手机，他才说早到了，在分行几个部室坐坐，下班了请他们吃点便饭。匆匆忙忙的，忘了跟她说。她觉得扫兴，但很快又欣慰起来：男人嘛，总得以事业为重。

吃完饭洗了碗，叶素芬忙着整理房间。男人不在家，她变懒散了。早上起来被子没叠，衣服左一件右一件，洗脸台上洗发水、洗面奶、沐浴乳之类堆得乱七八糟。没个男人，真不像家。她手忙脚乱收拾起来。

本来还想拖一下地板，方浩铭却到了。叶素芬一听开铁门的声音就知道，连忙奔过去帮助开木门，一眼看到他。他夸张地笑了笑，忙着脱鞋。她正要表示点亲热，楼道上来又一个男子。他提了两袋东西，应该不重，但累得气喘吁吁：“哇，方行长，你家好高啊！”

“这就算高啊，上面还有一层呢！这是我爱人，姓叶。”方浩铭给宾主介绍，“这是我们行的师傅老刘，刘金文。都是同事，应该见过。”

“见过见过！”刘金文热烈反应，“我还记得，那次嫂子到我们行业务技能表演，坐我的车。”

“唉，那都是哪辈子的事了！”叶素芬连忙招呼客人进家门。

刘金文带了一袋土特产，搁在门边。宾主客气了几句，坐下来泡茶。茶具好久没用，叶素芬去洗。方浩铭拿了两个纸杯倒冷开水。刚喝一杯，刘金文就说："方行长你休息吧，不多打搅了。先来认个门，找得到以后经常来。"

"那是那是，以后要麻烦你可多了！"方浩铭说。

刘金文边说边出门："哪里敢说麻烦！行长的事就是我的工作！"

刘金文一转下楼梯，叶素芬就喊："妮仔，还不快出来看你老爸！"

方妮这才应声而出，居然有点不好意思。要是以前出差回来，她会扑到他怀里，他会抱起她来直亲。现在孩子大了，亲昵越来越少。方浩铭拍拍她的肩："对不起，忘了买东西给你吃！"

要是以前出差，在外地忘了，回到川州也会先在街上买点东西再进家门。今天，方浩铭确实忘了。不过，叶素芬发现刘金文送的东西，提到茶几上看，见是几盒肉脯干。方浩铭拆开一包，撕了分给方妮和叶素芬吃，自己也啃一块。他介绍说，肉脯干是"闽西八干"之一，挺有名气，下酒挺好，当零食啃也不错。方妮是第一次吃，称味道很好。

一家人边啃肉脯干，边听方浩铭介绍肉脯干的故事：晋惠帝在皇宫御宴上吃到肉脯干，觉得味道好极了，印象非常深。有一次，朝廷官员奏报说有个地方闹旱荒，灾民饿死很多。这皇帝听了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呢？灾民没饭吃，不会吃肉脯干吗？"叶素芬母女听了大笑。他突然说："妮子，你记得你在滴水岩干了什么好事吗？"

"当然记得，我用钱折了很多好玩的漂下去。"

"被人捡去啦！"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0）

“真的？”

“真的！开始是一两个人捡到，后来又有人捡到，越来越多的人去捡，现在全县都在传那条小溪里头有钱捡，越传越神。”

“他们怎么说？”叶素芬也兴奋起来。

“滴水岩后头不是郭三妹家吗？她家后面不远的山边有个庙，人家说那庙里的女菩萨显灵了！”

叶素芬大笑：“什么女菩萨，是我们家的女娃娃！”

那庙里供的是女菩萨。她叫景翩翩，是明朝末年江南几大美人之一，能诗善画，色艺双绝。后来，景翩翩被清溪一个富商骗到这小山沟来填二房。她不堪大妇的虐待，自缢而死。死后，当地文士们传咏她的诗稿，凭吊了一代又一代。有一年，有个学子进京赶考，半夜路过她墓前，听到有个女子吟诗。这学子立即想到是景翩翩显灵，请她再吟一遍，牢记下来。事后发现，这诗里竟然有考题。这学子考中进士，不忘她的大恩大德，回来立祠奉祀，人气一直比滴水岩旺。最近，传说她又显灵，从洞里漂钱出来救济百姓。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溪上溪下，洞里洞外，庙前庙后，热闹极了。

“什么时候，带我们妮仔也去烧支香。”叶素芬说，“那善事是我们妮仔做的，那个女菩萨肯定会保佑我们妮仔考好书！”

正说着，方浩铭的手机响了。这铃声不一样，是一个小女孩嗲嗲地叫唤：“喂——有电话了！喂——有电话了！”

“难听死了！”叶素芬嘟哝说。

这电话是公事，方浩铭应酬了几句。刚合机子，还没放回腰间的皮夹子，手机又响了，叫的是：“I love you! I love you！”

“叫起床的。”方浩铭有点不好意思，慌忙关机，“我现在定好每天中午两点就要起来，开好手机闹钟。”

“‘爱拉虎牛’是什么意思？”叶素芬追问。

“你不知道啊？”方妮笑道，“就是‘起床喽’、‘起床喽’！”

方浩铭听了大笑，顺手撕一小片肉脯干喂方妮：“真是个宝贝！”

叶素芬觉得他们父女两个有阴谋：“你们笑什么？”

“没有啊！”方妮说，“两点了，起床喽，我也要去上学喽！”

方妮一出门，叶素芬就扑到方浩铭怀里：“抱我一下！你好久没抱我了！”

方浩铭抱起叶素芬，滚到床上，但他只是亲了亲，心不在焉，手机还抓在手上，不时地看看时间。没多久，他便将她抱起来：“我要走了，下午要开贷审会，很重要。”

由于不良贷款太多，市分行信贷部门的人一听清溪两个字就生厌，新报来的项目，不等端上贷审会就给毙掉。三四年了，教育银行没再往这个县投一分钱。对这个支行，市分行只要求收贷，再是发展些存款。这样，地方领导不高兴了：你光在这里拉存款，投资就到外面去，要你这样的银行干什么？前任县委书记公开讲：不能支持地方的银行，可以撤掉！

新任县委书记李玉良对教育银行也很快表示出不满。在一次大会上，他通报了各家银行存款、贷款的新增数，要求各国有银行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支持贫困县的经济建设。接着，李书记讲一个当地民间故事，说蛟湖岸边有三座瘦削的山峰，像三把利剑直刺苍天，名叫“三剑峰”。移步换景，换个角度远望而去，这三座山峰变成一个，很像一只猫蹲坐在那儿，面朝西，两眼盯着湖里。山巅的几棵松树像猫的耳朵和胡须，活灵活现，只是下巴缺了一块。传说，这是一只从天上下凡的金猫，专门吃福建，把金子屙江西去。当地有位义士愤怒了，张起弓箭，朝金猫射去，把它的下巴射掉，使它再不能吃福建屙江西。讲完故事，李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为官，就要造福一方！那种吃东屙西的事，是会让人愤怒的！会让人拿扫把赶掉的！会让人用箭射掉的！”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1）

会后评论，有的认为新书记讲话更文明，但也有人认为更狠毒，不仅公开表示自己反对吃东屙西的国有银行，还号召人们当那张弓射猫的义士。

说实话，银行并不想当那吃东屙西的金猫。哪个人当行长也想多政绩，哪个职工也想多绩效工资，这都需要经营效益好。中国银行业不比发达国家，中间业务才开始发育，主要还得靠多发放贷款。如果光揽储不放贷，哪来钱支付利息？存款调转外地放贷，虽然有效益但是很低，实属无奈。何况银行的职员大都是当地人，谁不想为自己家乡社会经济发展多做点事？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信誉让商业银行害怕了！

李玉良到任后，很快发现清溪留有一块肥肉，这就是“红军巷”旧城改造。李书记发现这块“禁地”的经济价值，第二个月就打响改造“红军巷”战役。县里成立项目领导小组，他亲自兼任组长，县长兼副组长，县委一名副书记兼常务副组长，下面还有建设局长、土地局长、公安局长等大小喽一大堆，干得轰轰烈烈。

大有大的难处，县委书记也难以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首先一个问题是国土储备中心需要两千万元周转金，以便让当地居民拆迁。七挪八凑只弄到八百来万元，需要向银行贷款一千二百万元。通过县人民银行召集几家商业银行商量，有商业银行愿意投资这个项目，但因为那里的金融信用太差，一报到市分行都给卡住。补偿款兑现不了，拆迁户那里遇到很大阻力。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方浩铭竞聘上教育银行清溪县支行行长。

一家商业银行与政府，一个支行行长与县委书记，毕竟遥远。尽管方浩铭一心急于拉上李书记的关系，还是戴着斗笠亲嘴——亲不到。方浩铭上任的第一天，就拜访他，自称是从他老家来的。可是，县委办主任说他出差了。事后了解，其实在县里。那么，是因为很忙

抽不开身，还是因为不想见这吃东屙西的小行长？方浩铭觉得很可能是后者，心慌意乱起来：现在他见面都不肯，还有什么戏唱？

方浩铭心里堵得很，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诉说。晚上应酬完，他想暂时避开公务的烦恼，散步到池子林家，又和他一起散步出来，躲到河边一个包厢里OK。他们就两条光棍，像当年一样干吼。池子林最拿手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破迷雾化冰霜”，这是唱给一个外号叫长辫子的女同学。方浩铭最喜欢的是“再过片刻那东方就要发白，心上人啊你为什么还不来”，这是唱给一个外号叫单摆的女同学。他们边唱老歌边回忆同学时光，谁谁谁打过哪个女同学的主意，现在说来笑来特别有味。

方浩铭跟池子林这“幽会”，火速给反映到李书记那里。原来，池子林是那些“钉子户”的头。县里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红军巷”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即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和联名告状，否则实行“两停”处理，即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包池子林的是他一个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堂叔，因为没能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上个月就给停职了，正比池子林还急，几乎无时无刻盯着他。现在，发现他跟教育银行新行长关系如此密切，随即汇报。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2）

有关决策层便考虑：能不能通过这行长做他的思想工作?

第二天一上班，李书记主动召见方浩铭。

方浩铭一听大为兴奋，但不知道突然被召见的原因。李书记四十多岁，人很大条，显得随和。握完手坐下，秘书倒完茶退出，他直接说："听说，你找过我？"

方浩铭小心翼翼说："我想，一个银行工作要搞好，首先要靠地方党政领导支持。所以，我首先——第一个就拜访您。"

"嗯。"李书记只是点头，没有说话。他一张"由"字形的脸，块头又大，给人特别沉重的感觉。

"我是丹岩的'色狼'。"丹岩俚语女婿叫"细郎"，与"色狼"谐音，人们传为笑话。这样一下就拉近两人的距离，"我妻子叶素芬也是丹岩人。前一段，我岳父——就是'好好先生'去世，您还亲自去了……"

"哦，是的是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很小，小县更是。我跟你——岳父……不错不错！哎——你在清溪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有一个大学同学，很要好，叫池子林。现在，他在这里开小店。"

"池子林……这名字有点熟……哦，对了，'红军巷'旧城改造，他要搬迁，听说还不肯，听说还是他在那儿带头顶着。"

"这……我不太清楚，我刚到。"

"拆迁，旧貌换新颜，好事嘛！你当行长的，应当开导开导他，要支持县里的工作嘛！你不支持县里工作，县里怎么支持你工作？"

"那是那是！"

"哟，九点了，我还有个会。你有事吗？"

"没有没有！今天只是来看一下书记，具体工作等您有空的时候再汇报。"

方浩铭只得匆匆告辞，准备了满肚子的话没机会说。回到行里，回想一下，他注意到要求“开导”池子林的事，但分不清是顺便说说还是特地要求。不管怎么说，不能把大书记的话当耳边风。这显然是个契机，难得的机会，现在送上门了！

中午，方浩铭特地请池子林吃饭。就两个人，在小酒馆。他如实讲上午见李书记的情形。池子林说：“真难为你了！”

方浩铭说：“也没什么为难。大不了，我不当这行长吧，总不至于被开除，总比你的结局好。”

“我可不希望你跟我比啊！”

“当然，我也真希望你能趁着这机会解决问题。这样僵着，也不是办法，最终你是顶不过政府的。如果有可能，就给我一点面子吧！其实，轮到县委书记亲自过问，也算给你面子了。”

“说的也是。问题是，他们一点儿让步都不肯，光要我们老百姓支持、支持、再支持，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方浩铭心里有数了。下午一上班，他就去找李书记，希望双方在价格上适当做些让步，如果资金上有困难教育银行可以考虑投入一些。

李书记立即追问：“教育银行贷款松吗？”

“松倒是不松，不过我想可以试试——事在人为。”

李书记当即叫建设局长把现成的材料送过来，方浩铭则叫信贷科长赶过来，一起探讨如何尽快从教育银行贷款一千两百万元。晚上，李书记宴请方浩铭，热情洋溢。

当晚，方浩铭直接给市分行伊行长挂电话，如实汇报情况，强调投放新的贷款是发展清溪支行的“瓶颈”，请求为这笔贷款开绿灯。方浩铭是伊行长选拔的，如果他没有业绩，表明行长用错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有所偏爱。但现在贷审制度严了，贷审委的每一个人都得负责，如有差错要终身追究。这样，有些人变得宁愿错卡一

批也不愿错贷一笔。像这样上千万元，更是谨慎有余。伊行长全力支持，只提了一个问题：他们拿什么担保?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3）

是否同意放贷，关键看风险如何。地方政府本身的金融信誉欠佳，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如果没什么风险，早被其他银行抢走。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可能有高利率大效益啊！方浩铭重点在担保上做文章，破例要求提供双担保。对于县里来说，只要能快点贷到款，别说双担保，三担保也没问题。李书记快言快语说："要哪两个，你自己挑吧！"

方浩铭挑了两个，一个是县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资产六千三百多万元；另一个是县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有资产七千九百多万元。林业、电业，都是山区经济的命根子。如果这都不可靠，那么不仅当地银行没有什么可依靠，当地政府也没什么可依靠了！

用这一亿四千多万元资产担保这一千两百万元贷款，李书记欣然同意。于是，方浩铭今天带着县委副书记兼"红军巷"旧城改造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等人到川州，当面向市分行贷审会汇报。

方浩铭回家，已是深夜。尽管醉得差不多，他还能够控制自己。他尽量小声地开铁门开木门，脱鞋换鞋，选择小灯开，却开不亮。一连开几盏，一盏都不亮，他感到奇怪："怎么，停电了？"

"灯坏了——可能是保险丝断了。"叶素芬正开始迷糊，稍有点响声便醒。她起床，点起蜡烛，走出卧室。

"你去睡吧，我没事。"方浩铭边说边脱衣服。

"洗澡的热水还有。十点多才停的，我正看着电视，突然停掉。"

"你不会打个电话，叫电工来看一下。"

"打了，出去了，到现在没回话。"

"我去看一下！"

"不敢哦！你喝了酒，电不是开玩笑的！"

"冰箱里东西会坏掉。"

"一个晚上，这种天气，没关系。"

“那好吧，你先去睡，我要冲个澡。”

太迟了，方浩铭没有洗头，只是冲澡，很快奔上床。叶素芬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是故意不理他，没有转身，他只好将她搂过来。

“你怎么喝那么多啊！”叶素芬受不了方浩铭的酒气，推开他。

“唉，没办法啊！这年头，工作就是喝酒，没酒就像开车没油。”

“一个晚上就是喝酒？从六点喝到现在——比上班时间还长，怎么喝啊！”

“没有都是喝酒，还唱了歌，散散酒气。”

“怎么当领导的都会喝酒？”

“领导也是人啊……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女人家，少管男人的事！”

“你是我老公啊！你如果不是我老公，我管你干什么？”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想睡了。”

“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还有很多事。明天安心在家休息一天，我们陪女儿好好爬个山，就在山上吃午饭。晚上，我好好陪你。”

方浩铭习惯地搂过叶素芬，但是没有下文，很快睡去，睡得沉沉的。

叶素芬却还睡不着。

自从那个该死的考核以来她都睡不好，好不容易睡去又容易醒来，醒来之后无法再入睡。脑子像煮开的锅，盖都盖不住，扬汤止沸不是办法，似乎唯有釜底抽薪——只有死了，才能让一切安宁下来。

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啊！

想起那天在卫生间差点跳楼的事，叶素芬心里至今都会一惊。现在，她一到窗户边就有一种恐惧感，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其实，家里的窗装了防盗网，用粗铁条焊住了，人都可以站上去，但她还是怕。晾晒衣物也不敢挂到窗外，就挂在阳台内。防盗网上的花草，她不敢去浇水了，叫女儿代劳。洗衣、浇水之类家务每天都得做，那种

恐惧感也就天天笼罩在心上。想当年，在三楼与九楼两者之间，她固执地选了九楼，理由是视线好又可以多爬楼梯多减肥，哪想突然会变出恐高症来？她后悔了，萌生搬家的念头。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4）

母亲早逝。是不是外婆也早逝、外婆的母亲也早逝——冥冥之中注定了她们早逝的宿命？如果是这样，更觉得那天没跳是对的，她要打破这种怪圈。然而她又想，如果真是这样，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说不准哪天她还是会寻短见？这么一想，她更恐惧了，恐惧路上的车，恐惧上下班的电梯，恐惧一切可能导致意外死亡的因素。不过她又想：如果真要早逝，还是暴死好，千万不要像父亲那样死都让人家等不耐烦。人反正有一死，我将怎样死呢？

方浩铭忽然频频大张嘴，又蠕动了一阵身子，然后爬起来，在床头柜上摸什么。

“找什么？”叶素芬问。

方浩铭回答：“水。渴死了。”

叶素芬爬起来，摸到打火机和蜡烛，点着了，到厅上倒矿泉水。方浩铭一咕嘟喝光，说还要。她又倒了一杯，他马上又喝光，说：“我还要睡。”

没几分钟方浩铭又打起呼噜来。叶素芬仍然睡不着。她主动抱着他，想象着明天陪女儿爬山，晚上他说了陪她——到时肯定要做爱，他们已经好久没做了。

方浩铭醒来，太阳已经照到阳台。

叶素芬不在床上，他抓起手机看时间，已经八点多。虽然眼睛酸酸的还想睡，但他想起爬山的事，立即起来，边走出卧室边埋怨叶素芬或者方妮没早叫他起床。进卫生间，习惯地摸门边的开关，灯随之亮起。他看到洗脸台上点剩的蜡烛，一下想起昨晚断过电，边开水龙头边大声问外面的叶素芬：“怎么有电了？”

“我修了。”

“你修了——你会修电？”

“我不修，你会修啊？”

“我想今天叫电工，他再没空就我自己修。”

“你当行长啦，大忙人啊，等得了你吗？”

“你叫电工了？”

“真是我自己修的。”

“你怎么修？”

“早上起来，我想大清早麻烦人家不好，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先去看一下。我有点怕，叫女儿一起去。我拿了晒衣服的木叉子，戳一下那盒子，想看看保险丝有没有断。没想到，才戳一下，那电表就呼呼呼转起来，我厉害吗？”

“这个奸老虎的呀！”方浩铭用俚语骂道。他常觉得，对这么一个老婆不能不爱。

登山可以有好多理由。叶素芬家离那山脚有两公里，她和丈夫、孩子照样去。方妮长得高瘦，有些娇气，体育总不及格。现在上初中了，中考要计算体育分，要强化锻炼。所以，方浩铭对这事不能忽略。

这是方浩铭当行长之后第一次爬山，还想拎两只桶去提水。叶素芬说：“算了吧，你又不能每星期帮我提！”

方浩铭现在爬山也要带手机，生怕人家找不到。叶素芬依了，将他的手机放进背袋，反正还要带钥匙、钱包、纸头之类，多那么点玩意儿重不到哪儿去。

山大了路多，可每一条路都人如穿梭。上山没几步，在房子护坡下面的路边，有一个盒子样小巧的土地庙，香火不少。有个妇人跪在那儿，对着黑洞洞的庙里说着什么。方妮问方浩铭：“她说什么？”

“总是求菩萨保佑。”方浩铭淡淡地说。他在心里感慨：我们这些人活得并不如她啊，既不相信因果报应之类，又不相信天下大同之类，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今天，只相信能够得到的，多可怕！

方浩铭不想想那些玄乎的东西，注意力转到眼前，转到上上下下的女人身上。有些女人上山早，现在下山，一路小跑，两只乳房随着

脚步跳动，挺抢眼的。有个女人更吸引人：两条大腿大概自从出生以来都没见过天日，今天突然穿着短到根部的牛仔裤出来，显得特别白嫩，像是婴孩的皮肤。他从武侠小说上读过古人赞美女人“肤如凝脂”，在现实中见到还是头一回。那女人擦肩而过了，他还忍不住回头，贪婪地盯了一眼，余光瞥见叶素芬。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5）

叶素芬昨晚没睡好，体力明显更差些，没走多久就落到后头。方浩铭止步，等她跟上。她喘着粗气，撒娇说：“老公，背我吧！”

方浩铭拉起叶素芬的手，拖着她走：“你又不是新的。”

“新的又怎么样？”

“你如果是新的啊，像那个女孩子一样啊，我就背着……捧着你走，捧回家，捧到房间，捧到床上……”

叶素芬甩了方浩铭的手，顺手在他大腿上狠狠地旋转一把。这一把旋转得钻心的疼，可是身边上上下下的人很多，又想这玩笑也许太过分了，他只能自己揉揉痛处，没敢报复也没敢呻吟。

方妮一个人走在前面，站在一片橘子林边，专注地看缠在竹篱上的花。方浩铭跟上，表扬说：“我家宝宝进步了，比你老娘更行！”

“不敢站这里！”叶素芬教训方妮，“你没读过吗？‘瓜田李下’，到瓜田里不要系鞋带，到李树下不要整帽子。在橘子树边也一样，不要乱看，人家还以为你要偷橘子。”

“我才不要它狗屁橘子哩！”方妮不高兴了。

再走一段路，到一个亭子。这是一条通往山里的老路，亭子破旧。如今，山里人有了新的观念，老亭子也有了新的用场。络绎不绝的城里人进山，带来了喧闹，带来了污染，也带来了市场。山里的人，本事大点的搭起简易建筑开饭店，推销自家饲养的鸡鸭鱼肉，本事小点的就在路边摆地摊推销自家种出的蔬菜，有些人则利用起这个旧亭子。

从山麓走到这儿，大约四十分钟，开始出汗，一些人需要坐一坐，需要喝点水。有户人家贩了好几个牌子的矿泉水，可他们又备一大铝锅藤茶，免费供应行人。有的人喝了不算，还要用自带的瓶子装走。方妮也爱喝这茶，问方浩铭：“这是什么草？”

“不知道，反正喝了有好处。”方浩铭说，“你看人家多淳朴。在城里，在旅游区，那些人是利用这种机会赚取暴利。像这样的好人，除了在武侠小说里头，只能在大山里看到了。你好好观察一下，回去写篇作文。”

方妮注意到：一对中年夫妇在做米果，行人现买现吃，一元钱一个，钱由买者自行丢入地上的篮子，大票找零也由自己在篮子里找，找好了摊在巴掌上给卖者看一眼。边上还卖橘子，用一小块箱板纸写了个牌子“五角一斤”，由买的人自己称，钱也是丢进那篮子。

方妮长这么大，称不是没见过，但从来没动过。她见可以自己动手，好奇了：“我也来称一斤。”

方妮奔过去，自己称了两斤橘子，丢一元钱，拿起一个就要吃。叶素芬连忙抢下：“等一下，别那么贪吃！这些水果都喷了农药，要先洗一下才能吃。”

叶素芬将手里的背包递给方浩铭，夺过方妮手里的橘子去泉水边洗。

亭子前，停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车上载着一台简易小机器，挂个小牌，上面写着：“现榨甘蔗汁，一元一杯。”车边有个十###岁的女孩，是这小摊子的主人。她在这儿设摊有一段时间了，以前卖菠萝、荸荠之类，大大小小一个个削好。现在，她换行当。没有顾客时，就看书，看得埋着头又咬着拳头微笑——很可能是看言情小说。她身子伏在自行车坐垫上，一脚搁在车子踏板上，屁股则后拱顶着亭柱，旁若无人。

方妮对榨蔗好奇了，上前观察。她问要不要买一杯。方妮摇了摇头。她继续陶醉她的书。

叶素芬洗橘子回来，见方妮在那里垂涎欲滴，忙问：“要不要妈买一杯给你喝？”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16）

“好啊！”方妮脱口而出，马上伸手从筐子里挑选一段最大的甘蔗。这甘蔗已经削掉皮，洗净了。

那姑娘搁了书，一手套上塑料手套，接过甘蔗，塞到机子里榨，另一只手摇动轮子。甘蔗从上头压下去，经过两个轮子的紧压，变成一片片渣出来，汁就滴在下方的盘子里。那姑娘一手在出口处接了渣，再榨一道，就任其丢落地上。方妮见了，伸手去接。叶素芬把她的手挡开，训道：“别好闲啦！那已经榨完，没用啦！”

方浩铭看了，若有所思：“嗯……还有点现代经济的样子！用机器，省得牙齿啃，榨得点滴不剩，时间又快，多好！”

“好像有专家说，啃甘蔗能锻炼牙齿，又对面部肌肉有好处。”叶素芬说。

“甘蔗没有两头甜嘛，那你还想……”方浩铭不屑于跟叶素芬争论。

方妮有甘蔗汁，不吃橘子了。叶素芬想把橘子放入背袋，又怕弄湿里头的东西，继续提在手上。

一路上上下下的人很多，不时会碰上一两个熟人，有的还是同事。叶素芬碰上同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她）看到她手上的橘子，会不会认为是偷摘的？当然，他（她）不会直说，会这样想也只是放在心里，——这就糟了，可能因此认定她品行有问题，要在下次行为排查中举报，或者在年终考评中打低分……她不敢往下想象了，忙说：“这橘子是我女儿刚买的，五角钱一斤，味道很好，你尝一个看！”

一连几次这样，方浩铭看不惯了，酸不溜丢地说：“那几个橘子重不重啊，不如干脆扔掉！”

“不关你的事！”叶素芬应道。她感到委屈，觉得丈夫一点儿也不理解她。

再走一段小路到大路。这是条林业公路，路到哪儿林光到哪儿，山虽然深却不见老林。现在已经没有运木头的大车上来，只有一些人坐小轿车或者出租车上来休闲。

没走几步，有个挺大的山庄，还是游乐场，各类设施较多。方妮一见秋千就乐，不经请示跑过去荡。她越荡越高，粉红色的衣裳像鸟儿的翅膀一样飞舞，欢快得咯咯直笑。难得见她这么开心。方浩铭和叶素芬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准备等她再荡一会儿继续上。

突然，方浩铭的手机响起来。一看，有好几个未接电话，全是夏雪打的。他回拨过去，解释说在爬山，信号不好，有时有有时没有。夏雪说池子林那些人又在闹事，李书记请他火速赶回县里。他皱了皱眉，只好说："我马上来！"

方浩铭紧接着给刘金文打电话，叫他立即赶到这山上来接他回清溪。又挂给池子林，询问怎么回事。他不无生气地说："不是说好好的吗，政府已经同意每平方米提高一百元，等我们省行贷款批下来就兑现，还闹什么？"

池子林却说："我们没有闹。是他们等不及。说是谈好了，可以拆，又要来硬的。杀倒了猪讲价，谁相信啊！"

"我看不会骗你们。"

"你看有什么用，我看也没用，要大家看。其实，我们也想早点拆。没水、没电，你以为这日子好过吗？叫他们当官的来住住看！周围的房子都拆了，其他地方的老鼠集中到这几幢来，每天晚上像开运动会像打仗一样，觉都睡不好，你以为我们怕寂寞是吗？只要打发好，我连夜都会搬。"

方浩铭劝慰几句，说马上就来，约好中午一块儿吃饭。

等车的空当，方浩铭走到秋千架边摇方妮。方妮不要他摇，每到底时自己用脚撑一下地就荡得高高的，开心极了，笑声一串又一串。

他深受感染，边上秋千架一空，他便坐上去。那坐垫是个旧的小轮胎，他坐不住，不是屁股落到胎圈里头，身子缩成一团，就落在一

边，失去平衡，身子仰起。自己荡来，要一下一下点地，别别扭扭，洋相百出，惹得叶素芬捧腹大笑。

很遗憾，方浩铭的小车很快到了。

他问方妮要不要坐车下山，她说不，还要玩。他没有强求，忍不住吻了她一下，拍了拍她的肩："要乖啊，要听你妈的话，好好读书。"

方浩铭快走到车边的时候，方妮忽然喊道："爸，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方浩铭止步。

"你过来！"

方浩铭边回头边抱怨："什么事不会说啊，还要我跑过去！"

"我想坐你的车回家。"

"好啊，这有什么不好？还要我过来牵你是吗？"

"你要背我！"

"啊——"方浩铭哭笑不得，"你好意思吗？你看这么多人，人家比你小的都没赖爸妈背，你好意思啊？"

"我就要！"

"你就要……你叫你老娘背，我可不好意思背你！"方浩铭真的叫叶素芬。

"别理她！"叶素芬沉了脸，"你过来，看她要不要走！"

"走喽，爸牵你！"方浩铭折中说。

方妮撅起嘴，蹲下不动："我不，就不！"

"唉呀，好吧好吧！"方浩铭叹了叹，笑了笑，牵起女儿，真的背了起来，"这么大的孩子，难得背几回了！"

"你呀，净是宠她！"叶素芬怨道。

中部 蚕蛹

作茧才成便弃捐，

可怜辛苦为谁寒？

不如蛛腹长丝满，

连结朱檐与画栏。

——[元]郝经《蚕》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1）

萧妃备受武则天欺凌，死时咒曰：“愿武则天为鼠我为猫。”武则天深为恐惧，诏令六宫不得养猫。

中部 蚕蛹

作茧才成便弃捐，

可怜辛苦为谁寒?

不如蛛腹长丝满，

连结朱檐与画栏。

——[元]郝经《蚕》

方浩铭终于说要回家一趟。叶素芬大为高兴，阴霾顿时一扫而光，一直盼着下班。她经常看电脑屏幕下方的时间，又看看手机上的时间，怕误差太多。好不容易熬到十一点五十，她决定提前一点儿下班。她将考勤卡递给郭章楠，说：“等会儿帮我刷一下。方浩铭今天回来，有些事。”

“没关系，你先走吧！”郭章楠说着，还抬起手扬了一下。

方浩铭今天回来，跟以往出差回来不一样。对他来说，回家跟出差一样。她则觉得他是贵宾，是远道而来幽会的情人。她想好好招待他，到菜市场买些好菜。买的时候她就计划好，中午简单些，三菜一汤；晚上多一个菜。为赶时间，还花两元雇了一辆人力车。她有点心疼，觉得刚才在菜市场一毛钱两毛钱地砍价白砍了，但又想花这么点钱就能让老公早一分钟早两分钟吻到很值得。

然而，菜煮差不多了，方浩铭还没到家。叶素芬打他的手机，他才说早到了，在分行几个部室坐坐，下班了请他们吃点便饭。匆匆忙忙的，忘了跟她说。她觉得扫兴，但很快又欣慰起来：男人嘛，总得以事业为重。

吃完饭洗了碗，叶素芬忙着整理房间。男人不在家，她变懒散了。早上起来被子没叠，衣服左一件右一件，洗脸台上洗发水、洗面

奶、沐浴乳之类堆得乱七八糟。没个男人，真不像家。她手忙脚乱收拾起来。

本来还想拖一下地板，方浩铭却到了。叶素芬一听开铁门的声音就知道，连忙奔过去帮助开木门，一眼看到他。他夸张地笑了笑，忙着脱鞋。她正要表示点亲热，楼道上来又一个男子。他提了两袋东西，应该不重，但累得气喘吁吁："哇，方行长，你家好高啊！"

"这就算高啊，上面还有一层呢！这是我爱人，姓叶。"方浩铭给宾主介绍，"这是我们行的师傅老刘，刘金文。都是同事，应该见过。"

"见过见过！"刘金文热烈反应，"我还记得，那次嫂子到我们行业务技能表演，坐我的车。"

"唉，那都是哪辈子的事了！"叶素芬连忙招呼客人进家门。

刘金文带了一袋土特产，搁在门边。宾主客气了几句，坐下来泡茶。茶具好久没用，叶素芬去洗。方浩铭拿了两个纸杯倒冷开水。刚喝一杯，刘金文就说："方行长你休息吧，不多打搅了。先来认个门，找得到以后经常来。"

"那是那是，以后要麻烦你可多了！"方浩铭说。

刘金文边说边出门："哪里敢说麻烦！行长的事就是我的工作！"

刘金文一转下楼梯，叶素芬就喊："妮仔，还不快出来看你老爸！"

方妮这才应声而出，居然有点不好意思。要是以前出差回来，她会扑到他怀里，他会抱起她来直亲。现在孩子大了，亲昵越来越少。方浩铭拍拍她的肩："对不起，忘了买东西给你吃！"

要是以前出差，在外地忘了，回到川州也会先在街上买点东西再进家门。今天，方浩铭确实忘了。不过，叶素芬发现刘金文送的东西，提到茶几上看，见是几盒肉脯干。方浩铭拆开一包，撕了分给方妮和叶素芬吃，自己也啃一块。他介绍说，肉脯干是"闽西八干"之

一，挺有名气，下酒挺好，当零食啃也不错。方妮是第一次吃，称味道很好。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2）

一家人边啃肉脯干，边听方浩铭介绍肉脯干的故事：晋惠帝在皇宫御宴上吃到肉脯干，觉得味道好极了，印象非常深。有一次，朝廷官员奏报说有个地方闹旱荒，灾民饿死很多。这皇帝听了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呢？灾民没饭吃，不会吃肉脯干吗？"叶素芬母女听了大笑。他突然说："妮子，你记得你在滴水岩干了什么好事吗？"

"当然记得，我用钱折了很多好玩的漂下去。"

"被人捡去啦！"

"真的？"

"真的！开始是一两个人捡到，后来又有人捡到，越来越多的人去捡，现在全县都在传那条小溪里头有钱捡，越传越神。"

"他们怎么说？"叶素芬也兴奋起来。

"滴水岩后头不是郭三妹家吗？她家后面不远的山边有个庙，人家说那庙里的女菩萨显灵了！"

叶素芬大笑："什么女菩萨，是我们家的女娃娃！"

那庙里供的是女菩萨。她叫景翩翩，是明朝末年江南几大美人之一，能诗善画，色艺双绝。后来，景翩翩被清溪一个富商骗到这小山沟来填二房。她不堪大妇的虐待，自缢而死。死后，当地文士们传咏她的诗稿，凭吊了一代又一代。有一年，有个学子进京赶考，半夜路过她墓前，听到有个女子吟诗。这学子立即想到是景翩翩显灵，请她再吟一遍，牢记下来。事后发现，这诗里竟然有考题。这学子考中进士，不忘她的大恩大德，回来立祠奉祀，人气一直比滴水岩旺。最近，传说她又显灵，从洞里漂钱出来救济百姓。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溪上溪下，洞里洞外，庙前庙后，热闹极了。

"什么时候，带我们妮仔也去烧支香。"叶素芬说，"那善事是我们妮仔做的，那个女菩萨肯定会保佑我们妮仔考好书！"

正说着，方浩铭的手机响了。这铃声不一样，是一个小女孩嗲嗲地叫唤：“喂——有电话了！喂——有电话了！”

“难听死了！”叶素芬嘟哝说。

这电话是公事，方浩铭应酬了几句。刚合机子，还没放回腰间的皮夹子，手机又响了，叫的是：“I love you! I love you！”

“叫起床的。”方浩铭有点不好意思，慌忙关机，“我现在定好每天中午两点就要起来，开好手机闹钟。”

“‘爱拉虎牛’是什么意思？”叶素芬追问。

“你不知道啊？”方妮笑道，“就是‘起床喽’、‘起床喽’！”

方浩铭听了大笑，顺手撕一小片肉脯干喂方妮：“真是个宝贝！”

叶素芬觉得他们父女两个有阴谋：“你们笑什么？”

“没有啊！”方妮说，“两点了，起床喽，我也要去上学喽！”

方妮一出门，叶素芬就扑到方浩铭怀里：“抱我一下！你好久没抱我了！”

方浩铭抱起叶素芬，滚到床上，但他只是亲了亲，心不在焉，手机还抓在手上，不时地看看时间。没多久，他便将她抱起来：“我要走了，下午要开贷审会，很重要。”

由于不良贷款太多，市分行信贷部门的人一听清溪两个字就生厌，新报来的项目，不等端上贷审会就给毙掉。三四年了，教育银行没再往这个县投一分钱。对这个支行，市分行只要求收贷，再是发展些存款。这样，地方领导不高兴了：你光在这里拉存款，投资就到外面去，要你这样的银行干什么？前任县委书记公开讲：不能支持地方的银行，可以撤掉！

新任县委书记李玉良对教育银行也很快表示出不满。在一次大会上，他通报了各家银行存款、贷款的新增数，要求各国有银行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支持贫困县的经济建设。接着，李书记讲一个当地民间故事，说蛟湖岸边有三座瘦削的山峰，像三把利剑直刺苍天，名叫“三剑峰”。移步换景，换个角度远望而去，这三座山峰

变成一个，很像一只猫蹲坐在那儿，面朝西，两眼盯着湖里。山巅的几棵松树像猫的耳朵和胡须，活灵活现，只是下巴缺了一块。传说，这是一只从天上下凡的金猫，专门吃福建，把金子屙江西去。当地有位义士愤怒了，张起弓箭，朝金猫射去，把它的下巴射掉，使它再不能吃福建屙江西。讲完故事，李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为官，就要造福一方！那种吃东屙西的事，是会让人愤怒的！会让人拿扫把赶掉的！会让人用箭射掉的！"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3）

会后评论，有的认为新书记讲话更文明，但也有人认为更狠毒，不仅公开表示自己反对吃东厨西的国有银行，还号召人们当那张弓射猫的义士。

说实话，银行并不想当那吃东厨西的金猫。哪个人当行长也想多政绩，哪个职工也想多绩效工资，这都需要经营效益好。中国银行业不比发达国家，中间业务才开始发育，主要还得靠多发放贷款。如果光揽储不放贷，哪来钱支付利息？存款调转外地放贷，虽然有效益但是很低，实属无奈。何况银行的职员大都是当地人，谁不想为自己家乡社会经济发展多做点事？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信誉让商业银行害怕了！

李玉良到任后，很快发现清溪留有一块肥肉，这就是“红军巷”旧城改造。李书记发现这块“禁地”的经济价值，第二个月就打响改造“红军巷”战役。县里成立项目领导小组，他亲自兼任组长，县长兼副组长，县委一名副书记兼常务副组长，下面还有建设局长、土地局长、公安局长等大小喽一大堆，干得轰轰烈烈。

大有大的难处，县委书记也难以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首先一个问题是国土储备中心需要两千万元周转金，以便让当地居民拆迁。七挪八凑只弄到八百来万元，需要向银行贷款一千二百万元。通过县人民银行召集几家商业银行商量，有商业银行愿意投资这个项目，但因为那里的金融信用太差，一报到市分行都给卡住。补偿款兑现不了，拆迁户那里遇到很大阻力。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方浩铭竞聘上教育银行清溪县支行行长。

一家商业银行与政府，一个支行行长与县委书记，毕竟遥远。尽管方浩铭一心急于拉上李书记的关系，还是戴着斗笠亲嘴——亲不到。方浩铭上任的第一天，就拜访他，自称是从他老家来的。可是，县委办主任说他出差了。事后了解，其实在县里。那么，是因为很忙

抽不开身，还是因为不想见这吃东屙西的小行长？方浩铭觉得很可能是后者，心慌意乱起来：现在他见面都不肯，还有什么戏唱？

方浩铭心里堵得很，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诉说。晚上应酬完，他想暂时避开公务的烦恼，散步到池子林家，又和他一起散步出来，躲到河边一个包厢里OK。他们就两条光棍，像当年一样干吼。池子林最拿手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破迷雾化冰霜”，这是唱给一个外号叫长辫子的女同学。方浩铭最喜欢的是“再过片刻那东方就要发白，心上人啊你为什么还不来”，这是唱给一个外号叫单摆的女同学。他们边唱老歌边回忆同学时光，谁谁谁打过哪个女同学的主意，现在说来笑来特别有味。

方浩铭跟池子林这“幽会”，火速给反映到李书记那里。原来，池子林是那些“钉子户”的头。县里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红军巷”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即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和联名告状，否则实行“两停”处理，即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包池子林的是他一个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堂叔，因为没能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上个月就给停职了，正比池子林还急，几乎无时无刻盯着他。现在，发现他跟教育银行新行长关系如此密切，随即汇报。

第七章 吃东屙西的金猫（4）

有关决策层便考虑：能不能通过这行长做他的思想工作?

第二天一上班，李书记主动召见方浩铭。

方浩铭一听大为兴奋，但不知道突然被召见的原因。李书记四十多岁，人很大条，显得随和。握完手坐下，秘书倒完茶退出，他直接说："听说，你找过我？"

方浩铭小心翼翼说："我想，一个银行工作要搞好，首先要靠地方党政领导支持。所以，我首先——第一个就拜访您。"

"嗯。"李书记只是点头，没有说话。他一张"由"字形的脸，块头又大，给人特别沉重的感觉。

"我是丹岩的'色狼'。"丹岩俚语女婿叫"细郎"，与"色狼"谐音，人们传为笑话。这样一下就拉近两人的距离，"我妻子叶素芬也是丹岩人。前一段，我岳父——就是'好好先生'去世，您还亲自去了……"

"哦，是的是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很小，小县更是。我跟你——岳父……不错不错！哎——你在清溪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有一个大学同学，很要好，叫池子林。现在，他在这里开小店。"

"池子林……这名字有点熟……哦，对了，'红军巷'旧城改造，他要搬迁，听说还不肯，听说还是他在那儿带头顶着。"

"这……我不太清楚，我刚到。"

"拆迁，旧貌换新颜，好事嘛！你当行长的，应当开导开导他，要支持县里的工作嘛！你不支持县里工作，县里怎么支持你工作？"

"那是那是！"

"哟，九点了，我还有个会。你有事吗？"

"没有没有！今天只是来看一下书记，具体工作等您有空的时候再汇报。"

方浩铭只得匆匆告辞，准备了满肚子的话没机会说。回到行里，回想一下，他注意到要求“开导”池子林的事，但分不清是顺便说说还是特地要求。不管怎么说，不能把大书记的话当耳边风。这显然是个契机，难得的机会，现在送上门了！

中午，方浩铭特地请池子林吃饭。就两个人，在小酒馆。他如实讲上午见李书记的情形。池子林说：“真难为你了！”

方浩铭说：“也没什么为难。大不了，我不当这行长吧，总不至于被开除，总比你的结局好。”

“我可不希望你跟我比啊！”

“当然，我也真希望你能趁着这机会解决问题。这样僵着，也不是办法，最终你是顶不过政府的。如果有可能，就给我一点面子吧！其实，轮到县委书记亲自过问，也算给你面子了。”

“说的也是。问题是，他们一点儿让步都不肯，光要我们老百姓支持、支持、再支持，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方浩铭心里有数了。下午一上班，他就去找李书记，希望双方在价格上适当做些让步，如果资金上有困难教育银行可以考虑投入一些。

李书记立即追问：“教育银行贷款松吗？”

“松倒是不松，不过我想可以试试——事在人为。”

李书记当即叫建设局长把现成的材料送过来，方浩铭则叫信贷科长赶过来，一起探讨如何尽快从教育银行贷款一千两百万元。晚上，李书记宴请方浩铭，热情洋溢。

当晚，方浩铭直接给市分行伊行长挂电话，如实汇报情况，强调投放新的贷款是发展清溪支行的“瓶颈”，请求为这笔贷款开绿灯。方浩铭是伊行长选拔的，如果他没有业绩，表明行长用错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有所偏爱。但现在贷审制度严了，贷审委的每一个人都得负责，如有差错要终身追究。这样，有些人变得宁愿错卡一

批也不愿错贷一笔。像这样上千万元，更是谨慎有余。伊行长全力支持，只提了一个问题：他们拿什么担保?

第七章 吃东厢西的金猫（5）

是否同意放贷，关键看风险如何。地方政府本身的金融信誉欠佳，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如果没什么风险，早被其他银行抢走。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可能有高利率大效益啊！方浩铭重点在担保上做文章，破例要求提供双担保。对于县里来说，只要能快点贷到款，别说双担保，三担保也没问题。李书记快言快语说："要哪两个，你自己挑吧！"

方浩铭挑了两个，一个是县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资产六千三百多万元；另一个是县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有资产七千九百多万元。林业、电业，都是山区经济的命根子。如果这都不可靠，那么不仅当地银行没有什么可依靠，当地政府也没什么可依靠了！

用这一亿四千多万元资产担保这一千两百万元贷款，李书记欣然同意。于是，方浩铭今天带着县委副书记兼"红军巷"旧城改造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等人到川州，当面向市分行贷审会汇报。

方浩铭回家，已是深夜。尽管醉得差不多，他还能够控制自己。他尽量小声地开铁门开木门，脱鞋换鞋，选择小灯开，却开不亮。一连开几盏，一盏都不亮，他感到奇怪："怎么，停电了？"

"灯坏了——可能是保险丝断了。"叶素芬正开始迷糊，稍有点响声便醒。她起床，点起蜡烛，走出卧室。

"你去睡吧，我没事。"方浩铭边说边脱衣服。

"洗澡的热水还有。十点多才停的，我正看着电视，突然停掉。"

"你不会打个电话，叫电工来看一下。"

"打了，出去了，到现在没回话。"

"我去看一下！"

"不敢哦！你喝了酒，电不是开玩笑的！"

"冰箱里东西会坏掉。"

"一个晚上，这种天气，没关系。"

“那好吧，你先去睡，我要冲个澡。”

太迟了，方浩铭没有洗头，只是冲澡，很快奔上床。叶素芬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是故意不理他，没有转身，他只好将她搂过来。

“你怎么喝那么多啊！”叶素芬受不了方浩铭的酒气，推开他。

“唉，没办法啊！这年头，工作就是喝酒，没酒就像开车没油。”

“一个晚上就是喝酒？从六点喝到现在——比上班时间还长，怎么喝啊！”

“没有都是喝酒，还唱了歌，散散酒气。”

“怎么当领导的都会喝酒？”

“领导也是人啊……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女人家，少管男人的事！”

“你是我老公啊！你如果不是我老公，我管你干什么？”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想睡了。”

“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还有很多事。明天安心在家休息一天，我们陪女儿好好爬个山，就在山上吃午饭。晚上，我好好陪你。”

方浩铭习惯地搂过叶素芬，但是没有下文，很快睡去，睡得沉沉的。

叶素芬却还睡不着。

自从那个该死的考核以来她都睡不好，好不容易睡去又容易醒来，醒来之后无法再入睡。脑子像煮开的锅，盖都盖不住，扬汤止沸不是办法，似乎唯有釜底抽薪——只有死了，才能让一切安宁下来。

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啊！

想起那天在卫生间差点跳楼的事，叶素芬心里至今都会一惊。现在，她一到窗户边就有一种恐惧感，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其实，家里的窗装了防盗网，用粗铁条焊住了，人都可以站上去，但她还是怕。晾晒衣物也不敢挂到窗外，就挂在阳台内。防盗网上的花草，她不敢去浇水了，叫女儿代劳。洗衣、浇水之类家务每天都得做，那种

恐惧感也就天天笼罩在心上。想当年，在三楼与九楼两者之间，她固执地选了九楼，理由是视线好又可以多爬楼梯多减肥，哪想突然会变出恐高症来？她后悔了，萌生搬家的念头。

第七章 吃东屙西的金猫（6）

母亲早逝。是不是外婆也早逝、外婆的母亲也早逝——冥冥之中注定了她们早逝的宿命？如果是这样，更觉得那天没跳是对的，她要打破这种怪圈。然而她又想，如果真是这样，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说不准哪天她还是会寻短见？这么一想，她更恐惧了，恐惧路上的车，恐惧上下班的电梯，恐惧一切可能导致意外死亡的因素。不过她又想：如果真要早逝，还是暴死好，千万不要像父亲那样死都让人家等不耐烦。人反正有一死，我将怎样死呢？

方浩铭忽然频频大张嘴，又蠕动了一阵身子，然后爬起来，在床头柜上摸什么。

“找什么？”叶素芬问。

方浩铭回答：“水。渴死了。”

叶素芬爬起来，摸到打火机和蜡烛，点着了，到厅上倒矿泉水。方浩铭一咕嘟喝光，说还要。她又倒了一杯，他马上又喝光，说：“我还要睡。”

没几分钟方浩铭又打起呼噜来。叶素芬仍然睡不着。她主动抱着他，想象着明天陪女儿爬山，晚上他说了陪她——到时肯定要做爱，他们已经好久没做了。

方浩铭醒来，太阳已经照到阳台。

叶素芬不在床上，他抓起手机看时间，已经八点多。虽然眼睛酸酸的还想睡，但他想起爬山的事，立即起来，边走出卧室边埋怨叶素芬或者方妮没早叫他起床。进卫生间，习惯地摸门边的开关，灯随之亮起。他看到洗脸台上点剩的蜡烛，一下想起昨晚断过电，边开水龙头边大声问外面的叶素芬：“怎么有电了？”

“我修了。”

“你修了——你会修电？”

“我不修，你会修啊？”

“我想今天叫电工，他再没空就我自己修。”

“你当行长啦，大忙人啊，等得了你吗？”

“你叫电工了？”

“真是我自己修的。”

“你怎么修？”

“早上起来，我想大清早麻烦人家不好，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先去看一下。我有点怕，叫女儿一起去。我拿了晒衣服的木叉子，戳一下那盒子，想看看保险丝有没有断。没想到，才戳一下，那电表就呼呼呼转起来，我厉害吗？”

“这个奸老虎的呀！”方浩铭用俚语骂道。他常觉得，对这么一个老婆不能不爱。

登山可以有好多理由。叶素芬家离那山脚有两公里，她和丈夫、孩子照样去。方妮长得高瘦，有些娇气，体育总不及格。现在上初中了，中考要计算体育分，要强化锻炼。所以，方浩铭对这事不能忽略。

这是方浩铭当行长之后第一次爬山，还想拎两只桶去提水。叶素芬说：“算了吧，你又不能每星期帮我提！”

方浩铭现在爬山也要带手机，生怕人家找不到。叶素芬依了，将他的手机放进背袋，反正还要带钥匙、钱包、纸头之类，多那么点玩意儿重不到哪儿去。

山大了路多，可每一条路都人如穿梭。上山没几步，在房子护坡下面的路边，有一个盒子样小巧的土地庙，香火不少。有个妇人跪在那儿，对着黑洞洞的庙里说着什么。方妮问方浩铭：“她说什么？”

“总是求菩萨保佑。”方浩铭淡淡地说。他在心里感慨：我们这些人活得并不如她啊，既不相信因果报应之类，又不相信天下大同之类，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今天，只相信能够得到的，多可怕！

方浩铭不想想那些玄乎的东西，注意力转到眼前，转到上上下下的女人身上。有些女人上山早，现在下山，一路小跑，两只乳房随着

脚步跳动，挺抢眼的。有个女人更吸引人：两条大腿大概自从出生以来都没见过天日，今天突然穿着短到根部的牛仔裤出来，显得特别白嫩，像是婴孩的皮肤。他从武侠小说上读过古人赞美女人“肤如凝脂”，在现实中见到还是头一回。那女人擦肩而过了，他还忍不住回头，贪婪地盯了一眼，余光瞥见叶素芬。

第七章 吃东屙西的金猫（7）

叶素芬昨晚没睡好，体力明显更差些，没走多久就落到后头。方浩铭止步，等她跟上。她喘着粗气，撒娇说："老公，背我吧！"

方浩铭拉起叶素芬的手，拖着她走："你又不是新的。"

"新的又怎么样？"

"你如果是新的啊，像那个女孩子一样啊，我就背着……捧着你走，捧回家，捧到房间，捧到床上……"

叶素芬甩了方浩铭的手，顺手在他大腿上狠狠地旋转一把。这一把旋转得钻心的疼，可是身边上上下下的人很多，又想这玩笑也许太过分了，他只能自己揉揉痛处，没敢报复也没敢呻吟。

方妮一个人走在前面，站在一片橘子林边，专注地看缠在竹篱上的花。方浩铭跟上，表扬说："我家宝宝进步了，比你老娘更行！"

"不敢站这里！"叶素芬教训方妮，"你没读过吗？'瓜田李下'，到瓜田里不要系鞋带，到李树下不要整帽子。在橘子树边也一样，不要乱看，人家还以为你要偷橘子。"

"我才不要它狗屁橘子哩！"方妮不高兴了。

再走一段路，到一个亭子。这是一条通往山里的老路，亭子破旧。如今，山里人有了新的观念，老亭子也有了新的用场。络绎不绝的城里人进山，带来了喧闹，带来了污染，也带来了市场。山里的人，本事大点的搭起简易建筑开饭店，推销自家饲养的鸡鸭鱼肉，本事小点的就在路边摆地摊推销自家种出的蔬菜，有些人则利用起这个旧亭子。

从山麓走到这儿，大约四十分钟，开始出汗，一些人需要坐一坐，需要喝点水。有户人家贩了好几个牌子的矿泉水，可他们又备一大铝锅藤茶，免费供应行人。有的人喝了不算，还要用自带的瓶子装走。方妮也爱喝这茶，问方浩铭："这是什么草？"

“不知道，反正喝了有好处。”方浩铭说，“你看人家多淳朴。在城里，在旅游区，那些人是利用这种机会赚取暴利。像这样的好人，除了在武侠小说里头，只能在大山里看到了。你好好观察一下，回去写篇作文。”

方妮注意到：一对中年夫妇在做米果，行人现买现吃，一元钱一个，钱由买者自行丢入地上的篮子，大票找零也由自己在篮子里找，找好了摊在巴掌上给卖者看一眼。边上还卖橘子，用一小块箱板纸写了个牌子“五角一斤”，由买的人自己称，钱也是丢进那篮子。

方妮长这么大，称不是没见过，但从来没动过。她见可以自己动手，好奇了：“我也来称一斤。”

方妮奔过去，自己称了两斤橘子，丢一元钱，拿起一个就要吃。叶素芬连忙抢下：“等一下，别那么贪吃！这些水果都喷了农药，要先洗一下才能吃。”

叶素芬将手里的背包递给方浩铭，夺过方妮手里的橘子去泉水边洗。

亭子前，停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车上载着一台简易小机器，挂个小牌，上面写着：“现榨甘蔗汁，一元一杯。”车边有个十###岁的女孩，是这小摊子的主人。她在这儿设摊有一段时间了，以前卖菠萝、荸荠之类，大大小小一个个削好。现在，她换行当。没有顾客时，就看书，看得埋着头又咬着拳头微笑——很可能是看言情小说。她身子伏在自行车坐垫上，一脚搁在车子踏板上，屁股则后拱顶着亭柱，旁若无人。

方妮对榨蔗好奇了，上前观察。她问要不要买一杯。方妮摇了摇头。她继续陶醉她的书。

叶素芬洗橘子回来，见方妮在那里垂涎欲滴，忙问：“要不要妈买一杯给你喝？”

第七章 吃东厨西的金猫（8）

“好啊！”方妮脱口而出，马上伸手从筐子里挑选一段最大的甘蔗。这甘蔗已经削掉皮，洗净了。

那姑娘搁了书，一手套上塑料手套，接过甘蔗，塞到机子里榨，另一只手摇动轮子。甘蔗从上头压下去，经过两个轮子的紧压，变成一片片渣出来，汁就滴在下方的盘子里。那姑娘一手在出口处接了渣，再榨一道，就任其丢落地上。方妮见了，伸手去接。叶素芬把她的手挡开，训道：“别好闲啦！那已经榨完，没用啦！”

方浩铭看了，若有所思：“嗯……还有点现代经济的样子！用机器，省得牙齿啃，榨得点滴不剩，时间又快，多好！”

“好像有专家说，啃甘蔗能锻炼牙齿，又对面部肌肉有好处。”叶素芬说。

“甘蔗没有两头甜嘛，那你还想……”方浩铭不屑于跟叶素芬争论。

方妮有甘蔗汁，不吃橘子了。叶素芬想把橘子放入背袋，又怕弄湿里头的东西，继续提在手上。

一路上上下下的人很多，不时会碰上一两个熟人，有的还是同事。叶素芬碰上同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她）看到她手上的橘子，会不会认为是偷摘的？当然，他（她）不会直说，会这样想也只是放在心里，——这就糟了，可能因此认定她品行有问题，要在下次行为排查中举报，或者在年终考评中打低分……她不敢往下想象了，忙说：“这橘子是我女儿刚买的，五角钱一斤，味道很好，你尝一个看！”

一连几次这样，方浩铭看不惯了，酸不溜丢地说：“那几个橘子重不重啊，不如干脆扔掉！”

“不关你的事！”叶素芬应道。她感到委屈，觉得丈夫一点儿也不理解她。

再走一段小路到大路。这是条林业公路，路到哪儿林光到哪儿，山虽然深却不见老林。现在已经没有运木头的大车上来，只有一些人坐小轿车或者出租车上来休闲。

没走几步，有个挺大的山庄，还是游乐场，各类设施较多。方妮一见秋千就乐，不经请示跑过去荡。她越荡越高，粉红色的衣裳像鸟儿的翅膀一样飞舞，欢快得咯咯直笑。难得见她这么开心。方浩铭和叶素芬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准备等她再荡一会儿继续上。

突然，方浩铭的手机响起来。一看，有好几个未接电话，全是夏雪打的。他回拨过去，解释说在爬山，信号不好，有时有有时没有。夏雪说池子林那些人又在闹事，李书记请他火速赶回县里。他皱了皱眉，只好说："我马上来！"

方浩铭紧接着给刘金文打电话，叫他立即赶到这山上来接他回清溪。又挂给池子林，询问怎么回事。他不无生气地说："不是说好好的吗，政府已经同意每平方米提高一百元，等我们省行贷款批下来就兑现，还闹什么？"

池子林却说："我们没有闹。是他们等不及。说是谈好了，可以拆，又要来硬的。杀倒了猪讲价，谁相信啊！"

"我看不会骗你们。"

"你看有什么用，我看也没用，要大家看。其实，我们也想早点拆。没水、没电，你以为这日子好过吗？叫他们当官的来住住看！周围的房子都拆了，其他地方的老鼠集中到这几幢来，每天晚上像开运动会像打仗一样，觉都睡不好，你以为我们怕寂寞是吗？只要打发好，我连夜都会搬。"

方浩铭劝慰几句，说马上就来，约好中午一块儿吃饭。

等车的空当，方浩铭走到秋千架边摇方妮。方妮不要他摇，每到底时自己用脚撑一下地就荡得高高的，开心极了，笑声一串又一串。

他深受感染，边上秋千架一空，他便坐上去。那坐垫是个旧的小轮胎，他坐不住，不是屁股落到胎圈里头，身子缩成一团，就落在一

边，失去平衡，身子仰起。自己荡来，要一下一下点地，别别扭扭，洋相百出，惹得叶素芬捧腹大笑。

很遗憾，方浩铭的小车很快到了。

他问方妮要不要坐车下山，她说不，还要玩。他没有强求，忍不住吻了她一下，拍了拍她的肩："要乖啊，要听你妈的话，好好读书。"

方浩铭快走到车边的时候，方妮忽然喊道："爸，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方浩铭止步。

"你过来！"

方浩铭边回头边抱怨："什么事不会说啊，还要我跑过去！"

"我想坐你的车回家。"

"好啊，这有什么不好？还要我过来牵你是吗？"

"你要背我！"

"啊——"方浩铭哭笑不得，"你好意思吗？你看这么多人，人家比你小的都没赖爸妈背，你好意思啊？"

"我就要！"

"你就要……你叫你老娘背，我可不好意思背你！"方浩铭真的叫叶素芬。

"别理她！"叶素芬沉了脸，"你过来，看她要不要走！"

"走喽，爸牵你！"方浩铭折中说。

方妮撅起嘴，蹲下不动："我不，就不！"

"唉呀，好吧好吧！"方浩铭叹了叹，笑了笑，牵起女儿，真的背了起来，"这么大的孩子，难得背几回了！"

"你呀，净是宠她！"叶素芬怨道。

第八章 动物之甲（1）

有人误把穿山甲当龙献给商陵君，商陵君很高兴。有人说这不是龙而是穿山甲，商陵君大怒，鞭打他一顿，从此再无人敢说这不是龙。

失眠像丢了钥匙，拿着一大串别的钥匙这把试一下那把试一下，等那串钥匙试完，天差不多亮了。如果疲惫能够像露水一样随着阳光的出现而消失也罢，问题是它像缺乏水分的花草在烈日下愈发颓废。

失眠也给叶素芬带来意外的收获。一则瘦得越来越明显，身材变好起来；二则为了打起精神，上了点淡妆；三则人一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衣物变得不能穿，不得不新买。这样一来，她几乎变了一个人，变得经常有人称赞她漂亮。她相信，其中不少人不只是恭维。

这样的称赞要是以前有就好了。现在，叶素芬只能报以苦笑。如果能够不要，她宁肯不要这样的漂亮。

现在上班，叶素芬有点怕那个卫生间，不敢往窗外看。她尽量不上那卫生间，尽量忍到家里，尽量少喝水。当然，开水还得打，自己不喝不等于别人不喝。以前都帮主任打开水，现在不打，是因为方浩铭提拔了变神气，还是因为被评基本称职有情绪？哪种理由都站不住脚，都可能影响下年的考评。还是忍着吧！你有本事吗？有本事自己当主任去，保险倒过来，他给你打。没本事，就老实点，且当“劳动教养”吧！

叶素芬还觉得手软脚软，浑身无力。下班回家要爬九楼，变得越来越艰难。每爬两三层，她就要休息一两分钟。这倒不是心情问题，实在是手脚无力。还好上班有电梯，尽管才一层，也乘电梯，省一层的力气。

回到办公室，叶素芬要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呆呆地坐着，像泥塑菩萨一样，让路过门口的同事看到多不好。伏下来，趴在办公桌

上自然更舒服，可是让人看到更不好。她拿了一份材料摊着，两手揉着太阳穴，顺便挡住门外看她眼部的视线，闭目养神。

“嘿！”叶素芬耳边突然响一声，而且被人抓了一下左手，脑袋差点磕到桌子上，心脏吓得简直要蹦出喉咙。抬头一看，发现是郭三妹神不知鬼不觉到身边，正为自己的恶作剧得意地大笑。她真要生气了：“小妖精，揍死你！”

“在想什么呀，想方行长还是想我啊？”郭三妹嬉皮笑脸。

叶素芬揣着心口：“当然想老公喽！哪像你，老公都不想，有——问——题！”

“哎，我有个事：我想买台电脑。晚上没事，在宿舍也可以上上网，你说好吗？”

“好啊！早就该买啦！”

“我想买台二手货。”

“要买就买新的，现在电脑便宜了。”

“对我来说还是太贵。我想还是先买个旧的，能上网就行。电脑又不比衣服，要穿在外面让人看。”

“这倒也是……好吧，我陪！什么时候？”

“中午吧！”

“中午？”

“现在凉了，还要午睡？”

“不要午睡是可以，可我……这些天没睡好，晚上老睡不好，白天很累。”

“我是想，这种店晚上会关门，上班时间又不好走开，只有中午。”

“好吧，谁叫我当你大姐呢！”

下班后，叶素芬和郭三妹在路口等方妮放学出来，三个人在路边吃快餐。吃完，叶素芬抢着付了钱。

郭三妹过意不去：“那怎么行呢？是我请你出来……”

“哎呀，吃快餐你还吃得穷我啊！”

逛街今天就逛不起了。旧货店不比服装店，一条街也难得一个。而买电脑远比买服装复杂。现在电脑的种类很多，叶素芬也就大致知道硬盘、光驱和内存之类，其他还没女儿懂。偏偏郭三妹没有买旧货的样子。本来女人买一把青菜也要货比三家，讨价还价三五个回合，像这样上千元的东西更不容易成交。

第八章 动物之甲（2）

在第一个店，叶素芬就站不住了，不等店主请自己就找张旧椅子坐下。到第二个店，叶素芬简直是帮店主说服郭三妹，但无效。一出店门，叶素芬笑郭三妹："难怪还没有嫁出去！你挑男人也这样挑肥拣瘦？"

"哪里啊，你不想也有很多男人挑我——嫌我！没文凭，没固定工作……"

郭三妹唉声叹气，叶素芬没答理。叶素芬真的不想走了，有意无意落在郭三妹后头。

走完一段一边拆迁一边新楼快要竣工的小巷，步上另一条小街时，郭三妹驻足等叶素芬，怨道："你怎么走路也想心事？"

"谁说我想心事！"叶素芬抬起头来，"我是想……刚才，我们路过那里，丢了一堆东西，有一个布娃娃丢在那儿，我……我总觉得……觉得……太……太难看了！"

"布娃娃……布娃娃那有什么关系，又不是真的孩子。"

"可也……也不过意啊！不行，不能乱丢！"说着，叶素芬立即调头。

原来是搬迁户丢了一堆废物，其中有破旧衣物，破旧书报，破旧坛坛罐罐之类，最醒目的是有个破旧的芭芘娃娃赫然倒趴在那儿，让叶素芬看不过意。她上前拎起那个布娃娃，直到小街塞进垃圾箱。

做完这件事，叶素芬愉快了些，很快走到第三个电脑旧货店，但仍然没有成交。于是，她摊牌："我实在没力气了，我要先回家。再走，你自己走。"

天一黑，叶素芬变得恐惧起来。她想，今天晚上怎么入睡呢？

回忆了一大串日子，一次也记不住是怎么入睡的。睡觉，像死亡一样神秘。我将如何死亡？不知道。我今晚将如何睡着？也不知道。但是，她明显地感到很可能又要失眠，又要在床上翻来覆去，而明天

又要半死不活……她怕了！吃完饭，洗完碗，安顿好女儿做作业，上街买安眠药。

药店很多，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有的还有医生坐堂，夜以继日，非常方便，但现在到处买不到安眠药。他们说前一段发生过用安眠药迷奸的案子，现在安眠药都给控制起来。叶素芬走了好几家，只有一家有卖，但最多只能卖十粒，要两元多！她觉得太贵，不想被宰，当场退货。那医生劝告说："除了我这儿你买不到，不信你再走！"

叶素芬偏不信。可是直到走不动，果然还没找到第二家卖安眠药的。她不想再走了，也不想吃回头草，问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药。这青年医生说，他最近配了一个方子，很有效，没有副作用，连续吃一星期，基本能恢复正常。如果真是这样，自然更好。结果一算，要二十多元。虽然更贵，但她看药丸不少，心想可能值二十多元吧，一咬牙付了钱。她想，只要能让我像以前一样睡觉，二百元也值！

这一夜，叶素芬果然睡得很好，还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梦见一家外资银行到川州来开支行，公开招聘人员。她去应聘。那主考官也是中国人，说汉语。他问："你在国有银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那里太累了？"

"怎么累？"

"说不清楚，哪儿都累。"

"到我们银行就不累吗？"

"我想，可能没我们银行累。"

"如果到我们银行，你准备怎么干？"

"主管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好好干，干好了，要对得起我拿的工资，但不要到处看人脸色，到处提心吊胆，到处不舒不适，下班就能回家，回家就能陪老公、孩子，上床就能睡觉，一睡就能到天亮。"

“OK！”那主考官终于说句英文，当场录用叶素芬，叫她明天开始上班。

第八章 动物之甲（3）

这时，叶素芬醒了，真要上班了，只遗憾不是真的到那家外资银行，不过精神显然比往日要好些。

上班没多久，叶素芬又觉得身体不适。头痛，目眩，心跳，喘息，频脉，两边太阳穴很痛，月经也迟迟不来，说不清楚的难受。她觉得不止是睡不好的问题了，想到医院看看，又顾虑重重。两年一次，行里已经组织体检，女职员还加了妇科，你平时一个人还去查什么？身体不好，肯定影响工作；如果是传染病，同事得躲着你；如果是性病，虽然传染不到一般同事，但可以由此断定你品行有问题。因此，她决定不公开请假，跑离市分行、支行以及本行储蓄所远的医院，且利用双休日。怕丈夫、孩子担心，对他们也没有说。

检查结果，没哪个部位异常，一切都正常。换个医院，结论差不多。有个年轻的男医生建议说："你可以去看看心理医生。"

"你才神经病呢！"叶素芬本能地骂道。话出口了，才发觉失态，连忙道歉。

"其实没什么，你不必紧张。"那医生挺有涵养，"现代社会是压力社会。据调查，每十个薪水阶级人士中，就有一个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忠告。在国外，找心理医生看看，就像我们找医生看感冒一样。"

叶素芬不想多听，边道谢边退出。出了医院大门，她的心还乱跳不已。让人怀疑自己精神有问题，岂不更糟？

圣诞节下午，余明玄到办公室找叶素芬，她感到意外。

自从那次被郑兴哲性骚扰之后，他们都没见过。事后她也觉得当时反应可能过分了些，他毕竟是自己的恩人，但她觉得没必要为此道歉，让他误以为有机可乘。让人家议论跟那么个老头有什么绯闻，想想都可怕。她下了决心，如果再请她吃饭绝对不去。

今天，余明玄有个朋友在南非赚了些钱，想汇过来，因为家里人没文化，想汇到他那儿并委托他存储。他不知道怎么办，特地来咨

询。她想争取这笔外汇能存在教育银行，能算她的揽储任务，马上挂电话询问国际业务部，并下去拿了相关资料给他。忙完正事，他问："今天圣诞节，准备怎么过啊？"

"我们这么土的人，过什么洋节？"叶素芬笑了笑。

"哎，越是土气就越需要洋气，就像越是贫血越是要补血一样。"

正说着，下班时间到，郭三妹上来更衣。一见余明玄，她止步了，一时不知该进还是该退。他马上热情地叫唤："嘿，岳母娘的女儿！"

"哦，余大老板！"郭三妹挺大方，主动伸出手。

余明玄说："我特地来请你和小叶过圣诞。"

郭三妹拿眼看叶素芬，她只好说："有空就去吧！"

"好吧，大姐去我也去！本来李主任还叫我吃饭，我不去了。"郭三妹说着马上打电话辞掉李主任那边。

叶素芬不好再拒绝。可是，接完方妮，余明玄说去接郑兴哲，她马上意识到他想拉皮条，立即说："我家里还有事，我还是不去！"

余明玄尴尬地笑笑："那算了！他家那边不好走，他上了年纪不一定喜欢过洋节，我们年轻人自己去！"

余明玄没有停车，叶素芬也没坚持下车。车子开到歌舞团接一个姓姚的女孩子，晚餐在那郊外水库边一家酒店。由于没有事先预订，包厢全满，只能在大厅。这店的主菜是水库里的各种鲜鱼，又有各种各样的煮法，令人大开眼界，大开胃口。

余明玄忙于跟小姚、郭三妹周旋。小姚有些吃醋，郭三妹则偏偏给他们造醋，热热闹闹。方妮觉得这鱼特别好吃，埋头自己吃。叶素芬没什么食欲，炸的、煎的、焖的、清蒸的、红烧的，各种鱼只是尝一尝，没一碗下过三次筷子。可是，酸辣鱼片汤上桌时，她突然变得贪婪起来，又是鱼又是汤，从大碗打到自己小碗，吃完一碗接着盛第二碗。余明玄注意到，大笑起来："哈哈哈，有好事啦！"

第八章 动物之甲（4）

大家怔住。叶素芬也听到，抬起头来，见余明玄正盯着她，立刻明白了，但是装傻：“什么好事？”

“我们这位小朋友快有小弟弟了！”

“你胡说什么啊！”叶素芬满脸涨红，“我爱吃辣，从小就爱吃，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好，好，好，爱吃就好！”余明玄拍着手，“小姐，再来一碗酸辣鱼片汤！”

叶素芬嘴上不承认，心里则想：真该去做个妇科检查，怎么独独忘了这？

第二天，叶素芬到妇幼保健院一查，果然发现怀孕，已经两个多月。真奇怪，每次都有采取措施，怎么还会“中标”？

意外怀孕必须流掉，这不用考虑。流产是鼓励的，可以大大方方请假休息，只是叶素芬现在非常忌讳请假这种事。她不能再请假，除非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她决定索性等几天，等元旦放假，连着双休日，可以连续休息三天，就不要另外请假了。

接下来几天虽然还有种种不适，但叶素芬的心安定了许多。她想，问题的根源终于找到，原来是怀孕这种不尴不尬的事。等手术一做，一切就会变好。

女人怀孕是男人骄傲的好时机，也是女人撒娇的好时机。现在，方浩铭的工作已经走上轨道，稍有空时会在上班的时候给叶素芬挂挂电话，交流近日工作生活情况，说笑几句。他告诉她，省行批了那一千两百万元贷款，清溪支行一下增加了几百万元存款，增幅居当地金融系统第一，在全市教育银行中也跃居前列。过几天就要到季末年底，第四季度的效益工资肯定也增长。这样，他算是一炮打响，站住脚跟了。不过，接下去的日子并不轻松。你想啊，人家那一千两百万元不是贷给你存的，是要用的，且很快会用光，一年期满后还要还

光，而增长的基数已经形成，新的一年要求有新的增长，这一千两百万元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窟窿，首先要填平这个窟窿才可能有新的增长。因此，现在要赶紧寻找新的增长点。

“没完没了地增？”叶素芬同情地问。

“那是哦，不然怎么叫‘银行价值最大化’？当然，等明年这时候，窟窿填掉，新的增长点体现出来，我就可以松口气。”

“后年不是又要求新的增长？”

“那……那是哟！最大化就是无穷的大，不可能让你有歇息空间。嗳，做人嘛……男人总是这样。开始的时候，能够看你一眼就满足了，后来就要求握手，再后来就要求亲吻拥抱……做了男人，没办法啊！所以，大小官都要男人当，这世界才会不断进步。”

叶素芬本来想说过两天要去流产的事，现在不想说了。在命运的痛击之下，这个肚子里存不住话的女人变了。她想，少让他分心吧！

元旦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一年存款多少，贷款多少，盈亏又多少，都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而且必须在这一天把账算清楚。还必须等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教育银行的账目对齐，算一个通宵是至少的，经常要把元旦搭上。

算账主要是会计的事，以前每一个新年方浩铭都是从上一年干到新的一年。今年元旦，他不当会计了，但是当行长，得陪着。万一发生账不齐之类的事，他必须在场指挥并当即处理。这样，他仍然回不了家。叶素芬也没指望他回来。

这天下点小雨，明显又冷了一些。叶素芬对方妮说：“外面又下雨又冷，你就不要出去了，就在家里做作业。我有点事，去办公室一下。”

第八章 动物之甲（5）

叶素芬加了一件毛衣，到街口拦一部出租车直接到妇幼保健院。路上，她把车窗摇下，让冰一样的风和雨扑面而来，使自己更加精神。听说以前捎排的女人，整年跟男人在河上，生孩子都在河上，自己接生，自己剪脐带，自己到河水中洗东洗西，还不照样活好好的？她告诫自己说："叶素芬啊叶素芬，你的命够好了，不要太娇气！再这样养尊处优下去，下岗了怎么活啊！下岗了，水费、电费、煤气费都缴不起，摆地摊、捡垃圾、当'三陪'还不都是人干的？只怕像你这样——这样的年纪，当'三陪'都赚不到几个钱！"

妇幼保健院现在也讲经济效益，元旦照常上班。但毕竟是节日，病人能拖的都会拖一两天。这也好，不用排队，叶素芬一到就做手术。由于时间拖太久，她被做手术的医生埋怨了几句。手术不太顺利，流了很多血，多受了点苦。出手术室，她疼得实在走不动，不得不在走道的长椅上坐下休息，后悔没叫方浩铭或者其他什么人来照顾一下。

休息一会儿，叶素芬觉得好了些，忍着疼痛下楼，叫一辆出租车回家。

今天回家爬这九楼，像登天一样艰难，每爬一层都要休息一会儿。好不容易到家门口，掏钥匙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水泥台阶上瘫下来。这时，搬家的念头再次闪现，并暗暗下了决心。

家家户户铁门紧闭，楼道里安安静静。突然，八楼铁门开了，有人出来。叶素芬想这样子给人看到不好，连忙起身开自家的门。倒到床上，她又想起没买点什么补一补，万一弄垮身子得不偿失。她想起床，自己下楼上街，去买点什么，可是浑身无力。方妮毕竟还小，最好不要让她知道这些。她只好给方浩铭打电话，如实相告，抱怨说："都是你不好！"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方浩铭听了大笑，“要是别人‘不好’，那还得了！”

“我在这儿受苦受难，人都快死了，你还笑哩！”叶素芬哭笑不得，“你下午能不能回来？”

“下午……哎呀，实在不巧！这样吧，我争取明天一早回去。今天下午，我先叫人送点东西慰劳你。”

下午两点多，刘金文送来一盆鸡汤。他开口闭口叫嫂子（其实他年龄比方浩铭大多了），说方浩铭一挂完电话就叫他动身，同时叫这边酒店杀鸡，用参炖好。他强调说，这鸡是土的，参是上等的，做工是卫生的，唠唠叨叨，唯恐没把方浩铭的心意转达周全。

等他一走，叶素芬开始喝鸡汤，忍不住掉泪，接连落进汤里。

第二天上午，方浩铭赶回来，还带了池子林。池子林要逛街，看有什么商机。刘金文开着车带他逛，方浩铭带菜先回家。

方浩铭带回了半头野生动物，却不肯煮给客人吃。叶素芬骂道：“你这卖虾米的，真不够朋友！”

“你懂个屁！自己吃就行了，还要摆到大街上？”方浩铭说，“我是想，这种东西我在外面不难吃到，你们就不容易了。女人家吃了又特别好，就全留给你和女儿吃，——真没良心！”

“好——我老公真好——！”

“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你保证猜不到。你闭上眼睛！”

方浩铭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片东西，伸到她背上去刮痒。她问：“什么东西？”

“你说好不好？”

“不知道。”

“这是这种动物的甲，药用价值更高，能活血解毒。多刮几次，你背上的瘙疙瘩就不会痒了。现在我经常不在你身边，这就算我的手吧，天天给你挠痒痒。”

第八章 动物之甲（6）

叶素芬接过那甲片，好感动，随即奖给他一个吻："哪儿弄来的？"

"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你偷抓的？"

"不是哩，让我抓也没那个本事！是夏雪弄来的，她全县每一个酒店都熟。"

"我不要！"叶素芬的脸立即变沉，随手将那甲片扔了。

"你神经啊！"方浩铭捡起来，塞到她手里头，"你放心吧！她要巴结我，这很正常。等哪天她不要巴结我，而我要巴结她，那才可能有问题呢！只要是女人家给我送而不是我送给女人家，你都没必要吃醋！"

方浩铭洗菜、煮菜，忙得不亦乐乎。叶素芬在床上躺不住，想进厨房帮忙，他不让。他说："坐月子不能沾冷水。还是我自己来吧，以后有你做的！"

"你倒是麻利点哩，洗迟了'三朝'的！让你这么磨呀磨，再一辈子都没饭吃！"

"房（凡）事都要慢慢来，哪像你奸老虎的！"

方浩铭打了一个鸡蛋，正要将蛋壳往垃圾筒里扔，叶素芬跨前一步抓住他的手："先放在这儿！"

方浩铭坚持要扔："做事情要顺手做清楚来。"

"哎呀，你先给我放下！"叶素芬硬将方浩铭手上的蛋壳抖落在洗池边上。她马上到厅上拿个装有一截黄瓜的小碟来，将蛋壳里残留的蛋清往小碟里滴，"可以美容啊！"

"哈，哈哈，我老婆同志也会美容啦？"方浩铭大感意外，"难怪我看你最近有点……有点不一样了！"

"我要比你茹茹更漂亮！"

“哎哟，那我得准备给你家里追加聘金了！”

“哎，跟你说真的，我想去做双眼皮，好吗？”

“何苦呢？”

“做了就跟你茹茹一样好看啊！又不贵。”

“不是花钱的问题。我是说，一个人好好的，犯不着去挨那个刀，变那个样，受那个罪……你没看吗？有的人因为做美容，做不好，反而毁容。”

叶素芬立即打消了做双眼皮的念头。本来，她还想过做护手、腹部吸脂之类，现在说都不想说了。

客人逛街回来，方浩铭菜也煮差不多了。男人家吃饭话比酒多，海阔天空，让女人摸不着边际。

“我觉得整个人类哲学在倒退，你信吗？”池子林说。

“这……”方浩铭抱歉地笑了笑，端起杯来敬酒。

“是真的！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古代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人怎样更幸福，而现在哲学家关注的问题变成怎么生存了。”

“唔，有道理！有道理！”

“在古代，从斯多葛学派、犬儒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他们终生的思考无不是关于人怎样活得更幸福，也就是如何更善，如何更美。”在方浩铭的鼓励下，池子林口若悬河地演说起来，“可现在，怎么生存却成了问题，每个人都感觉到的、迫切的。就说核武器吧，我读中学时候就看过一个材料，说世界上有五万多枚核弹头，通俗点说就是世界上的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坐在一个大约四吨重的火药桶上。如果这些火药全部爆炸，可以把相当于地球上十二倍的生命杀死。从理论上讲，它不仅可以把围绕太阳转的全部行星毁掉，而且还可以再毁掉四个，多得足以把人类毁灭几遍。冷战结束，美俄签订了限制核武器的条约，可是那些核武器并没有销毁，还多了印度、巴基斯坦核国家，朝鲜也声称有了核武器——六方

会谈谈了几年没点儿实质性进展，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危险更大起来。哪天，哪个帝王喝醉了酒，把那核按钮顺手摸摸，你还想活命吗？杞人忧天，在古代是笑话，在今天却变成了天天谈判还谈不下的现实问题，你还有心思去多想其他吗？难怪现在再也出不了像样的哲学家！”

第八章 动物之甲（7）

这话题太沉重了，池子林停下也没人接嘴。他端起杯跟方浩铭、刘金文碰了一杯，继续说："还有环境恶化，从太空污染、厄尔尼诺、黄河断流到沙漠化逼近北京，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也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你不赶紧想想怎么生存行吗？所以，至少可以说现在哲学家们没心思想怎么幸福了！"

"不是哲学家也没心思想怎么幸福了！"方浩铭感慨起来，"上班，要整天提心吊胆怕下岗。下了班，要怕吃的饭是不是毒大米，酒会不会是工业酒精，青菜会不会残留农药，做爱会不会得艾滋病，这些问题在古人都是根本不用担心的……"

叶素芬早吃饱了，坐在一旁听男人们聊天，一直插不上嘴。这时，她正想接嘴说那次方浩铭吃长豆中毒的事，方浩铭的手机闹钟却骤然响起来："I love you! I love you!"于是，她改口笑道："起床喽！起床喽！"

方浩铭听了大笑，其他人莫名其妙。池子林问："你一个人傻傻的笑什么？"

叶素芬自作聪明说："我笑他的手机，人在饭桌还叫起床！"

方浩铭只好问："I love you是什么意思？"

"起床喽，不是啊？"叶素芬说。话毕，多了一个池子林大笑。她这才意识到出丑了，"是我女儿说的呗。这臭孩子，敢捉弄我啊！"

两个男人没揭穿老底，转而喝酒。吃完午饭三点多，刘金文带池子林回清溪。

吃晚饭时，叶素芬抓起筷子当刑具审问方妮："'爱拉虎牛'是什么意思啊？"

方妮知道惹妈妈生气了，躲到方浩铭身边，说："我不知道。"

"好了好了，我来说！"方浩铭拉方妮在身边坐下，"骆驼祥子不是拉车的吗？他就是爱拉虎妞。像你这么凶的妞，人家还不爱拉呢！"

“你们方家人欺负我！”叶素芬发火了，将筷子狠狠摔地上，起身奔卧室去，随手将门重重地关上，几面墙都震荡。

“你吃你的！”方浩铭拍了拍女儿的肩，赶进卧室哄妻子，“你也太……太……太那个点了吧？你初二还没学过英语？I是我，love是爱，you是你，这么简单的都忘光了？电视上也常看啊，女儿读小学就知道了。”

“你们串通起来欺负我！”

“这怎么能说欺负呢？开开玩笑嘛！”

“在别人面前出我的洋相，还不是欺负？”

“刘金文更不懂，池子林是我要好同学，这有什么关系？”

“好，没关系，哪天我也在人家面前出你的洋相，看你有没有关系！”

“好了好了，算我们不对，现在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我不！”

“那要怎么样？”

“给我旋转一下。”

“那不行！开你玩笑都不对，你打人更不对。”

“那你亲我一下。”

“也不行！我茹茹叫我别……哎哟！”

方浩铭的大腿突然被狠狠旋转了一把，疼痛难忍，但他没有还手，只是嘴上抨击：“以言治罪，残酷镇压。如果你当皇帝，也是个暴君，万马齐喑，血流成河。”

“我才旋转一下，被你骂这么多。”

“那是哦！哪个暴君不是遗臭万年？”

“我对你那么好你又不说一下！”

“你对我好是应该，对我不好是不应该。不应该才应当说，人咬狗才是新闻。”

“讨厌，歪理邪说，不跟你唆了！”

叶素芬侧过身去，方浩铭将她抱过来，认真吻了她一下，真挚地说：“又让你痛了一回，真对不起！”

“都是你……不好！我要把你那个割掉，炒辣椒吃！”

“不用你割，我已经等于割掉了。你看，没一点反应。真的，这么久了。就是……就是那一次……还是你父亲去世前……那次吧，这么久都没有，也不会想，真奇怪！有时候我想，是不是给那个电话吓一下，做了一半突然停下来……可能真的有毛病了。说不定，得去看看医生。”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1）

孟良府人进山抓蟒蛇，碰上就说：“皇帝要你的胆，如果你不肯献出就没灵气。”于是蟒蛇乖乖地让人剖腹……

进入新年，中国教育银行总行换了新的行长，引进美国著名管理大师费拉尔?凯普的最新理论——“甘蔗原理”。

这理论说：甘蔗最甜蜜的是前面部分，好比人的青春，往后就越来越没味。引申到企业管理，员工最富有价值的是大学毕业至三十五岁这一时期，特别是对女性，对于储蓄员、客户经理等等这样的一线员工来说。

这一理论还认为：“工作不是我们为了谋生才去做的事，而是我们应当用生命去做的事！”更重要的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意义，即每一个员工都应当努力把自己最甜蜜的那一部分贡献给教育银行，否则被淘汰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总行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各级各部门开展一个主题为“学理论，迎奥运，人人争当业务冠军”的学习实践活动，让每一位员工深刻领会“甘蔗原理”的精神实质，并结合实际加以运用，从而开创教育银行事业的新局面。各基层行学习与实践如何，总行将派检查组深入各一级分行检查。

省分行转发总行这一文件，要求把“学理论，迎奥运，人人争当业务冠军”活动落到实处，处级领导要写学习笔记三万字以上，科级领导写两万字以上，一般员工写一万字以上，且必须用钢笔认真书写，用电脑打印的一律不算——以防从本行网上下载。省分行将组织深入各二级分行检查。

市分行转发省分行这一文件，除按上级行要求认真做好学习笔记以外，还要求组织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行长们日理万机，哪有时间一笔一画地写三万字的学习笔记？这就需要他人代劳，这就责无旁贷地落到宣传部（或曰文明办或曰工会），落到叶素芬的头上。

这事说不累也不累，随便找张本行的报纸或网页照抄就是，不用费脑子。可是正副行长有六个，三六十八，十八万字可以印成一本书，一笔一画抄起来想混过去也不容易。为防省分行检查人员挑剔，还要努力写出六种稍微不同的字体，这就更不容易了。

叶素芬的身体还是不适。

原以为头痛、失眠、心悸之类的毛病都是怀孕引起的，只要流完产就好了，没想流产后还是这样。她终于明白，真正的病因是那个“基本称职”。只要今年转为“称职”，她的“病”就会自然好起来，而如果再给个“基本称职”，那肯定会要了她残留的半条命。

想通了就好。叶素芬从现在——年初就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年终的考评。逢人三分笑，对同一个考核组的同事则要四分笑，对部室领导五分笑，对行领导六分笑。工作上，更加认真努力，每次打开水都要灌到溢出来，以免让领导留下偷工减料的印象。对于去年的考评，她发现最大失误是没有给自己评个优秀，打个九十九分，多个十几分，平均一下，总分肯定要高一点，也许就不至于落后了。竞赛当中，差一分半分甚至零点几分就出现截然的质的差别，这是常有的事。而那又是无记名，没人称道你为人谦逊之类。今后，再不能干那样的傻事了！

叶素芬甚至发现，把自己评好，仅仅是一方面。因为没人会说自己不好，她给自己也只会评称职，而不会给自己评不称职。要保证自己称职，除了把自己尽量往好里评之外，还得把别人尽量评低来，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有点问题的人。想到这儿，她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觉得又像当年揭发父亲一样。然而，她又想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能心慈手软吗?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2）

叶素芬还想：如果能立个功，受个表扬，那是最好。可是，在工会这种岗位，哪来立功受表扬的机会？写那些“官样文章”，实际上人们能不讨厌就算不错了。搞搞福利是实惠，可人们感激的是签字的行长而不会感激当搬运工的你。维护职工权益当然重要，写也这么写了，可实际上你敢像国外工会那样站到职工一边跟行长争公平公道吗？如果是会计，可以想方设法堵住一张巨额假汇票；如果在储蓄所，碰上抢银行，可以殊死搏斗……不行！殊死搏斗，如果真的死了，立个功，不下岗又有什么意义？不能死，受伤是可以……但不能重伤！如果缺条胳膊短条腿，那还不是没意思？受点轻伤是可以的，比如说歹徒的炸药包没炸响，只是扭伤我的手；比如说歹徒的枪没打中要害，只是从我手臂上擦皮而过……不，不能从手臂上擦过！那会留下疤痕，夏天穿短袖穿裙子难看死了！从胳肢窝下吧，轻轻的，擦破一点点皮……笑话，有那么好商量的歹徒，也没那么好商量的子弹啊！她不幻想工伤之类了。

由于这么一想象，她对储蓄所对办公大楼恐惧起来。特别是早上上班、傍晚下班，碰到送款、收款，武装押运，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如果刚好在她经过的时候发生枪战，怎么办？即使没有歹徒，可是有蚊虫咬经警的手，一不小心枪走火……还是企盼某个同事出点事，像她去年旷工那类的事，足以成为众矢之的，那样她就可以逃脱末位的危险了！想起这些，她就睡不着。她恨不能马上就天亮，就可以马上开始工作；恨不能马上就到年底，就可以马上逃掉那道鬼门关。

方浩铭到市分行开行长会，晚上会餐，又喝得有点醉。九点多一些，叶素芬正在用黄瓜蛋清抹脸时，他回家了，吵吵嚷嚷，高声唱歌。怕影响女儿，她将他推进卧室，强迫地抱住他睡觉。他很快安静下来，酒也很快开始消退。

“你们今天开会说了什么？”叶素芬问。

方浩铭不想谈工作：“没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事会叫你们上来开会？特地请你们吃一餐饭？”

“这年头还有白吃的饭？请你吃一餐是为了赚你十几餐、几十餐，知道吗？那里弄个‘甘蔗原理’，人家嫌务虚，现在来务实的：开展‘5×25%=100%’活动，即一是业务要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二是费用要向业务部门倾斜百分之二十五，三是支出要比上年度节约百分之二十五，四是超额节约奖百分之二十五，五是支出超额罚百分之二十五，从而确保百分之百的效益。行长的算盘挂在裤裆里，每走一步都得拨一拨，你还想行长白请你吃饭！”

“你觉得‘甘蔗原理’怎么样？”

“嗯，那倒是不错！”

“‘甘蔗原理’真的不错？”

“当然好啊！你想啊，我们行规模上扩张时期已经过了，这几年都在砍机构砍人员，一砍都是储蓄所的临时工，都是年轻的，剩下的都是大嫂级了。人家说，教育银行现在不仅没有处女，连小姐都没有了。说难听点，都剩下甘蔗尾巴了。”还有酒精在起作用，方浩铭说话很流畅，“现在，就是要砍这种尾巴，让大嫂走，让小姐和处女留下来，客户才会喜欢进我们的门，我们的业务才能进一步发展，否则死路一条！”

叶素芬听了心寒，没想到自己的丈夫也这样想。她直截了当问：“那么，我是大嫂，还是小姐、处女？”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3）

“什么意思？”

“我也该砍了？”

“你怎么一样呢？你在后勤，要求不一样。”

“是啊，我是‘航母’，享受赦免——可惜你不是大行长。”

“你想啊，机关一般干部里头中专文凭的还有几个，而你好歹混了个大专。”

“哦，我是混的？”

“不不不，我……唉，其实啊，就那么回事，你怎样人家也是怎样。你别看那些人现在有个本科、研究生什么的，屁！想当年，他们考大学、考中专都考不上，才招工、招干进银行、工商、税务什么的，连我们现在这个总行行长都是招干出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卑。”

“如果给评一个不称职呢？”

“不至于吧？你又没犯错误，又没得罪人！”

看来，关于叶素芬被评为“基本称职”的事，方浩铭还不知道，她既欣慰又伤心。欣慰的是没给他添乱，伤心的是他竟然如此不关心她。她长叹一声，从床上起来，倒了两杯水，递一杯给方浩铭，自己也喝。喝完，到外面洗脸，回来坐到另一边床头开电视，调来调去，想找一个精彩的节目。

“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还不如我们自己演！”

方浩铭突然说，猛地将叶素芬抱到自己这头，热烈吻她……然而，他自己关键的却迟迟没能启动。这是从未有过的，好不狼狈。

叶素芬推开方浩铭，转而问：“你们行肯定受表扬了吧？”

“目前，肯定是很好，存款、贷款都大幅增长。没什么起色的还是资产不良率问题，那些破烂账太难收了！这次回去，我准备再找一下李书记。解铃还须系铃人，过去的不良资产问题还是要找政府。”

“就是我那个老乡？”

“是啊！要是没有他……嘿，要是没有他，哪来我今天！”

“他对你支持很大？”

“那还用说？说出来吓你一跳。你知道吗？现在清溪流行一个口号，叫‘远学孔繁森，近学方浩铭’！”

“哈哈哈，笑死人了！你那人模狗样的，还配人家学？”

“真的嘛！是李书记亲口在全县科级干部大会上说的，不然谁敢开这样的玩笑。”

“那只是开开玩笑！”

“绝不是开玩笑！去年各类县级先进现在评差不多了，我们教育银行是‘支援地方建设先进单位’，我个人是‘实践###’积极分子。不信，下次回来我带奖状给你看。”

“凭什么？就凭你是老乡的女婿？”

“那不是哩，公私分明。你想啊，‘红军巷’旧城改造是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却因为资金问题卡在那里，英雄好汉被一夫当关。其他银行只说不做，贻误全局。我一到清溪，很快就贷给他一千两百万元，全局起死回生。我立了这么大的功，他给我这点表扬算什么？”

“算你走狗屎运！”

“那是！没有机会，你有天大本事也是空的。但是，你要是没本事，给你机会也是空的。别的行长不是早在清溪吗？他们还早报了，为什么贷不下来？”

“哎，李书记跟我父亲是什么关系？你有没有问？”

“问过。可他没说什么，只是说‘叶首沛，嗯……是个好同志！好同志！’”

“好同志？”

“是啊，打官腔，真奇怪！我现在都在县政府招待所吃饭，县里头的领导，没带家属的都在那儿吃，混得很熟。吃完饭，还一起散步、打牌，像朋友一样随便。在朋友面前，他简直是个活宝！他的拿手好

戏是学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方浩铭学李书记，操湖南腔，歇斯底里，面红耳赤，青筋暴跳，并用拳头用力捶着心口制造出颤音，滑稽可笑，“可在谈这事的时候，他却跟我打官腔！”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4）

“不瞒你说，我总觉得我父亲有点怪，像个谜。”

“方便的时候，我再问问。”

很自然地聊到池子林。他的房子拆了，要找新的事情做，找新的店面。一时找不到好的门路，也找不到好的店面。元旦来川州大街小巷逛，发现卖性用品的商店很多，店面很小，成本低。买的人不好意思讨价还价，生意挺好做，他回去就开了一家“性福小商行”。那天开张，方浩铭还以个人名义买了个花篮摆到那门口。池子林请了两桌客，他又光临捧场，但送的“试用品”他坚决没要。他说：“我现在后悔了。如果要了，现在可以试试！”

“恶心死了，要那些乱七八糟的干吗！”

“说真的，等忙完这一段时间，如果还不行，我真的要去看医生了！”

“随你。没用更好，我更放心！”

“那不敢哩！那我还做什么男人？不如出家当和尚去！说实话，那天池子林给我的时候，我也想要，过后还想去找他要，可我又觉得那没意思。要是没有问题，好好的，用那些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觉得像是榨……榨什么的，好像要把我骨子里头的精髓榨出来……硬榨出来，而不是自然的，简直是……是硬榨自己的性命！”

“‘末位淘汰’、‘甘蔗原理’之类的东西，还不是跟催情药一样，硬榨我们员工的精髓？”

方浩铭吓了一跳：“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难道不是吗？”

叶素芬又做噩梦了。醒来想继续睡睡不着，想起床又无精打采。看时间不早了，只好起来。进卫生间，不想身子还是很虚，一不小心就滑倒，右脚扭得很痛，爬都爬不起来，只好大叫方妮。

方妮背起沉甸甸的书包正在出门，听到呼救，赶忙跑过来扶。母亲痛得迈不开步，女儿则说："妈，你要勇敢点！你看解放军打仗，受伤了照样猛冲猛打。"

叶素芬笑了笑说："你扶我多走几步，活动活动血脉，我也会好好的。"

叶素芬忍着剧痛，让方妮搀扶着走出卫生间，在客厅一圈一圈地走。方妮要上学了，扶她到床边。她想休息一下就起来，谁知怎么也站不起来。脚板肿了，钻心一样疼，一站就要跌倒。直到七点五十分，她还挣扎不起来，只好挂电话给郭章楠，细说摔伤经过。郭章楠安慰说："没关系，你就在家休息吧！"

叶素芬为难地说："小方下去了，女儿又上学了，家里没一点儿药。"

"我帮你买。"

不久，门铃响。叶素芬知道是郭章楠来了，掀开被子下床，可是脚一动就疼得要死。她一面大喊等一下，一面忍痛起来，用小椅子撑着，一步一步拐到门边。看到果然是郭章楠，她感动不已——心里发誓再也不偷偷骂他"臭蟑螂"了。她疼得满头大汗，再也走不动了。她接了药，坐到门口的地板上，马上涂擦。郭章楠告别离开。她努力笑了笑，说："郭主任，我的脚真的很痛，我实在走不动……"

"没关系，你尽管休息。"郭章楠善解人意，"我们不比业务部门，多一个少一个还不就那么回事！"

"我能上班！"叶素芬说，"当然，办公室是没法去，但没关系！我脚没办法走，又不是脑子没法动手没法动。这一段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学习宣传'甘蔗原理'的事，帮领导写学习笔记我可以在家里做，各支行的演讲稿可以叫他们用E-mail发到我邮箱来，我可以在家里看，看完改完再用E-mail发给您审。"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5）

郭章楠忍不住发笑：“有必要吗？”

“郭主任！”叶素芬急了，“您知道，去年，我父亲去世，我多请了假，结果，考评成那样子。今年，要是再考评不好……”

“既然是这样，那就随你吧！”郭章楠最后说。

怕方妮偷偷上网看黄色东西，叶素芬将家里的宽带网撤了。现在，只好请郭三妹帮忙到邮局交钱开通，并请她帮忙买菜，送过来再帮忙做些家务。

吃饭时，方妮嚷着要跟郭三妹坐一边。叶素芬感慨说：“我们如果是一家人多好啊！”

郭三妹叹道：“我哪有这么好的命！”

“你看，你跟我家方妮多像姐妹！说实话，如果允许，我真的想再生一个，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才一个，太少了！如果多一个，像你们现在这样，两个孩子往我面前一坐，那多好啊！”

“那我就有姐姐了！”方妮欢欣地说。

郭三妹却变得悲兮兮：“我姐妹倒是不缺，缺的是妈妈。”

“唉，我如果早点结婚，像你这么大的女儿完全生得出。你想啊，以前的女人，十四五岁就结婚……”叶素芬注意到女儿在场，“没生没关系，我们可以结拜啊！”

“真的？”

“你愿意吗？”

“愿意啊！以前，郭主任老婆也说要我做她干女儿，可他们离婚了。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我怎么敢嫌弃呢？这么漂亮的女儿，做梦都想啦！只是……还得跟我家浩铭说一下。”

“那我……叫他：干爹！”

叶素芬很高兴，马上谋划起来，说等方浩铭同意，要请人挑个好日子，到郭三妹家里说一说，送个礼，请几桌客，隆隆重重，正正规规。她说着说着，突然叹息："唉，没本事啊！要是有本事，单位开除就让它开除，自己赚钱去，想生几个就几个，要罚款就让它罚。可我们两个都没本事。为了这个饭碗，宁愿牺牲孩子，宁愿断子绝孙。你看余明玄，他以前也是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来自己干，赚了很多钱。现在儿子女儿都长大了，又叫儿子早早结婚，儿子前几天又生了儿子，准备还想生一个孙子或者孙女，准备好了钱让它罚。自己边赚钱边玩，天天一大堆美女围着，多潇洒啊！"

"真看不出来，那么年轻就当爷爷了！"

"看他唱歌跳舞那样子，还年轻得很哩！"

郭三妹看了看旁边没人，但还是压低了声音说："那个人实在花心呀！那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偷偷问我，我要多少钱愿跟他。"

"真不清楚！你可别上他的当！"

"不会哩，我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哎，你真的有了吗？"

"没有。"

"真的？"

"真的嘛，骗你呀！身边围着的男人是多，可是真心想娶我的，我又喜欢的，一个也没有。"

"别要求太高，差不多就行了。"

"我要求一点儿也不高，只想找个有稳定工作的，哪怕二婚都不嫌。可人家看我是临时工，谈恋爱玩玩是可以，一到谈婚论嫁就跑。"

"也真是！人家都说现在找工作比找老婆还难！"

这时，郭三妹手机收到一条短信，看了大笑。叶素芬连忙凑过去看："现代美女宣言：把六十岁的男人思想搞乱，把五十岁的男人财产霸占，让四十岁的男人妻离子散，把三十岁的男人腰杆搞断，让二十岁的男人出门要饭！"

“哎哟，我的小妹——干女儿，你可不敢这么狠啊！”叶素芬笑道。

“我哪有那本事啊！”郭三妹说，“你哟，你……对了，你可得当心啊，别让方行长——我干爹……”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6）

“他才不会哩！你干爹算什么呀，谁看得上他啊！”

“那说不定哦！”

“哎呀，知夫莫如妻，我还不知道他！他嘴上说说是会的……我跟你说哩，实在好笑啊！你猜他的梦中情人是谁？”

两个女人越谈越投机，一餐饭也要吃两三个小时。只不过她们是吃完了，坐在饭桌上干聊，没酒也没茶。叶素芬想请郭三妹就在这儿午睡，可她说睡不来生床铺。送她出门，她转下楼梯时还回眸一笑，并抛了个飞吻：“干妈，再见！”

就在这一刹那，叶素芬心里发凉：要是真的认她干女儿，她经常到我家来……我可不能引狼入室啊！她马上取消了结拜的念头。等郭三妹追问，她便说：“我家浩铭也很……很希望能有一个干女儿，可是怕人家说闲话。”

有郭三妹的帮助，叶素芬生活上的困难基本解决，也就没把摔伤的事告诉方浩铭。叶素芬很感激她。作为报答，主动帮她写了一篇“甘蔗原理”学习体会。

才一星期，叶素芬的脚就基本好了。星期一稍微不痛，她就跛着去上班。碰上同事问起来，她略述摔伤经过，重点强调上星期在家照常工作。

这时候，行里发生一件大事。

市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兼团委书记于雨鸿虽然读财经专业，却很喜欢文学，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过不少文字。最近，他在《川州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小小说《斯巴达的游戏》。

说一个古希腊斯巴达的长老，身穿中山装，腰佩长剑，负责检查婴儿、训练童子军。那里的婴儿一出生，要接受长老的检查，健康完美的留下，稍有问题便扔到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头去，不许父母养育。接着，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婴儿经受不住烈性酒精的刺激，

出现昏厥，就任其死去。一到七岁，男孩子要离家编入军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训练主要是做游戏，要求排成纵队朝前朝他挤来，掉后头的被挤到一口放满各种蛇的枯井里头去。有个眼睛特大的童子军建议说："同样是为了鼓励竞争，'末位淘汰'不如'首位竞争'。"长老猛然拔出长剑，将他从头到脚劈为两半，小小睾丸也是一边一个。在大家目瞪口呆、气都不敢喘的时候，长老一边用衣袖揩长剑上的热血，一边高声宣布："他是斯巴达的败类！雅典的走狗！"

这小说读来有点恐怖，很容易联想。问题就出在这儿。有人写信向总行反映，说这篇小说影射了全行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学理论，迎奥运，人人争当业务冠军"活动。总行马上要了这小说上去看，但考虑是地方党报公开发表的，未置一评，只要求川州分行了解一下。

伊行长要求于雨鸿写个情况说明，并尽快"把自己拉的大便舔干净"，即写篇抵消《斯巴达的游戏》影响的文章在《川州日报》发表。班子会上，伊行长说："要不要对小于进行处理，等总行定性后再考虑。我们可以先将我行开展'甘蔗原理'学习活动的情况，向省行作个汇报，附上小于写的情况说明，请省分行转报总行。"

"凡事都有两面性。"伊行长提高了音调，"这事首先是不好的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总行注意到我们这小小的川州行，这是个机遇。要好好搞个汇报，着重汇报我们行学理论、见行动、促业务的情况。希望宣传部好好总结一下，在这个月底以前报上去。要在行内行外大力宣传我们的学习活动，用正气压住邪气！"

这可把宣传部两个人坑苦了。本来计划两个月做的事要提前到一个月里做，本来只是应付应付的现在要当真来做，手忙脚乱。

星期四下午组织学习，重点讨论"甘蔗原理"与《斯巴达的游戏》，人人必须发言，不能离岗或出差在外未参加学习的必须交书面发言。这实际上是"揭发批判"于雨鸿，很快将他说得一塌糊涂。叶素芬不相信文质彬彬的小于那么糟。不过，认真想了想，她想到他在《斯巴达的游戏》里写睾丸，觉得这个人思想意识健康不到哪儿去，

很想从这方面说一说，加他一条罪状。不过，她觉得这样有点过分，转念一想他在去年考核中肯定也打过她的低分，便觉得这是报应。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真是不假，现在还一年不到。她坦然起来，决定就这么说，还可以让大家觉得她发言有新意有水平。

真轮到她发言时，她又想没人这样说过，可见这样说不妥，不能太标新立异，乱上纲上线，那样也会让人看不起。于是，她跟着人家的调子说：“我深有同感，觉得《斯巴达的游戏》形式上是荒诞的，内容上是荒谬的。”

组织下基层检查学习“甘蔗原理”的笔记，郭章楠和叶素芬各带一组，分片下去。

郭章楠说：“你如果要看老公，就到山区片；如果要照顾女儿，就到铁路沿线片，你自己挑吧！”

“我还是照顾女儿吧！谢谢主任关照！”叶素芬报以一笑。

郭章楠对抽调来参加检查的几个人强调说：“检查一定要严。我们行很可能成为一个典型，上面很可能会来看。我们要认真把关，事先把工作主动做好做扎实。等到?上面查出问题，那就麻烦了！”

第一站到乐野支行，查一个下午还没查完。支行吴行长一看不对头，快下班的时候打电话给郭章楠，说：“你们小叶今天在这儿检查，等会儿请你老人家一起来吃个便饭。”

“吴行长太客气了！”郭章楠是个精明人，“怎么样，检查还可以吧？”

“不知道，还没完。我手头有点事，没过去看。”

“不会吧，怎么还没完呢？我问一下。”

原来，叶素芬觉得不能争当业务冠军，只能在自己岗位工作中更认真一些，一丝不苟。检查学习笔记，碰上没按格子写的，要逐字逐句逐段逐页地算字数。郭章楠感到又好气又好笑，自言自语骂道：“真是扛牌不知道正歪！”他在电话里直说：“算了，大概估一下就行了！照你这么数下去，半年都检查不完。”

这不是批评吗？难道后勤工作就不要争当冠军吗？叶素芬感到很委屈，一遍遍骂“臭蟑螂”，一番番睡不着。